895
C.441
v.2

劉備與公孫瓚師事盧植

備與關羽張飛恩若兄弟

備接納趙雲

陶謙卒使糜竺迎備

陳登孔融勸備領徐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

許耽迎呂布張飛敗走

布受備降與幷勢擊袁術

袁術遣紀靈等攻備布救之乃退

布出兵攻備備敗歸曹操

郭嘉請操厚備

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踧、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

布遣高順張遼攻備虜其妻子
備與董承种輯吳子蘭王服等謀誅操以計脫之
昌豨等離操爲備
操自將擊備田豐說袁紹襲之不納
操擊破備禽關羽備奔袁紹
羽殺顏良辭操歸備

之爲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

296444

操使曹仁擊破備

備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

備殺操將蔡楊

備奔劉表

凡三往乃見

亮請備跨荊益撫戎越結孫權

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

表妻蔡氏愛琮惡琦亮勸琦出外

表卒蔡瑁張允立琮琦奔江南蒯越傅巽等勸琮降操

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退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

或勸備攻琮備不可

備不忍棄衆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歸

張飛拒退操兵

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劉玄德雖顚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師

靈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權以妹妻備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備求督荊州周瑜呂範勸權留之不從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張松勸劉璋結備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

璋遣法正迎備黃權王累力諫不聽

法正說備取益州龐統贊決之

備入益州夫人欲將禪還吳飛雲勒兵截江乃得還備至巴郡嚴顏拊心而嘆璋往會備松正勸襲之備不可

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龐統策取益州備然其中計

操攻孫權備請璋往救璋給糧兵少備激怒其衆攻璋

張肅發弟松謀璋收斬松

備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

法正釋璋不用鄭度計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失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

吳懿李嚴費觀來降備軍益彊

張飛釋嚴顏

備以兵資馬超令屯城北

備遣簡雍說璋降吏民欲死戰璋不聽備遷璋子公安

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雁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甯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備薄許靖法正請用之

劉巴鑄直百錢備府庫充實

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羕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

趙雲請還益州人民田宅

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諸葛亮治蜀尚嚴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

操既得隴司馬懿劉曄勸其乘勢取蜀不從

黃權請備圖漢

張飛擊破張郃

法正說備討夏侯淵張郃

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

黃忠斬夏侯淵趙顒

趙雲大敗魏兵

備有漢中遂稱王

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歛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翌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鎭

漢中王議稱帝費詩諫不悅

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卽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甯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

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水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張溥曰、先主年十五、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師事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之、比遇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多與金財、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從鄒靖討賊、立功、後覊旅困厄、投身無所、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皆其主人也、陶謙病篤、使糜竺以徐州奉先主、袁紹劉表聞先主來歸、或出迎二百里、或禮以上賓、此皆先主所厚、各以義合、呂布輕狡、曹操奸雄、非寇讐乎、布爲袁術攻先主、反解紀靈之師、以相全、主窮奔操、操不忍殺、表領豫州、兩人終雖交惡、顧其始投分、忘夙昔之嫌、完妻子、具家室、資以甲兵、令出而屢支體圖四方也、情豈悠悠行路哉、孫權任才尙計、有句踐之智、于先主則妻之以妹、借以荆州、劉璋據蜀自大、招先主入都、舉國而授之、主固宏毅寬厚、喜怒不形、抑觀其從來遇合、咸取資于人、戎敵而爲婚媾、逆旅而主人國、往往有然、豪傑善因天不絕漢、離合向背之際、成大業、定亂離者、誠非一道哉、劉表初卒、蒯越等挾琮降操、諸葛亮說先主攻之、主不忍、涕泣辭表墓而去、劉璋懼操規蜀、遣法正迎主拒守、託國之重、猶表也、龐統與張松法正定謀、請主圖璋、始尙猶豫、既而決從中計、斬楊懷高沛、進據涪城、遂吞全蜀、夫先主生平自命以寬勝急、仁勝暴、忠勝譎、表璋皆同姓懿親、荆州則念及泉下、益州則取彼懷中、一人之操、豈前後頓殊、亦以用兵日久、則觀變日深、不忍之心、漸而成忍、且謂蜀不自取、操權必取之、以表爲鑑、而徐

償前失也。項羽不忍于漢高而敗。漢高忍于項羽而成。三代以下。仁義難言。卽先主猶不免。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孫權欲取蜀劉備止之

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求還荊州諸郡備不許權令呂蒙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遣關羽爭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甯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隣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

蒙令鄧玄之說降郝普

備與權分荊州

魯肅常勸孫權撫輯關羽

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幷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幷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

蒙薦陸遜以圖羽

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猛勇、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

蒙不顧與孫皎同督

蒙令精兵詐作商賈收縛羽江邊屯候

蒙令虞翻說降傅士仁糜芳

羽走章鄉爲馬忠所殺

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𦨻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爲書說仁、爲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

漢主將擊孫權趙雲秦宓等諫不聽

張達范彊殺張飛

權求和漢主不許

寢而不荅。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簒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譖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

漢主遣將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進軍秭歸

劉曄料漢主必爲關羽報讐

黃權請漢主爲後鎭不從

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鎭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鎭。漢主不從。以權爲鎭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絕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

陸遜斬張南馮習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漢主走入白帝城

傅彤程畿死義

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甯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

陸遜朱然駱統請權防曹丕勿攻漢主

漢主殂太子禪即位鄧芝請諸葛亮通好於吳

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月、吳破漢書到、冬十一月、吳王使大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大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

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

亮請勿絕權盟好

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幷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

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張溥曰先主據荆益定漢中關羽北擊樊魏于禁等七軍皆沒斬龐德困曹仁梁郟陸渾諸豪傑遙受印號爲聲援威震華夏漢業將成呂蒙豎子忽進計孫權襲破江陵賊羽父子先主憤而用兵秭歸蹉跎竟以疾崩王事不終而漢絕矣當蒙謀襲羽佯稱病還伏兵艫艦示人以弱乘敵之驕一鼓戰克于權未嘗不忠惜其未明大義也魯肅才十倍蒙每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難分荆州以資先主彼豈不知湘水之險吳蜀未可共哉誠以曹操尙存漢賊未滅同盟相殘難以義定也且董卓作亂破虜進兵袁術稱帝討逆絕之權之父兄世忠于漢今連蜀拒操合師翦夷非獨方伯之義亦先君之志也權信魏離間蒙佐以詐謠雖克荆州反成魏篡若以春秋斷罪何異楚食諸姬乎先主恥羽敗沒大舉伐吳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身雖斃子丕盜篡釋魏先吳非計也其明大義斷大策同于魯肅然度先主必不能聽也關羽張飛少隨先主恩若兄弟羽死臨沮飛復被刺先主一身其何以生蓋三人出入同舉義同死亡亦同君臣父子之誼于斯極矣急難相救非可以入力爭意者諸葛亮之不言亦爲是也權先負蜀蜀必誅權權請平而不許黃權請先驅嘗寇而不從曲在吳直在蜀自將之舉亦稱應兵但先主出之以怒陸遜應之以暇以暇乘怒道無不敗營柵

七百餘里。遇火立崩。白帝一走。主遂不起。區區劉禪。豈能爲吳夫差哉。亮既輔政。定議通吳。非忘先帝之讐。亦謂與吳好則可圖魏。魏亡則吳自滅。以之興漢。卽以之復讐。不虞志未酬。而亮已殞也。呂蒙陸遜。致難于蜀。吳之功臣。卽漢之罪人。且兩國相好無尤。操欲徙都避銳。賊氣方衰。而鬬爭忽起。

論者惡其背義。尤痛其失時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漢主命諸葛亮輔太子李嚴副之

漢主以賢德勅太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二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爲詔勅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

雍闓使孟獲誘扇諸夷朱褒高定應之馬謖請亮服南蠻心

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國、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亮斬雍闓高定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亮生致孟獲七縱七禽乃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亮請後主親賢臣遠小人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伷並進
文武之士
亮稱欲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

攻亮採資止之

孟達謀歸蜀司馬懿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旬有六日拔之

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豫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顗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問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及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魏延獻直取長安之策亮不用

亮師出天水南安安定皆應之關中響震漢昭烈言馬謖不可大用

謖違亮節度敗於張郃亮殺之

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

趙雲斂衆固守

亮減兵省將明罰思過

亮使姜維典軍事

亮欲出兵擊魏

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之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眞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

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下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

亮擊斬王雙

亮拔武都陰平二郡

曹眞欲由斜谷寇漢陳羣諫止言其不便

語告亮、亮入使詳重說昭、言仁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眞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爲丞相、 十二月、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眞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谷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 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

華歆楊阜王肅諫寇漢詔曹眞等班師

蔣琬常足食足兵以供亮

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與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敝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眞等班師　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

曹眞死

亮破郭淮費曜等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大敗魏兵漢兵射殺張郃

亮敗李平

亮勸農講武

馬曹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曹眞卒、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
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
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
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
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
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
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
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
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喩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
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
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
軍事、

靑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司馬懿料亮當屯五丈原

郭淮屯北原以却漢兵

亮分兵屯田

懿不出戰亮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亮薦蔣琬費禕自代

亮卒于軍中姜維楊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望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往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日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

儀以計却懿

懿嘆亮天下奇才

魏延楊儀不協

亮遺令防魏延爲變

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于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

延遣擊儀等殺

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

張溥曰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擒者七夷不復反即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度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于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八年七月次成固拒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攷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吐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鷃之見乎曹操弒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爲盜魁以蜀言之吳爲讐首亮不先讐吳而讐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主即定計跨荊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擣攫盜賊猶病其難況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

弱於少康之與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師出於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勝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與。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爲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吳侵淮南

周魴請詐降以誘曹休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主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足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主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主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絓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

朱桓進生虜曹休之策陸遜不可乃止

陸遜朱桓全琮大敗曹休

曹休賴賈逵以免休慙憤卒以滿寵代之

滿寵表不罷兵吳師復退

吳主使孫布詐降以誘王淩淩違寵言遣將迎之果爲所敗

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尙。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允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

寵退吳師

寵請移城

寵擊退吳兵

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
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
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
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
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
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
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
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
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
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
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

滿寵射殺孫泰

陸遜與諸葛瑾計卻魏兵

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幷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卲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衞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洛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爲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瞻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張溥曰、曹丕稱帝。昭烈始即位漢中。孫權懼蜀之討。遣使降丕。丕封爲吳王。權受而不慚。沛公不辭羽命。豈若是乎。權事丕恭謹。珠貝禽鳥。惟其所欲。彼蓋以魏爲天王。求車求金。不敢後也。既敗昭烈。即阻江湖自大。任子不至。丕自將擊之。濡須江陵之間。魏兵數犯。暴風寒冰。龍舟不渡。終丕之身。無以難權。曹叡新立。權乘喪致寇。窺魏江夏。自是周魴誘曹休。孫布誘王淩。輒以譎勝。權叡率師交攻。連歲不解。叡先權而死。吳君臣侈口強盛。謂力能捍魏。然大國之君。賊傷盟好。俯首臣人。又分背嬌拒。奪羽荅。出間使。朝盟夕寒。狙詐直同一賊。雖有石亭皐陵之捷。惡足洗徐盛涕泣之恥哉。丕勤征吳。劉曄賈詡辛毗鮑勛等咸諫。不聽。師累無功。臨江而歎。大兵手握。畏涉波濤。識者知其氣盡。死不遠矣。叡權之爭。起釁自吳。曹休王淩。皆非陸遜朱桓之敵。一誘再誘。其術不悟。滿寵老成慮敵。僅能備禦。不得長驅。新城之戰。挾吳攻具。遜種豆奕射如常。魏不敢逼。豈天限南北。師武之力。兩無所濟。蓋是時叡承祖宗之業。而才尙遜丕。權藉父兄之威。而年將向晚。以聲色之中主。當英雄之暮氣。一彼一此。僅足相持。魯衛之政。兄弟也。敢望桓文。初霸秦楚受盟哉。叡既病殂。權亦內亂。干戈未終。而宗儲隳隕。君子所以愼蕭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終

公孫康卒淵奪恭位劉曄請討之不從

魏主使田豫王雄討淵蔣濟諫不聽

吳主遣張彌許晏賀達往封淵顧雍張昭等諫不聽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

淵斬彌晏等首送魏吳主欲討之陸遜薛綜陸瑁力諫乃止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孰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顚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洸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

毌丘儉請定遼東衛臻言其妄

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甯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毌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

魏主不聽儉竟無功

淵自立爲燕王

司馬懿料淵必出下計攻克往還一年已足

淵求救於吳

蔣濟料孫權不救遼東

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覇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

司馬懿擊破卑衍楊祚進圍襄平

懿斬張靜軍不移營

懿言圍孟達宜速圖公孫淵宜緩

魏主料懿必破淵

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杳渚之間。去淵尙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

懿斬淵父子誅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平

懿封綸直賈範等墓釋公孫恭囚

高柔請赦公孫晃不聽

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歛於宅。

張溥曰公孫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太守。笞殺公孫昭。滅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百餘家。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即妄覬冠石之祥。孫登之讖。乘中國擾攘。自立侯牧。郊祀天地。跡其不順。亦張魯祭酒之徒也。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背弱附強。詭出天性。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其叔父恭。淵脅奪之。家世素服魏。忽通孫權。自比于田饒適齊。樂毅走趙。要其飃賊。不可信也。權遣張彌許晏等賫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力諫。權怒不從。淵果殺彌晏。復託于魏。翻飛兩國之閒。朝稱臣而夕拒旅。執殺行人。罪當釁鼓。陸遜等言不足較。權即赦

之始受譎欺。終含痛辱。甘言可親。臣死莫贖。權氣已衰。未能遠舉。所云截頭擲海。姑爲大言以耀人爾。淵初奪恭時。由恭陰消劣弱。憑陵竊取。釁黨方分。衆志未一。劉華請魏主叡因其新立。臨之以兵。叡意猶豫。遂生反側。毋邱儉倡義與誅。徒啓侵擾。僭稱燕王。寇鈔不馴。乘勢者易爲力。失時者難爲功。其明徵也。司馬懿決策廟堂。料淵必守襄平。師克往還。不過一年。後竟如期。勝而後戰。動以萬全。蔣公之籌。縣布陳湯之慮。烏孫。於玆復見。至列營禁戰。雨霽合圍。斬淵父子。聲色不動。桓文節制。寓於進退矣。淵數侮吳。急復請救。羊衜勸權應以好言。蔣濟則知其必不出也。彼固度權中怯。亦審淵危詐。先攜鄰援。小國無信。其能立乎。司馬懿行師制勝。遠不逮諸葛亮。獨遼東一舉。近於南中之師。然懿破公孫淵以智。亮服孟獲以誠。亮攻心者也。懿則猶攻城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陳羣諫營宮室魏主爲之少減

魏主選知書女子爲尚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

高柔請罷工作減後宮

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從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後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佗復以聞、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邱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荅之、阜復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荅、帝嘗着褐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

衛臻奏案殿中監

孫禮固請罷役得詔竟行

高堂隆請罷民役以應崇華殿災

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

隆言鵲巢陵霄闕爲天戒

王肅諫主營役嚴急

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帝爲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修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陛下取當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

盧毓稱隆直

董尋諫魏主使公卿羣僚穿方舉土

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

魏主不罪尋直言

陸隆切諫

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

高覬諫設露盤

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而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於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忽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

隆疾篤口占上疏

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張溥曰曹叡初即位綱目即書魏大營宮室厥後作洛陽宮立崇華殿如澹觀汲水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咸見特書至摩陂龍見張掖石湧怪而非祥叡奉爲符瑞星孛地震宮殿數災則曠不加省綱目皆詳著之所以惡國君之好逸也太和初元叡方營作王朗即請其法大禹漢文同朝卿士比多補察陳羣疏息土功高柔奏減後庭北芒立觀辛毗昌言縹綾曳袖楊阜正色衛臻執案殿監孫禮稱詔罷民王肅規督役之嚴急董尋誠公卿之負土王基託喻於水舟張茂獻箴於士女盈廷讜節交辭斐然高堂隆歷指天變危言悟主死不忘憂尤有史魚貢禹之風然叡生平大過有三一

曰不孝。母郭太后。而廹之暴崩。則不可以爲人子。一曰無義。始廢虞妃。立毛貴嬪爲后。旣又殺毛后。立郭后。則不可以爲人夫。一曰無禮。幼女淑卒。追謚立廟。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則不可以爲人父。三者之失。皆係人倫。豈與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比哉。諸臣諤諤。未聞苦口。唯東巡之舉。陳羣楊阜有諫。然但言八歲下殤。不當送葬。未嘗言黃淑合葬之非禮也。國君之過。殺母大於荒畋。廢嫡重於好色。諸臣指斥臺沼。抗辭嬪嬙。不難叩棺沐浴。以死力爭。獨於三者諱而不言。言而不盡。意者宮闈之事。人主所忌。骨肉之際。非臣與聞。要之言其易。不言其難。恤民力而不救國維。憂國賦而不正君心。使魏主徒博受言之名。未知修身之益。亦異於古大臣論諫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司馬懿誅曹爽

魏主寵任劉放孫資蔣濟諫不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爲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爲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

放資間曹宇薦曹爽司馬懿輔政

司馬懿疾驅入朝

立齊王芳爲太子

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眞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尙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芳卽位年八歲
曹爽每事諮訪

爽以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爲腹心
丁謐勸爽奪懿權

傅嘏以譏何晏免官
畢軌枉奏盧毓免官
孫禮以亮直出外

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太子卽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幷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衞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皆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爲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爲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爲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

曹冏爲宗室論感悟爽爽不能用

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閹官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蔣濟言法度不當變改

爽用何晏等黨遷太后

懿與爽有隙

爽驕奢無度弟羲數泣諫不聽

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同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　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

禮憂社稷將危

懿僞爲篤疾以紿李勝爽等不復設言

管輅正論鄧颺鄙爲常談

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盃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

懿與師昭謀誅爽

懿使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因奏爽罪惡又使許允陳泰尹大目說爽歸罪

輅爲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衞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易以私人，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

桓範勸爽兄弟挾主詣許昌不聽遂歸家被收

懿族誅爽義訓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張當

懿赦魯芝楊綜

辛敞奉敎於姊憲英乃以義全

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幷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大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之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

羊祜不輕委質事人

夏侯令女不棄曹氏

傅玄規劉陶

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

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泰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寗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婚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之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華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張溥曰司馬懿少服儒業。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辟之。以風痺辭。爲丞相。辟之。又辭。乃劫取之爲軍司馬。不得已。相服從。其心薄丞相甚。猶許邵之鄙操也。既數發策。操資以霸。或謂懿有狼顧相。操又夢三馬同食一槽。內懷忌惡。賴太子丕全佑以免。丕立。懿益見親。遂與曹眞陳羣同受顧命輔叡。擒孟達於盈旬。殄公孫淵於百日。最稱雄決。叡殂。以芳託懿。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嘉福之寄。重於霍光。陵土未乾。甲兵內起。曹爽王淩楚王彪等。盡遭族殺。爲人臣者。當如是乎。曹爽元侯眞子。少以謹重。爲叡親愛。恒父事懿。共相幼主。不敢專行。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進用。始說爽奪懿權。懿稱疾避爽。當日軍國大事。政由司馬。曹氏孤危。有西漢哀平之憂。爽能挈魁柄歸之公室。爲朱虛東牟。計豈不善。乃慮無根本。士競浮華。忽曹冏強幹之謀。徇晏等諂附之說。尊尊親親。一無所聞。徒專制變法。樹黨要名。此適驅人附懿。烏足以令國中哉。晉賈謐之二十四友。唐王叔文王伾之八關十六子。其人非盡不肖。舉事非盡失也。驟貴多凶。虛名生忌。矜氣日隆。而乘者不測。一朝輕敗。禍不旋踵矣。懿僞病篤。爽等咸自喜。嘉平元正。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從。懿度國內虛。即勒兵據營。馳奏爽等罪。桓範勸爽兄弟奉天子走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能決。身方就第。兵已圍守。竟坐私先帝才人罪。其黨俱夷三族。解兵授人。即以兵自殺。謀非曹操之挾漢獻。愚甚呂祿之信酈兄。以豚犢而爲燕雀。不死何待。司馬懿老賊善詐。今年殺爽等。明年殺淩彪。或玩人於疾病。或取人于俄頃。誅

戮朝貴全用兵術彼無能者曷堪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終

是儀論太子和與魯王霸禮寵宜有隆殺不聽

和霸有隙全琮遣子寄事魯王陸遜正言不聽朱績辭魯王之交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和爲太子　八月吳主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鎭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隆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不能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

全公主譖毀太子和王夫人憂死

吳主聽魯王全琮等言徙顧譚顧承殺張休吾粲爲魯王楊竺所譖殺陸遜憤卒

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策。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陳。吳主意乃稍

吳主寵潘夫人愛少子亮
吳主心惡魯王霸
吳主幽太子和朱據屈晃陳正陳象切諫吳主族誅正象杖斥據晃
廢太子和賜魯王霸死殺楊竺全寄吳安孫奇孫宏賜朱據死立子亮爲太子
潘夫人爲皇后
吳主欲召和還全公主孫峻孫宏固爭之乃止

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忽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爲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宏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吳主立子亮爲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　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　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宏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王、居

左右縊殺潘后
吳主殂亮即位
諸葛恪責孫奮徙武昌

虎林、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宏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瑯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爲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

奮殺謝慈等廢爲庶人

和爲孫峻所殺張妃從死何姬字孤

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顧豪三思、王得賤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旣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張溥曰孫權長子登居心茂美。長近雋德次子慮臨事奉法、敬納師友。年並不長。第三子和以母王夫人寵愛得立太子。然岐嶷有智。承師涉學。盛見稱述。卽登臨終上疏。亦言和仁孝聰哲。德行淸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足明令器之譽。內外無間。不意權忽寵霸。生其疑貳。廢死相繼。禍酷驪姬、夫家有賢子短命早終。生人大哀。幸繼者好學下士。能奉宗廟。當敎誨保護。爲計長久。乃偏愛辟諫。啓嫌二宮。梁武帝忌太子統死而不忘。吳大帝惡太子和。廢不以罪、親子仁賢獨忍棄割。豈人情哉。魯王霸。和之同母弟。與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日譖毀和。使權知其不善。黜遠于外。太子得全。霸亦可無死。猥惑羣小。先幽閉和。朱據屈晃泥頭詣闕。杖之一百。陳正陳象上書苦諫。竟至族誅。無道之君。先殺諫臣。未聞有族刑者。權號人傑。何瞀亂若此。和徙故鄣。權復怒霸賜死。殺楊竺等無遺。本權之意。恐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不知其大惑尤甚。袁紹欲舍譚而立尚。劉表欲舍

琦而立琮。雖各惑後妻之言。望少子能勝大事。未嘗身行廢殺也。權立和寵霸。自搆家禍。又用刃不恕。紹表失之疑。權失之斷。愚而不仁。其事同其失倍矣。權自黃龍稱帝以來。釁過屢聞。呂壹典校。大臣日疏。誅壹之後。性益果殺。太子未廢。吾粲先戮。陸遜憂卒。以所不愛及其所愛。情勢必極。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此固衰朝之舉。非英主之畧。爲足法哉。孫峻當國。殺諸葛恪。和亦徙新都死。張妃從義。何姬字孤。咸以節顯。權有女魯班。巧于譖訴。逼死王夫人。毀廢太子。又說孫峻殺朱公主。同室誅夷。彼實造之。牝晨家索。其是類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終

孫峻薦諸葛恪可託太子 呂岱戒恪十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鑑也

吳主屬諸葛恪孫宏滕胤呂據孫峻以後事

宏謀誅恪峻告恪殺之

魏諸葛誕王昶胡遵毌邱儉等請司馬師征吳傅嘏言七急務不從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吳主壻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宏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宏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宏咨事、於坐中殺之、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呂岱爲大司馬、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

丁奉前進大破魏軍殺韓綜桓嘉等

恪欲伐魏蔣延等固爭不聽因著論以諭衆

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　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度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嘗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

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幷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偸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甯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

滕胤止恪伐魏不聽

虞松請司馬師令關中諸軍倍道急赴以禦恪

魏張特守新城恪攻不拔

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

蔡林奔魏

鄧艾料恪必亡

孫峻與吳主謀置酒殺恪張約朱恩等勸恪勿往不從

峻殺恪張約斫峻亦被殺

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怨讟至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

峻族殺恪子弟及張震朱恩

臧均乞收葬恪

諸葛瑾陸遜嘗憂恪敗

張嶷請諸葛瞻戒言于恪

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與莫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益願加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

桓慮謀殺峻不克死

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

全公主遂譖殺朱公主

峻暴疾死以後事付從父弟綝

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滕胤女爲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峻卒。吳以綝爲侍中武衞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丁未。綝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

呂據約滕胤殺綝不克死

孫憲王惇謀殺綝不克死

吳主推朱公主死意殺朱熊朱損

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爲叛臣遂自殺 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以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較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卽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尙爲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尙子黃門侍郎

吳主與全公主劉承謀誅綝全后父尚泄言于妻而敗

綝執全尚殺劉承遂廢吳主全紀自殺

桓彝死義

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

綝殺全尚

曲阿老公勸休速行

綝欲居宮中虞汜正言乃止

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淮南王叛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卒、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倉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周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

李衡妻習氏勸入謝罪于休

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荅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綝爲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卽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明君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

張布請吳主召丁奉誅綝

夷綝三族發孫峻棺

改葬諸葛恪

吳主言恪不能不智

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以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爲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張溥曰、諸葛亮輔後主。連年伐魏。初出師時。天水南安安定。皆去魏應漢。及馬謖敗績街亭。猶養兵復奮。不忘討賊。諸葛恪佐吳主。亮亦亟亟以伐魏爲事。蓋祖叔父之志。討天下之惡。執名固甚正也然街亭之役。亮明罰思過。民忘其敗。再表出師。惟期鞠躬盡瘁。不敢計成敗利鈍。屯田渭南。戰守並

裕。恪則陵上滅下。小勝而驕。東興戰捷。功由丁奉。恪遽輕敵興兵不已。新城頓挫。憤倨自放。才非將帥。慮乏公誠。日朘民以求勝。欲無禍得乎。孫峻。孫堅弟靜之曾孫。以膽決專權。權衰老。議託太子。峻獨薦恪才出朝臣右。可屬大事。權從孫宏謀誅恪。峻告恪殺之。兩人相親厚若此。宜永好無間。峻忽因民怨。置酒手殺恪。子弟親黨。盡夷三族。屠戮之慘。深于不共。蓋其險害性成。安忍無親。已非一日。恪愚不覺爾。峻既殺恪。淫暴益甚。私通全公主魯班。殺故太子和及朱公主。國人側目。孫英等謀討不克。俱死。後石頭心痛。史云峻年三十八。夢爲恪所擊。恐懼病亡。然身爲大慝。淫刑無忌。終于寢戶。不復歐刀。疑天報施者未盡也。司馬懿殺曹爽。曹彪。師殺李豐張緝夏侯玄。血流都市。咸保令終。意天於是時。實寬賊臣。孫峻亦可無誅乎。孫綝與峻同祖。峻死。以後事付綝。令不出於國。君人則違于衆望。呂據滕胤結約廢綝。舉非不順。獨恨倉卒定謀。期會相失。死而無濟。主亮憤綝專恣。與全公主全尙劉承決議誅討。尙妻不密。臣死主廢。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孫休。權第六子。主亮之兄。綝廢亮迎休。適協乘龍之夢。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近于漢宋昌之贊代王。綝欲居宮中。虞汜抗言。乃止。議論有功。豈讓陸賈說平勃哉。休惡綝不臣。召丁奉張布斬之。席上。其秦子嬰齋宮之舉乎。宋文帝爲徐羨之傅亮謝晦所立。卽位行誅。意不少赦。亦遠師晉惠。近法孫休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滅蜀

姜維欲興兵大舉費禕裁制不從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衞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禕卒維遂伐魏

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李簡請降漢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張嶷敗死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維復議出軍張翼廷爭不聽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埶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斷之。

維大敗王經張翼請止不聽

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

魏陳泰救狄道城維引兵退

陳泰希簡上事

魏鄧艾料維必來

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

胡濟失期維兵乃敗求自貶黜

譙周作仇國論以諷維

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戰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無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高安能仗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峙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

維議斂諸圍兵退就漢樂二城

陳祗巧佞有寵

黃皓用事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

樊建不與皓往來

郤正澹然自守

甘陵王永憎皓被譖

吳薛珝對漢敗

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鎭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　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

廖化料維必敗

維敗於艾

維請後主殺皓主敕皓謝維

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欲刺維荀勗諫止

昭欲大舉寇漢獨鍾會勸之

鄧艾言蜀未可伐昭使師纂諭之乃奉命

廖化督軍分護陽安陰平皓寢其事

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琊、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羇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窺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王戎言保功爲難

劉寔言鍾鄧必破蜀而不還

鄧敦言蜀未可討昭斬以徇

蔣舒迎降胡烈傅僉戰死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鎭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詔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

維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拒會

會欲專軍勢奏徵還諸葛緒

會攻維不克欲還鄧艾不從

艾從陰平趣涪

黃崇屢勸諸葛瞻據險瞻不從

師纂等欲引還艾欲斬之乃戰勝

瞻崇敗沒諸葛尚死義

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知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盟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

羣臣勸後主奔吳奔南獨譙周請降魏

後主降艾北地王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欲殺皓卒以賂免維得漢主敕命與廖化等不得已降魏將士咸怒

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幷吳。吳不能幷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宏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

會與作維等

張悌言司馬氏必克蜀爲吳憂

艾請因平蜀之勢以平吳昭使衛瓘喻止之

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于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塗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

姜維構鍾會爲亂

衛瓘密白艾反狀

檻車徵艾

昭妻王氏言會寵過必亂

昭親到長安以制會

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它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發。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擒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

會欲令艾殺瓘以爲罪

瓘以計執艾父子

會決意謀反

會矯太后遺詔廢司馬昭

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

會誤信邱建言胡淵遂率其父烈兵鼓譟

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軍，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邱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恐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邱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

兵殺維會及漢太子璿

瓘遣田續等襲斬艾父子

瓘謝杜預

誅艾餘子徙其妻及孫

鍾毓言弟會不可專任

向雄收葬會尸

郤正張通捨妻子隨後主

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略、死喪狼藉、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迪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

正相導後主舉動無闕
霍弋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後主不聽
弋初不肯降聞後主東遷乃下

辛憲英稱會有他志

文立請敘用故蜀名臣子孫

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甯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它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漢後主薨

段灼訟鄧艾寃

武帝從樊建言用鄧朗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初　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帝卽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宏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張溥曰蜀之亡也論者咸咎姜維有二失一則數舉伐魏一則退屯漢壽然觀當日事勢伐魏未必非也司馬師殺李豐等廢其主芳悖逆著矣毋丘儉文欽起兵討師公惡彰矣師死昭立則衆心未定諸葛誕討昭則義師再出昭弒主髦則罪犯必誅使維伐魏時直聲司馬氏之惡討其不臣與海內同仇昭必內恐魏朝智勇之士亦必不盡附昭國難方作大師臨之安在不可一舉克乎維計不

出此。徒勤于用兵。使司馬氏反資外敵以自固。君子于是知漢必不振矣。夫師昭謀逆。大臣懷憤。當日司馬氏所惴惴者。惟懼天下名之為賊。內外受敵。勢將速斃。蜀兵數至。置昭不問。昭得肆其強力。弒少主。震讋國人。措身磐石。儼然若帝。指麾之下。制鄰國有餘。鄧艾鍾會等能不馳驅奉命哉。吳諸葛恪擊魏。著論諭衆。謂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專國。厄會可圖。吳人不悅。孫峻殺之。恪身雖死。言非大謬。彼欲圖魏于懿死之時。維不能討師昭于廢弒之際。誠無策矣。鍾會入寇。維請後主遣張翼廖化分護陽安陰平。黃皓沮止。魏遂長驅。鄧艾出奇趨涪。諸葛瞻黃崇戰死。蜀即挫傷。尚堪背城決勝。譙周再三勸降。不知田橫之恥。而遽效劉琮之辱。其誤國猶皓賊也。後主既降。維不能獨與魏抗。不得已。俯首于會。因便搆隙。說會殺艾。欲盡戮北來兵將。即誅會而興漢。其日月復明之秋乎。邱建奏納親兵。胡烈召子作惡。亂兵爭奮。維會同死。天欲亡漢。豈人力哉。晉劉裕使王鎮惡沈田子克長安。留義真鎮守。田子矯命殺鎮惡。義真與王修殺田子。既復殺修。關中大亂。陷于勃勃。君門遠于萬里。強將聚于一城。鮮有不變者也。會懷異志。艾更矜功。共居新附之蜀。必不相下。維說行誅戮。用漢之舊。復其故邦。易誠反掌。須臾變起。魚爛鳥焚。其才能用會。而不及過亂兵。將成復壞。與關羽之敗沒。諸葛亮之病薨。有同悲焉。黃崇勸諸葛瞻速行據險。猶豫未納而敗。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不克。欲引還。艾請從陰平襲成都而勝。國家之事。存亡決于一言。勝負分于一戰。類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終

文欽怨司馬師

毋丘甸說父儉舉義

儉欽起兵討司馬師

儉邀諸葛誕誕斬其使

王肅傅嘏鍾會勸師自行攻儉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度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

鄭袤王基言儉欽可克

王基請進據南頓

孫峻率呂據留贊襲壽春師與之持久

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尙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埶也。若儉欽虜略入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閏月甲申。師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

淮南農民皆爲欽用

[illegible]上

[illegible]文師

[illegible]

二出欽失期不應乃引還

鴦讙鋒陷陳追騎莫敢逼

尹大目語欽少忍數日勿退以待師死欽不悟將射之涕泣而返

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靑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

儉聞欽退恐懼夜走
文欽父子奔吳
張屬殺儉魏封爲侯
杜友奏免儉黨
孫峻聞諸葛誕據壽春引兵還

司馬昭召誕赴京師
誕殺樂綝
誕遣子靚求救于吳
司馬昭攻誕吳使全懌全端唐咨王祚文欽救之

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愼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鎭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幷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

王基請深溝高壘

周泰擊走吳朱異

孫綝怒異不死戰斬之吳人怨綝

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邱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埶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施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埶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周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埶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

蔣班焦彝請誕并力決戰文欽沮之乃棄誕降昭

全輝全儀奔昭昭詐爲其書招降懌等

欽請誕攻南圍敗還

欽欲與吳人堅守誕不聽誕殺欽文鴦文虎奔昭

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

胡奮兵斬誕其麾下數百人皆死義
吳于詮死義
昭圍壽春不煩攻而破
昭不殺吳兵

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遣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致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埶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

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尙、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張溥曰。毋邱儉文欽之討司馬師。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春秋誅亂賊。其義不虛、獨傷其志大而才小。時失而功喪也。師沈毅多大略。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懿謀殺曹爽。獨與潛畫。懿死。師代輔政。妄稱伊陟之嗣伊尹。既戮李豐等。擅廢君后。災祲見天。毋邱甸憂國家傾覆。說父儉舉義。于是連結文欽。暴師十一罪。望司馬孚爲石碏季友。自待則爲程嬰伍員。忠壯協同。義聲先路。師親行禦敵。病患目瘤。文欽勇冠三軍。率壯士直前。師驚懼目出。嚙被幾死。令欽繼以大兵。必能屠翦。三譟不應。未敗遽逃。尹大目追之。欲語以情。忍數日無走以待師死。欽不悟也。父子奔吳。儉亦夜遁。斬于安風津。兩人欲應彗星之祥。毋邱已嬰赤族之禍。其失止由文欽之一走。是誤儉者欽也。諸葛誕少有八達之譽。與司馬師善。儉欽舉兵。遣人招呼。誕斬其使。露布凶逆。遂受師命。都督揚州。擊殺留贊。以功封侯。及司馬昭當國。誕心不平。賈充勸昭徵還京師。誕卽攻殺樂綝。求救于吳以拒昭。是時昭氣方壯。非師疾病之比。誕才勇又出儉欽下。曷克勝任。所恃惟吳救兵。文欽爲司馬氏宿讎。誕宜與申好無貳。併力

破賊。忽隙殺欽。驅其二子歸昭。國惡未除。同盟先爽。英雄舉事。猶懼不成。況誕實無能哉。傅子言誕夫婦聚巫求福。伏尸淮南。方于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亦深悲其不足有爲。棄人召禍也。儉欽衆渡淮西。吳兵大集。師深壁高壘。與之持久。其計遂困。昭圍誕于壽春。亦以堅守老之。卒不煩攻而破。知彼此審勞逸。兄弟用兵。咸有父風。王基始勸師進據南頓。繼勸昭精修圍壘。謀雖覆敵。勢實助逆。度其用心。猶賈充成濟之流。不及誕麾下義士遠矣。孫峻孫綝。吳之賊臣。猶能助儉等討司馬氏。近于知義。皆喪兵損將。無功辱國。豈以亂易亂。事固有難行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終

李恢敕子豐閉門斷客

師與鍾毓謀誅李豐李韜夏侯玄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皆夷三族

左右勸主芳殺昭退師懼不敢發乃被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司馬氏簒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甯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倘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

師廢芳爲齊王司馬孚悲不自勝

師欲立彭城王太后令立高貴鄉公

太后以璽綬手授高貴鄉公

司馬師死

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未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荅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爲齊王築宮于河內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

主髦作潛龍詩昭惡之

主召王沈王經王業謀討昭經諫不從沈業奔告昭

賈充與主髦戰于南闕下成濟弑髦

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甯陵井中、先是頓邱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隕於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

陳泰請斬賈充
王經母喜子死義
向雄哭經
司馬孚等請以王禮葬王髦
昭使炎迎常道鄉公璜
昭族誅成濟兄弟
荀顗拜司馬昭而祥獨長揖

泰方於舅、令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彧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賞賜一如前詔、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增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

忠武侯師爲景王。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冬十月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晉王。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司馬昭死魏禪位于晉孚流涕歔欷

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詔除魏宗室禁錮。

傅玄請退虛鄙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宏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之七室。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司馬孚卒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

曹芳卒范粲忠魏三子皆從其志

陳留王奐薨

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咨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卽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奐薨諡曰魏元皇帝

張溥曰古來篡國之臣必言王莽曹操司馬懿朱溫莽溫身篡者也操懿子篡者也莽僭位十四年改元者三殺於漢兵溫僭位七年改元者二子友珪弒之二賊篡逆禍皆及身足以警亂曹丕廢漢獻司馬炎廢曹奐則操並懿師並追尊爲帝儼若子弟武王而父兄文王也豈僭竊累世獨蒙後福哉莽數殺子孫宇死於鬼神臨死於原碧不祥尤甚溫有八子以璧子婦遇弒均王友貞立於大梁者十一年而國亡彼子盡不肖悲同安史與之以國猶懼不守欲冀其成父逆志竊挈神器勢烏可得子孫不能取身亟取之不顧百世之慮僥倖一旦凡爲篡賊者盡然也操幸生子多賢丕博聞强

識。才藝兼該。能纂操業。懿二子師昭。咸具大略。君國之器。出於家庭。身死子繼。不帝猶帝也。且操佐漢而篡漢。懿佐魏而篡魏。起自微賤。積尊九錫。與王莽世戚。朱温大盜。地勢俱異。經營禁密之間。勞苦矢石之際。大業將成。其人已老。子克負荷。顧命屬焉。父子授受。不居篡名。其計慮深遠。豈徒胠篋哉。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毋邱儉文欽兵起。親行捍禦。突目嚙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弑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爲政。大逆有加。南闕之戰。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炎立而取魏。師死年四十有八。昭死年五十有五。壯節方逞。大命已促。望周公流連。魏武得意之日。志恨未盡。炎在衰絰。急遽攘敓。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而龜鼎是謀。張悌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西魏。遺之澄洋。徐温不取吳。遺之知誥。其術皆繇操懿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終

吳主休殂以子𩅦託濮陽興

興布聽萬彧言說朱太后迎立皓

皓得志驕暴興布竊悔遂夷三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卽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羣臣尊朱后爲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凱疏言武昌不可都并請息役罷擾出宮女清百官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羣臣盧江王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怒斬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幷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吳主使黃門

晧作昭明宮陸凱華覈諫不聽

晉羊祜與吳人開布大信

晧信任何定

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欲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阯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捨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初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卽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

凱面責定奸邪

凱卒皓信定譖徙其家于建安

皓聽定言誅李勗徐存

定使諸將各上御犬

抗請遠何定不從

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鎭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幷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趾、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爲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幷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兎供厨、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夏口督、吳

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止、

八年　初廣漢太守宏農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船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陸抗討闡築嚴圍以困之

羊祜兵至抗自帥衆赴西陵

抗令張咸破堰以苦祜

抗破楊肇誅闡等

晉羊祜楊肇貶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

吳主既克西陵信術廣筮言遂圖兼并萬彧自殺留平憂死

樓玄賀邵以正直被責

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鎭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淸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邪定間者妄興事役廢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

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

祜抗二境交和

皓數侵盜晉邊抗諫不聽

抗疾病上疏

玄賀邵朾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

臨平湖開陳訓料將有銜璧之事

祜請伐吳

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蕪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賈充荀勗馮紞以伐吳爲不可唯杜預張華贊成祜計

祜請勿徙州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幷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喜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

祜舉杜預自代

預間張政皓召政還

但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
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辛未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
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
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
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
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爲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
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
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
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
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
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爲之制務
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
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

預復表請伐吳華贊成之

充等復止伐吳晉主怒充謝罪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

充不得已受伐吳節鉞

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漕運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筭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鎭軍將軍瑯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鎭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大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鎭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

王濬克西陵及荊門夷道殺留憲陸晏等

周旨虜孫歆

濬擊殺陸景

預克江陵斬伍延

胡奮克江安

劉朗虞昺降晉

預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

張悌渡江逆戰沈瑩請畜衆力以待晉兵不聽

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陵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埶萬倍，便當乘勝南上，

薛勝蔣班張喬大敗吳兵靚遁去使迎張悌悌不從遂死義

晉兵斬孫震沈瑩等預不節制濬

何惲周浚請王渾直指建業不聽

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眞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固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

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

吳人屠岑昏

何植孫晏降渾

皓用薛瑩胡沖等計降晉

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之不肯泊

皓詣濬降

孫秀不賀平吳

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制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部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

賈充慙懼請罪

賜皓爵歸命侯

滕修陶璜吾彥不得已降吳

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邱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降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度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

渾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忿始得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忿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推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宏。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埶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它人得之。臣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

劉頌以論渾濬功不平左遷

范通諧濬退讓

秦秀等訟濬屈

杜預勤于講武

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𠷣、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爲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鎭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衞、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鎭、

預鎭餉遺洛中貴要
諸葛靚不仕晉

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鎭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瑯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爲慚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張溥曰。吳主休年三十病篤。把濮陽興臂。託以太子。璺主方殂。興卽違命。與張布迎立烏程侯皓。其所稱辭。則云蜀漢初亡。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不知其麤暴驕盈。速覆家國。甚于中主以下也。興布佞巧貴寵。非輔相才。聞萬彧盛稱皓。卽欲圖翼戴功。忘荀息之信。冀霍光之權。然主皓秋立。興布冬死。夷族之禍。與孫綝同。背君者其何利焉。皓荒酒色。尤好刑誅。弒景后。殺其二子。已惡過辛癸。及克西陵。復交廣。淫虐彌肆。以忮殺萬彧留平。以諫爭殺賀邵。以守正殺韋昭樓玄陳聲。以訛言殺齊王奮幷其五子。以公淸殺張詠車浚。以私怒殺熊睦張尙。酷誅無辜。苗民不若。何定岑昬。惑主而積貲。陸凱陸抗。憂國而身亡。人君若此。卽富强如秦隋。必不能守。況天下三分。晉有其二。以大陵小。以北制南。何所不服。是故司馬炎之平吳。楊堅之滅陳。勢便功顯。非晉隋之有道。乃皓與叔寶之善亡也。晉武伐吳。其謀起于羊祜。羣臣皆弗願也。賈充荀勗馮紞沮止尤力。賴杜預張華。贊成帝意。計始不搖。王濬兵指建業。孫皓輿櫬出降。咸陽先入。可以比勞。王渾自恃宗黨。媢奪其功。反誣以罪。濬不爲鄧艾父子者幾希爾。晉武心重濬功。不能抑渾。上無漢高知三傑之明。欲責下以藺生讓㢘

頗之義。其難哉。皓信刁玄讖文。尙廣筮卦。耀兵華里。侈言兼并。其意氣橫溢。豈眞以長沙桓王自命乎。天璽元年之秋。吳臨平湖開。歷陽山石印封發。識者卽知有銜璧之事。未幾。泥頭面縛。詣東陽門。始信靑蓋入洛。非破晉乃朝晉也。皓性很戾。與漢主禪殊。臨危發憤。宜出死鬭。亦效禪俯伏。兼以諂取容。太子瑾等卽首稱臣。爲晉郎中。無一仗義如北地王諶者。皓晏受歸命侯。死洛陽。享年四十二。何不振至此。嗚呼。刑戮恣于國中。威武不出境外。無事則剝刖椓黥。危急則盤匜箕帚。叔季之暴君。極天下之無志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胡烈討樹機能敗死

預請石鑒須春進討鑒奏徵預廷尉既而無功

牽宏討樹機能敗死陳騫料胡烈牽宏必敗

文鴦破樹機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宏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宏於青山宏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宏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爲騫與宏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宏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數歎息以爲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甯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楊欣與若羅拔能等戰死

馬隆自任能平樹機能

隆請自至武庫選仗

隆作扁箱車以戰勝

隆斬樹機能涼州平

郭欽請徙雜胡于邊地不聽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爲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爲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十一月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

郝散降而被殺　郝度元與諸胡俱反殺張損敗歐陽建　詔胡立齊萬年爲帝　陳準請詔孟觀爲周處前鋒不聽　齊萬年料處受制於人必成禽　梁王肜夏侯駿逼遣處擊萬年無救戰死

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　冬十一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

張華陳準薦孟觀討萬年
孟觀獲齊萬年
江統作徙戎論朝廷不能用

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

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

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張溥曰。晉武泰始六年。鮮卑禿髮樹機能反。咸甯五年冬。馬隆討平之。惠帝元康六年秋。秦雍氐羌齊萬年反。九年春。孟觀擊獲之。武惠相去三十年間。羌胡載變。惠之兵力較武微矣。武克鮮卑。十年乃定。惠伐羌氐。不三年卽服。以衰亂不振之君。致高宗鬼方之畧。豈惠賢于武哉。敵有強弱。功有遲速。係在任人而已。河西鮮卑大繇西孤。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樹機能繼壽闐而立。以壯果謀畧聞。胡烈牽宏。又無綏邊材。一朝失和。兵敗身沒。石鑒李熹。師並無功。扶風王亮失制于前。楊欣興師于後。文鴦戰勝。未能蕩平。馬隆身請募兵。選仗扁箱。凌險溫水。方度涼州復完。武帝于時深恨用隆晚也。齊萬年本秦雍氐帥。土地甲兵。不如禿髮。朝廷命將之始。間詔孟觀

爲周處前鋒必能殄滅惜惑於梁王肜陷處先出軍無後繼遂力戰死旣亟用觀萬年立擒虜固無能非涼州比然觀陳鶩之論烈宏張華之薦孟觀武帝獨任馬隆勇士赴功梁王肜嫉害周處忠臣殞命用人得失爲軍吉凶子玉死而晉喜郭開間而趙亡疆場之事古今同鑑矣泰康元年郭欽請武帝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元康之季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言若蓍龜卒不見納且晉武開疆禿髮首叛昏惠多難氐羌陸梁劉石先驅其形已見猶充耳置之板之詩呼天蕩之詩呼文王告君者切矣其君終若不聞是以底于亂且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終

張昌作亂敗弓欽靳滿遂據江夏奉丘沈爲天子

華宏討昌而敗

新野莊王歆爲昌所殺

昌黨石冰陳貞封雲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責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奔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爲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荆州刺史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幷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

等攻陷諸郡

陶侃等破走張昌

周玘王矩起兵討石冰

賀循華譚葛洪甘卓起兵應顧祕

周玘擊斬羌毒

陳敏請劉準益兵以擊石冰

陳敏周玘戰勝張統斬冰封雲降揚徐二州平

周玘賀循還家不言功賞

荊州兵擒斬張昌

陳敏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憂卒

喬擊却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劉宏代歆爲鎭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宏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儁山、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甯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爲、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埶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爲公破之。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永興元年春二月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秋八月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

二年 初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

司空越敗于劉祐敏遣攝歷陽叛

敏使甘卓假稱皇太弟

敏使弟恢稱等略郡應邈劉機王曠皆棄官走

敏據江東擢用名士四十餘人

賀循周玘不受敏官

顧榮領丹陽內史

敏欲盡誅名士榮說止之

劉宏遣陶侃討敏

侃以運船爲戰艦

侃破陳恢錢端

劉宏表張光殊勳

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會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荆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荆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宏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殺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華譚遺榮等書請圖敏

榮等密報劉準使發兵準遣劉機等應之陳處勸敏殺榮等不從

周玘密使錢廣殺陳昶

榮玘說甘卓圖敏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爲內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鎭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以顧榮爲侍中紀瞻爲尚書郎太傅越辟周

玘爲參軍陸玩爲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張溥曰義陽蠻張昌作亂起于晉惠帝太安二年之夏五月時諸王紛爭中原板蕩昌因彈征之民扇聚攻掠衆至十三萬豎牙旗鳴鼓角震怖江夏舊姓不從賊者惟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爾石冰爲昌梟將陳貞陳蘭張甫封雲等佐逆陷郡邑遂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其徒皆盜桀小人無能爲也陶侃出征張昌潛竄陳敏益兵冰雲並斬及下雋被擒昌誅三族神鳳相國欲復爲平氏縣吏已不可得斯誠逼迫成賊烏合易離極其鋒距不過絳頭毛面挑刀走戟所謂盜且無道者也盧江陳敏少有幹能以討石冰等功爲廣陵相窺天子出幸圖據江東父怒滅門去職憂卒不忠之人先蹈不孝安能舉大事乎顧榮賀循周玘皆江東首望敏强官之循服寒食散露髮袒身乃免郭欽蔣詡其風庶幾榮等四十餘人維縶秩命形跡若濡然慕義畏敗情無日忘華譚遺書責以大分咸懷慚變色起而圖敏斯時也欒於期爲燕刎首翟義赴漢赤族尙非所難況因隙搆會殄玆小醜哉甘卓者甯之曾孫憤亂棄官志非庸下遇敏歷陽縱橫計合乃結婚姻相服從榮玘危言正辭其意立悟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榮羽扇一麾大衆潰散獲敏江乘夷斬建業譚笑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蹈大帝事必不成其言果然繇今觀之張昌覬與江左邛沈妄稱聖人敏亦斯人之徒歟華譚引義高論榮玘卽本其指以說卓或始屈而終申或前逆而後順吳會仁人口舌之力賢

于甲兵。然則名士何嘗負晉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終

晉王欲立攸爲山濤賈充何曾裴秀所沮遂立炎爲世子

晉大封宗室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胡羯 江左中興附

魏元帝咸熙元年、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晉王、　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瑯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

賈充與荀顗荀勗馮紞爲黨友裴楷言其不可用

賈充出鎭秦雍用荀勗計復留

充妻郭槐賂楊后求納其女帝初不欲納賈女以后與荀馮言從之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鎭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 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鎭、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衞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

帝恐太子不堪嗣楊后以為不可動

楊后疾篤請帝納其叔父駿女芷

齊王攸惡荀勗馮紞傾諂反為其所中

楊珧預表一門二后之禍

褚䂮郭奕言楊駿不可任

楊珧等建議諸王公不宜居京師

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勗乃使紞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干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

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

帝以疑事試太子張泓代對而帝悅

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事見羌胡之叛

三楊用事

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劉毅言帝可方漢桓靈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荀勗譖出張華於外

馮紞荀勗譖出齊王攸之國

王渾等請留攸

王濟甄德使妻入宮泣請留攸帝仍不從

羊琇為楊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
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
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
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
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
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征
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
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
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
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
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
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
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
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珧知之辭疾不

琇左遷發病卒。庾旉等上議齊王不當出外。帝大怒。劉頌奏旉等七人罪當棄市。賴夏侯駿王旉駁議得減。

鄭默曹志請如旉等議。帝怒。朱整褚䂮等又傳致其罪。皆斥免。

庾純以首旉子免罪。

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荅所問、而荅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䂮、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

向雄請留齊王帝不聽憤卒

齊王歐血薨帝但誅醫以自解

帝哀慟齊王以馮紞言遂止淚

楊駿排出汝南王亮

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

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駿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寡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募家人自首宣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踴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爲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爲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伷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

帝恃遹明慧故無廢太子意帝仍恐楊氏之逼

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

楊后乘帝迷亂奏以楊駿輔政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輙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楊駿趣汝南王亮復令石鑒張劭討之亮懼夜赴許昌

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

楊濟李斌勸駿留亮不從

駿以官爵媚衆傅祗石崇何攀諫而不從

傅咸數諫駿駿欲出之以李斌言乃止

楊濟慮咸以直致禍而咸不動

孫楚諷欲直言於駿

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

王彰逃避駿辟

賈后置謝氏於別室

武帝欲廢賈后以荀勗馮紞楊珧趙粲營救而免

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宏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妒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妒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

賈后密使董猛與孟觀李肇謀誅楊駿廢太后

東安公繇與楚王瑋兵合以討駿

朱振說駿燒雲龍門索姦人駿不能決遂殺於馬廐

傅祗紿武茂裴頠紿劉豫以離駿黨

楊珧不能

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珧臨刑告東安公

以石函之表免死東安公繇誣以文鴦爲駿黨

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琇號呌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呌、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尙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尙

書令東安公繇爲尙書左僕射進爵爲王懋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暱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

二十四友中石崇潘岳尤諂事謐

岐盛公孫宏勸楚王

瑋昵於賈后遂因李肇說后矯詔令瑋殺汝南王亮衛瓘

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

岐盛說瑋乘兵勢誅賈郭瑋不能決賈后反聽張華計誅瑋夷盛宏三族

岐盛說瑋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下廷尉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丁綏止王泰助瑋

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

衛瓘女以春秋之義責國臣劉繇等訟瓘寃乃族誅榮晦

賈謐與后謀委張華以朝政

賈模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

楊太后爲賈后所廹絕膳八日而崩

趙王倫用孫秀計深交賈郭

趙王倫以求尙書令不得怨張華裴頠

山濤言王

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寂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尙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擾亂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尙書事。又求尙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　王衍爲尙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擧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

衍誤天下蒼生

裴頠與賈模張華議廢后而不決模以言不見用憂卒

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世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語在羌胡之叛 夏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

韋忠不應裴頠張華之辟

廣城君臨終令后盡心太子又戒勿聽趙粲賈午入宮后皆不從

江統上陳五事太子不從

太子患杜錫忠諫置針於氈刺之

裴權慮賈

之人惟錢而已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晝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謐后所親暱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

詣交構

后詐有娠取韓慰祖爲假子

趙俊請太子廢后不聽

劉卞勸張華廢后華不從遂飲藥死

賈后逼太子飲醉令潘岳作書强手草之以示帝遂召公卿議賜太子死

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産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太子爲虨求王爵、不許、虨病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幷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

張華裴頠不力爭太子遂廢謝淑媛見殺

閻纘輿棺詣闕上書請赦太子

江統潘滔王敦杜蕤魯瑤等以送太子繫獄孫炎說賈謐釋之

王衍既表女與太子離婚又不爲太子上書

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尙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以爲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纘、圃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隷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炎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

張韙說父華避位而不從

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裴安常保位不與謀而說孫秀勸趙王倫舉事

孫秀勸趙王倫行反間賈后遂遣孫慮弒太子而倫因以起兵

秀使司馬雅告張華共除害華猶拒之

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爲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怨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閒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

齊王冏斬賈謐執賈后

倫秀夷張華裴頠等三族

解結女願從父死

趙王倫受制於孫秀

王衍禁錮

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方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閤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爲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爲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爲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遹子虨爲南陽王虨弟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

禁身

李重不肯就倫徵乃以憂卒

倫矯詔賜賈后死金墉城

淮南王允因孫秀假詔遂帥兵入討倫敗幾死爲伏胥所詐開陣內之適父子見殺

睦祕以身蔽倫而死

一 汝陰王虔與伏胥定譬而救倫得勝允

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爲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晳爲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爲參軍、組、勗之子、崧、彧之元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未、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宏、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謚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漢、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鬭、乃使司馬督護伏胥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胥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胥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胥因殺之、幷殺允子秦

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爲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爲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爲賓徒縣王、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爲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詡爲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肜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甯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

趙王倫假禪詔以篡位

孫旂責子弼等受趙王倫官爵

秀勸倫族誅張林

齊王冏討趙王倫

盧志孫洵以大義說其主起兵應冏

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丙寅、尊帝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爲濮陽王、立世子荂爲皇太子、封子馥爲京兆王、虔爲廣平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爲中書令、張林爲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炎、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爲將軍、封郡侯、以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爲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荂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爲三王參佐、加冏鎭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三月、齊王冏謀討趙王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鎭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

河間王顒遣張方攻殺夏侯奭將兵助倫以二王兵盛乃復附冏

郗隆不聽趙誘虞潭言遂爲王邃所殺

伎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爲穎後繼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疏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疏彊弱之有歆乃從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冏檄至楊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决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簒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中治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爲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爲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爲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

倫秀祈禱厭勝以求福
孫輔徐建等軍亂徑歸
成都王穎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欲退保朝歌從盧志王彥言擊其不備遂大敗孫會等
王輿廣陵公漼斬孫秀等使倫爲詔迎帝復位、

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儼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堮阪關出、鎭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皐關出、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爲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着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

賜趙王倫死幷誅其四子

齊成都河間三府置掾屬多武號識者知兵未戢

齊王冏特

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灌伷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付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衞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討張泓於等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鬭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閭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漼爵爲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爲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爲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輿冠軍將軍琨皆爲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

寄劉琨父子

盧王勸成都王穎請歸藩穎從其言士民之譽皆歸之

齊王冏委任五公

穎資盧志之謀以成其美

爲尚書令劉暾爲御史中丞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鎭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冏辟新興劉殷爲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爲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冏以何勗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衛毅劉眞韓泰皆爲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幷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

顧榮戴淵勸機還吳機戀不能去

冏請立清河王覃爲太子

嵇紹鄭方孫惠曹攄皆諫冏失

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
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
乂爲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冏子冰爲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
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齊武閔王冏
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
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矣又與冏
書以爲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冏耽
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加考竟
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
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
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
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
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
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

孫惠張翰顧榮庾袞皆避位去

王豹請依周召之法請王分國夾輔齊王冏不能從及聽長沙王乂言鞭殺之

李含與皇甫商素有隙詭密詔奔顒說顒討齊立成都顒遂帥張方等趨洛

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邀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惠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大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冏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荅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疑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

盧志諫穎勿應顒穎不聽

顒檄長沙王乂討冏冏長史趙淵執冏以降乂斬於閶闔門外

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共誅討。奈何虛承僞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僞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陸雲爲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爲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爲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爲宰相。己得用事。既而冏爲乂所殺。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

商爲乂所殺含乂謀重乃發兵討含乂徵含爲河南尹復與馮蓀卞粹謀殺乂反爲乂所誅盧志邵續勸穎勿助顒攻乂穎不從

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爲乂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卽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淸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

張方敗皇甫商牽秀入京城大掠

孫惠勸陸機讓都督於王粹機不從及石超兵敗機爲孟玖孟超所譖遂夷三族江統蔡克棗嵩等請宥陸雲玖復脅穎殺之

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强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况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

孫拯明二陸寃費慈宰意明拯寃皆爲玖所族殺

皇甫商爲從甥所告顒捕殺之乂屢破穎張方欲退而東海王越忽執乂告方開城

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太尉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趨長安、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顒、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

內穎於是方殺乂穎爲相

劉沈屢敗顒以衞博皇甫澹戰沒反爲顒執不屈而死

穎廢羊后及太子覃顒表立穎爲太弟

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衞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㊀河間王顒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衞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衞司馬、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

東海王越以穎僭侈與陳眕上官己等謀討之遂奉帝北征

東安王繇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不從

乘輿敗於蕩陰嵇紹以死衛帝

拜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己等謀討之 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 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己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奬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

頴使和演密殺王浚演反爲浚所殺浚遂與東嬴公騰等討頴頴殺東安王繇左將軍睿遂逃歸國睿爲津吏所止賴宋典以免頴從王澄言發孟玖張方入洛陽復廢太子覃及羊后

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平王楙前議八月戊辰收楙殺之初楙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敷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楙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鎭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爲大單于事見劉淵僭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於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鎭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

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穎遂倉卒棄鄴

劉淵知穎不用其策歎爲奴才

張方專制朝政

范陽王虓等請替穎降爵

羸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右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羸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羸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宏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卒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爲國効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

張方劫帝奔長安而洛陽復一空

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屛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刦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己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衞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爲馬帴。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絶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奔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勗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鎭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鎭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鎭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鎭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

公師藩憤穎見廢起兵於趙魏石勒汲桑赴之穎復懼表穎爲鎮軍

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尙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爲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徵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修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刺史詔卽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幷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

劉藩拒司空越東平王楙亦與之合

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八月司空越以瑯琊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藩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州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宏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宏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今夕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効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

劉宏知顒必敗帥兵受司空越節度

顒欲賜羊后死劉暾等固執之

劉琨說溫羨讓位於范陽王虓遂乞師王浚擊殺王闡石超劉祐而劉喬奔

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爲喬所執劉宏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爲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爲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奔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宏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

光熙元年。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爲帳下督顒參軍河間畢

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顒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宏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宏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宏等於湖。五月壬辰。宏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宏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宏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宏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

馮嵩執穎送鄴苟晞斬公師藩

范陽王虓薨劉輿先假詔賜穎死然後發喪

劉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

惠帝中毒崩羊后欲立太子覃以華混言乃立太弟熾

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為主簿、鴻臚丞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宏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宏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宏子璠以討勱、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邱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為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 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宏

越徵顒爲司徒模追殺之

王彌寇青徐殺鞠羨

太傅越以帝親覽大政固求出鎮

汲桑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以石勒爲前驅

武哀王騰以吝嗇身殺而鄴破

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幷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卽自井陘東下、時幷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爲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留以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署勒掃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騂輕騎出奔、爲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啟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

王導說瑯邪王睿引士望以結人心

睿以導言絕酒

苟晞丁紹擊走汲桑石勒

石勒說張㔨督馮莫突歸劉淵

苟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爲晞聲援、己未、以瑯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鎭建業、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淸淵、九月戊申、瑯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諮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瑯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壼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淸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靑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爲然、冬十月、㔨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㔨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

石勒以計奪烏桓張伏利度之衆
乞活等爲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
太傅越矯詔囚清河王覃
太傅越聽潘滔之言遂與苟晞有隙
劉靈王彌俱降劉淵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致勒、爲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爲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于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前北軍中侯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苟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

張軌將北宮純敗王彌又敗劉聰

路述戰死王粹被殺

鮮于修之請劉淵徙都平陽

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秉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

太傅越聽劉輿潘滔言誣殺繆播繆胤王延何綏高堂沖等

何曾知武帝後嗣必殆

朱誕奔劉淵

劉景沈三萬人於河劉淵黜之

石勒立君子營

張賓以策干石勒

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

王曠不聽施融之言遂爲劉聰所敗

垣延襲敗劉聰

聰等至宜陽賴北宮純夜襲之舉孫詢乘虛之策誅是呼延顥翼則及安陽王厲皆被殺而劉淵召聰還

西淵、勒敗鄘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

山簡杜蕤促發流民還鄉王如襲破之

王讚敗石勒

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口，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皐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得涂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

王如重賂石勒使攻侯脫勒遂斬脫囚嚴嶷如復遣弟璃襲勒勒亦滅之

太傅越內不自安請出討勒

越帥大軍出宮省無復守衛

王衍太傅越皆不欲遷都

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幷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鎭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　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衞，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

荀晞陳太傅越罪狀帝密詔使討之斬劉曾程延越憂憤疾薨

石勒欲赦襄陽王範等以孔萇言乃決殺之

壽春馥衆潰奔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常懷疑懼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 三月丙子薨于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

裴妃爲人掠賣

荀晞請遷都倉垣帝以道阻不得進

魏浚保硤石時獻穀麥於帝

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譫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惲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鎭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祇爲司徒、尙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爲鎭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衞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衞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祇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

劉曜納惠帝羊皇后

王彌與劉曜有隙劉暾說其自據本州

射曹馥尚書閭邱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皋、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帥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

王導說瑯邪王睿收中國賢俊

南陽王模爲趙染所賣降漢而復被殺

苟晞不聽明預之言遂爲石勒所禽

而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鎭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鎭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讃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鎭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讃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

[illegible]與賈疋謀興復晉室麴特竺恢梁綜帥衆會之遂敗劉雅趙染劉[illegible]兵勢大振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逃散其事遂敗

陳頵請王導改張風俗信賞必罰導不能從

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諶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邱、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絙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郵。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珝寇幷州、辛未、圍晉陽。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

石勒軍死大半刁膺請送欵於睿以張賓進徙據定河北之策復引兵發葛陂

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翊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翊斬

賈疋等攻克長安劉曜奔于平陽

劉琨信徐潤殺令狐盛於是盛子泥奔漢爲鄉導劉曜劉粲乘虛襲晉陽琨父母爲泥所殺

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幷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　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幷、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鎭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幷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

劉琨賴猗盧力得復晉陽

傅虎爲劉曜戰死曜竟得脫

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并州刺史鎮晉陽　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曜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

彭天護賈疋閻鼎梁綜麴允索綝自相屠戮而晉室益不可爲

懷帝遇害庾珉王儁等死義

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奔雍爲氐所殺

怒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　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衞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衞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邱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鎭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

詔睿進軍除中原睿辭不赴

趙染襲長安

麴允大敗劉曜斬喬智明

索綝敗趙染兵又襲殺殷凱

遣監軍韓據自河西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晉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聽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鎭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王曜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靈武鑒兵大敗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

麴允拒趙染染中弩死

帝徵兵於丞相保保聽左右言不卽應

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　冬十月以索綝爲尙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鎭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稆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

胡崧擊破劉曜心忌麴索復還槐里曜遂攻陷長安

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

吉朗死義

劉曜以麴允忠貞官身索綝不忠斬於都市

假黃鉞大都督督陜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太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出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甚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

丞相睿斬督于伯以冒解

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奔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

江東疑議取決於刁協賀循

辛賓死義趙固郭默伐漢

劉粲勸聰殺愍帝

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

周嵩請緩受尊號先雪大恥忤旨抵罪

元帝命王導獨升御牀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一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張溥曰西晉之亂始於賈后繼以諸王終於五胡賈充女黠悍太子衷少不慧男女並劣武帝屢欲廢立楊后擁護之乃止帝固謂立子以長國家之經充爲國勳其女當念孰知社稷播蕩實基於此人君聽言有似是而非者其類也問攷綱目書法晉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惠帝元康元年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六月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及楚王瑋二年三月弒太后於金墉城九年十二月廢太子遹永康元年春殺之四月趙王倫殺賈后及張華裴頠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永甯元年春倫自稱帝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舉兵討倫四月倫敗伏誅太安元年十二月顒使長沙王乂殺冏二年秋顒穎舉兵反九月帝

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十月乂破穎兵十一月討張方不克穎逼京師永興元年春東海王越使張方殺乂二月顒表穎爲皇太弟七月越奉帝征穎穎拒戰蕩陰帝遂入鄴越走歸國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還冬十月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十二月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二年七月越傳檄討張方八月顒襲破范陽王虓十二月穎據洛陽光熙元年顒殺張方穎奔長安九月馮嵩執穎送鄴十月虓卒劉輿誅穎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卽位十二月南陽王模誅顒懷帝永嘉元年七月睿鎮建業二年二月太傅越殺淸河王覃十月劉淵稱帝三年三月越入京師殺繆播王延等四年十月漢寇洛陽五年三月越卒於項四月漢石勒殺王衍等五月漢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七月劉曜殺模愍帝建興元年二月劉聰弑懷帝四月太子業卽位於長安四年十一月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年建武元年十二月劉聰弑愍帝太興元年三月睿卽帝位夫惠帝之世戰以家人懷愍之際戰以夷虜禍僅一婦人始而宗祚隨之卽論八王者謂穎顒允乂賢於倫虔冏賢於穎顒允乂賢於冏越賢於乂亦彼善於此之言要其紛紛皆晉罪人也賈氏不弑太后趙王之兵不興趙王不弑惠帝齊成都河間之師不出冏以驕敗穎以逆斃罪皆自取乂死於顒穎顒死於南陽越死於石勒之入寇其遇或有足悲者然骨肉用兵賢愚同盡內難日深外寇必起張方之大掠卽劉聰劉曜之先聲也闕門而揖之又盡戕宗室以資之鬩爭之始國有諸王而無帝久之則諸王與帝皆無矣惠之中毒獄將在越懷愍連弑咎則誰歸太傅無治國之才

瑯琊失討賊之義。下觀梁武侯景圍臺而不救。湘東戮門內而無遺。亂臣賊子。併於一室。其禍同也。晉武爲人臣。則取國不正。爲人父。則擇婦不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未若是酷。不探亂本。而徒咎清談。豈清談之禍。果甚於桀紂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終

南匈奴冒姓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乂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
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休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特至尸逐
侯單于

六年　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
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
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
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
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
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

鄧艾請分
劉豹部爲
二國加去
卑子顯號

劉淵恥隨
陸無武絳
灌無文

孔恂楊珧
言劉淵不
可任
劉淵與王
彌友善
淵以王渾
父子李熹
譽淵爲患

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幷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畧善騎射靑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幷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

齊王攸請除劉淵王渾止之
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往歸劉淵
劉宣謀推淵爲大單于
淵謀叛穎假稱擊王浚東嬴公逃歸
劉淵建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
崔游不就劉淵御史大夫之命

子平何德度之不宏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

劉聰劉曜皆善屬文

劉淵稱帝

淵立單徵女爲后

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荅。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漢主淵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

淵卒太子和卽位

呼延攸劉乘與西昌王銳說和圖三王安昌王盛不可遂殺之銳攻聰攸攻裕乘攻隆

田密劉璿挾北海王乂歸劉聰攸乘殺四王

劉聰弒和斬銳攸乘聰佯讓位於乂乂辭

爲大司馬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顗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勢、使三王總疆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

節止

劉聰刺殺嫡兄恭

單后爲聰所烝以子乂言慚死

呼延氏勸聰圖乂單沖請乂避位乂不從

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幷州刺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太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詎幾、主上甯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儁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

崔瑋許遐說乂圖粲荀裕告其謀聰收殺之

使卜抽禁乂

王沈郭猗等用事聰以政事委粲

靳准諂事沈等

郭猗說粲圖乂并誣

刻愎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大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

王皮劉惇詭乂反狀

靳準說粲緩東宮之禁以圖乂

漢以宦官王沈等言殺陳休等七人卜幹等泣諫不聽反封沈

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顧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聽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

戮五人爲侯河間王易憂死陳元達自殺

粲使王平誘乂衷甲誣其謀反聰信之大

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誕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詔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甯

粲誅殺

粲使靳準賊殺乂

聰立王沈養女為左皇后王鑒崔懿之曹恂力諫皆殺之

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坑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仍總攝朝政如故、大赦。

太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

張溥曰、劉淵僭卽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坂。爲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弑之。南寇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雍兗司冀豫悉爲漢。未幾聰死。靳準弑粲。石勒殺曜。誅鋤劉氏子孫殆盡。匈奴亡。漢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恫乎其傷矣。劉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王渾稱其容儀機鑒。若由余日磾。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保明。太康末。拜北部都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爲大。然使司馬氏骨肉無殘。支榦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幽冀名儒。効其驅策。未始不可躡隋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詣許劭問臧否。劭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逞逆無人臣禮。爲能臣不能。卽逸爲奸雄。時適騁志。往而不返。淵才卽奇。僅操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楊駿賈后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鎭鄴。表淵甯朔將軍監五部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沈精積思。少慕蕭何鄧禹。未聞懷貳。忽蔑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興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瀛公騰王浚兵起。淵說穎願歸合五部。摧二鎭。乃縱釋之。淵爲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宣復諫止。淵始侈然以大舜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爲之者淵。成之者宣。淵能亂以才。宣勸亂以謀。觀野祭而感辛有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

誠無人哉。劉和殺四王。身旋遇弑。聰立乂爲太弟。粲賊殺之。單后被烝。呼延攜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終

慕容涉歸卒弟删篡立其子廆亡匿
慕容删爲下所殺部衆迎立廆入寇遼西大敗
廆擊扶餘扶慮自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删篡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删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

廆破素怒延

廆使慕輿句掌府庫慕輿河典獄訟而二者皆治

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龐本襲殺李臻封釋收斬之

素喜連木丸津託爲李臻報讎連年爲寇慕容翰勸父廆討平之遼東復

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强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耻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卽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對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幷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

中國士民去浚歸廆

裴嶷不就段氏就慕容氏

游邃勸兄暢毋赴王

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拉拉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悛爲參軍。王濬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鄕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愼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羨、宋奭、皆常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

浚暢不從遂與浚俱覆

皇甫岌辭王段通使瑯琊廆之微而就廆招張統歸廆

魯昌高詡說廆通使瑯琊廆從之遣王濟詣建康勸進

侯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眞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瑯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崔毖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共攻廆以計離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鎭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幷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旣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

崔毖懼奔如奴子被擒而慕容氏益振

高瞻不肯就廆竟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裴嶷不肯留江東

子燾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廆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鎭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廆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淸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幷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毁雖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陽耽爲軍

燾作東橫使世子同諸生受業廆約陶侃北伐

宋該請表進廆官爵韓恆駮之出爲新昌令

王誕讓左長史于陽騖

皝立儁爲世子

諸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十月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駮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恆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爲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爲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爲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封弈等勸慕容皝稱王

皝遣劉翔鞠運來獻捷

劉翔爲皝求燕王章璽朝議不決乃說吳宏言於帝會皝上表罪庾氏兄弟庾冰何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弈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騖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羣爲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爲常伯皇甫眞陽協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洪臻之孫晃蘞之子也、冬十月丁卯、皝卽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亾。吾之至心。非苟欲

皝乃奏從翊請

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翊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翊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翊曰婆婦猶知恤宗廟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翊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翊乃說中常侍彧宏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宏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遺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耻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

翊責何充等宴安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

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懇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張溥曰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爲命世器還以簪幘父涉歸死刪篡立將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刪迎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爲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與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歲寇不絕及賈沈斬孫丁廆郎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兢乎乃遣使來降其明義知幾隗囂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冬寇遼西己酉夏降以爲鮮卑都督元康甲寅秋徙居大棘城永嘉丁卯冬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太興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使獻捷庚辰三月以爲平州刺史辛巳九月封遼東公癸巳五月卒凡嗣立五十一年稱單于二十七年稱公十三年儁僭號追尊高祖武宣皇帝身延洪祚長于諸胡所謂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其風漸近華夏矣夫廆之強大始于破素怒延成于斬素喜逆木丸津敗悉獨官走崔毖擒如奴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衰遂乞得歸而石勒

隱。方取徒河。旋幷遼東。戰畧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平。連津寇鈔。慕容翰請廆興復遼東。幷吞二部。尊天子以成大業。元帝初立。魯昌高詡說廆遣使詣建康勸進。此二策者。乘中國之無主。建義聲于絕壞。管仲相齊。先軫贊晉。謀無以加。廆納而行之。上翼帝室。下懾諸侯。郎使楚國無問胙田已錫。利孰大焉。論者猶謂其按兵于二帝平陽之酷。率禮于五鐸金陵之祚。相時而動。勤王不誠。亦責意太過。非予人以善也。廆欲求王爵。先上牋陶侃。望其爲葉公包胥。志或有他。辭則直矣。惟其所用皆名賢。是以執言多仁義。廆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據揚越。侵徐豫。令魏朝旰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終

賨人李氏歸曹操
李特等皆有材武
特兄弟護救饑民得衆心
李苾受流民賂表許寄食巴蜀
特嘆劉禪庸才
趙廞以李特兄弟爲爪牙
耿滕請使流民還本土廞惡之
陳恂請滕防廞不從遂被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弱。主不能制客。必爲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

恂詣滕喪
趙模請陳總速討廞不從敗死
模先代總死

李庠帥李含等歸廞

杜淑張粲說廞殺李庠
李特李流怨廞引兵歸緜竹
許弇杜淑張粲互相殺死趙廞遂衰

李特逐殺

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甯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特流怨廞引兵歸緜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廞遣長史犍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

李特遂入成都
羅尙表廞必敗亡
王敦辛冉說尙斬特等不從
詔遣馮該張昌召還入蜀流民特賂尙該求緩
杜弢請尙寬流民之限不從
流民歸李特

廣都、爲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尙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尙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尙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幷獻珍玩、尙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尙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尙曰、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尙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尙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尙、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尙及馮該、尙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爲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尙擧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尙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

閻式請尚寬流民不從乃辭還

辛冉李苾遣曾元等襲特營特擊敗之

冉奔德陽特入據廣漢

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爲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

特以輔等爲將帥閻式等爲僚佐

尙頻敗於特

李蕩敗走衙博其衆盡降

特攻殺張微

尙敗於李流李驤

許雄數攻特不勝

李毅破李猛斬毛詵

特入據少城尙遣使求和

官因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鎭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汚陽，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尙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

李流李雄請特備不虞不從

任叡言於尚請爲詐降以誘特召諸塢襲殺特及李輔李遠

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

李蕩母羅氏力禦苻成隗伯李流等大破常深藥紳何沖等

李蕩中矛死

李含勸流降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出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爲軍師、遣席薳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

李雄李離襲破孫阜荊州軍退流以軍事任雄

涪陵千家依范長生徐轝怨尙不從其言出降於流說長生資給之流軍復振

李流卒衆推李雄

李雄從隗伯李驤殺龔恢

羅尙東走張羅出降雄入成都

劉宏給尙米三萬斛

雄欲迎長生爲君不

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甯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尙求爲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尙不許轝怨出降於流流以轝爲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尙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尙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尙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爲斷尙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尙尙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尙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尙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尙遣別駕李興詣鎭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尙宏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尙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

可乃自立雄凡事必咨李國李離尚獲李驤妻子雄拜范長生爲丞相

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十二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溥曰、成李之興。由流民始。然李庠死于趙廞。李特李輔李遠。死于羅尚任叡。李蕩死于追奔。家族殘覆多矣。其能困而復奮。離而復合者。蓋飢寒之民難靖。庸蠢之臣不戢。上日見怨。而下因爲德。是以用武弗疑。樂于仇國也。趙廞本賈后姻親。乘晉衰亂。陰圖據蜀。結李特兄弟爲爪牙。攻殺耿滕陳總。勢寖鴟張。然無才必敗。羅尚先言之。廞既斬庠。李特李流怨廞甚。收兵夜襲。走死廣都。尚誠知廞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遠過廞。孰知其愛邪佞。憎忠正。宮擬魯衛。貪如豺狼。蜀人怨之。尤倍廞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王敦辛冉說尚因會斬之。不從。比符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緩。及州郡逼遣。尚不能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民卽至愚。孰能無怨。尚彌督遣。特愈請留。衆怒在尚。益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爲鷂獺。李氏兄弟爲叢淵也。特擊走辛冉。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少城。特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叡勸尚密約諸塢夾擊。特等斬首。是時尚操勝勢。可盡剿諸李。

乃流藉雄收餘衆轉戰。羅氏一婦人。擐甲破敵。尙仍窮守。宗岱孫阜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軍更振。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而常勝。羅尙殺我之謠。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濟乎。李流始謀降尙。李雄力諫。卽與李離襲破孫阜。流死立後。能興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都。竟稱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民日夜鬭之久矣。死者死。帝者帝。力併于闔宗。事成於四載。飄搖風雨。其巢不傾。盜賊而能得民若此者。卽田常之智弗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終

張軌求爲涼州
軌以宋配氾瑗爲謀主
張越張鎭曹祛謀逐軌病逐之請以賈龕爲涼州龕兄止其行
軌欲避位王融孟暢止之遂討鎭
遣令狐亞說鎭歸罪
楊澹訴軌誣袁瑜不行
軌命寔討斬曹祛張越奔鄴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荆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鎭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鎭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鎭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鎭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鎭遣鎭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鎭爲陳利害鎭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鎭祛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軌獨遣使貢獻朝廷
軌貢馬布
馬魴說軌入援長安
張寔宋配等擊走裴苞
張軌薨遺令忠孝寔嗣父位
寔不受皇帝行璽
隗瑾請寔延訪羣下
寔遣王該入援長安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鎭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今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

張肅請援長安寔不許悲憤而卒

寔遣韓璞等討漢不能進而還

璞與張閬擊破諸羌

晉室之亂獨涼州安全

寔遣蔡忠詣建康寔不用江東年號

劉宏閻涉趙卬謀殺寔于外寢史初誅宏等陰元等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太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宏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宏鄉人宏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宏爲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宏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宏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

推立張茂　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茂聽閻曾言罷築靈鈞臺　劉曜來攻馬岌與珍勸張茂親拒之　茂使珍將兵救韓璞曜料茂必求和

尙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爲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太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

茂修靈鈞臺吳紹諫不從

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亾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卒爲之

張茂病甚命子張駿以忠順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駿欲討辛晏劉慶諫止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兇狂安忍其亾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曜稱王騭爲涼州君子

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氾禕等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攻年駿不許

辛晏降駿復收河南地

駿勸李雄去尊號稱藩於晉

駿遣竇濤等會韓璞攻趙

辛巖韓璞敗於劉胤

張閬辛晏降趙駿遂失河南地

駿欲襲劉曜索詢諫止

駿復收河南地

駿不受趙命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三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四年秋八月、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亾、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後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休屠王羌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實不肯稱王

張淳以正言𧩙李雄卒致命於建康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北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州、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遠近稱駿爲賢君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寘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　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于後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駿伐焉耆降之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爲河州以甯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張璩從張悛言固守大城擊傷麻秋兵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戸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隨方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戸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

艾大破趙兵斬杜勳汲魚

謝艾大破王擢麻秋

艾破平虜斯骨眞等

重華謀稱涼王兪歸正言乃止

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鎭，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于沙阜，甯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將軍李逵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兪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弈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

索振諫重華之過

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賞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弈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克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讐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張溥曰張軌漢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隱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噬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求爲涼州史云摯虞觀象記洪災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道厥後北宮純入衛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謠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帝永甯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氾瑗諭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軍聲益振及懷帝遘禍王彌擾亂軌勵晉獨勤綱目予義每爲大書特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純臣更抑難者其子寔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寔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即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君赴義亟奔閻涉等惑劉宏妖術弒寔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寔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鎮曹祛謀逐軌寔還出討

敗降纘跡。涼州立定。劉宏一然燈懸鏡妖人耳。寔左右信事之。謀非大衆。適起誣扇。竟喪國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寔亡子幼。茂代爲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屢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難。幸纘忠貞。危而復全。挈國以授兄子駿。孫策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唯茂是賴。白帢入棺。繫心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亦因趙爲強弱。然勤修庶政。遠近稱賢。大城維垣。豈僅守文哉。至遣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夏。江左世臣。未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艾。連破趙師。上覲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心。知其天佑人助。不徒資險固於長河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終

巴蜀流民推杜弢爲主

弢擒荀眺

胡亢寇掠荆土以杜曾爲竟陵太守

王澄與王機縱飲應詹屢諫不聽

王沖自稱刺史郭舒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春正月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内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内綜心膂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

請澄伐之不從　傳密等叛迎杜弢　王敦遣陶侃周訪甘卓共擊弢　敦殺王澄　溫邵等迎王機爲廣州刺史　杜曾殺胡亢而并其衆　陶侃使朱伺擊走弢　王貢與杜曾反擊敗侃　侃復帥周訪等擊破弢　王眞襲走侃周訪救

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亾。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之、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顗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九月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　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眞襲陶侃於休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督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遣南平

侃擊破弢

杜弢請降諸將猶攻之殺王運復反

周訪擊斬張彥

陶侃諭王貢降杜弢走死

王敦驕橫

杜曾與第五猗分據漢沔

魯恬諫侃勿逼杜曾不從而敗

杜曾圍荀崧崧小女灌帥勇士求救于石

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淸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淸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宏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擒。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宏奔臨賀。　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鎭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

覽周訪乃敗曾。侃言曾凶狡不可信。崧不從。曾果圍襄陽。錢鳳屢毀侃于敦。侃欲詣敦自陳。朱伺皇甫方回諫。不從。鄭攀馬儁等上書留侃。敦不許。遂與杜曾迎第五猗以拒王廙。敦欲殺侃。梅陶陳頒勸釋之。陶侃破杜宏。執劉沈。走王機。獲溫邵。而廣州平。

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宏、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宏爲將、寵任之。

鄭攀等請降

朱伺勸廙勿信杜曾言不從遂被圍

朱伺不從賊病卒

趙誘朱軌黃峻皆敗死于曾

周訪使李恒許朝趙胤大破曾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鎭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馬雋等執曾降訪斬之

太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幷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張溥曰、湘州亂于杜弢。平于陶侃。漢沔亂于杜曾。平于周訪。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亂。避地南平。應詹愛而禮之。後同擊破李驤。有討賊功。會汝班煽亂。詹脫出走。賊衆推弢爲主。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崔敷杜鸞鄭融等。縱暴不止。杜曾則南中郎將杜甤之從祖弟。驍勇絕人。始爲新野王歆鎭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會永嘉國難。胡亢聚衆竟陵。曾亦從亂。旋殺亢而幷其衆。兩人本非盜賊。遭世多故。蟻聚荆衡。肆其蠶食。夫陳敏起家廉吏。謀叛歷陽。趙廞帝室姻親。圖據巴蜀。此皆功臣世戚。乘釁啓僭。況天子之舟。絕包茅之貢。尤而效之。不顧顚蹶。懷恐之際。天下無君。弢曾鳴吠。凶桀習成。強則求鬭。弱則請和。陶侃周訪。數戰始殄。或竄沒山海。或身族粉滅。未淹歲稔。罪暴京觀。斯可爲叛人之警。亦足明丈人師貞之效也。王敦者。王基之子。蜂目豺聲。遽執大柄。任征討陶侃敗于王眞。朱軌趙誘殺于杜曾。嘗上表自貶。旣幸淸蕩。朝廷以功歸敦。春秋重主將。名所當及然侃擊走杜弢。平湘州。功勞高顯。錢鳳行譖。侃詣江陵自陳。敦欲殺之。梅陶陳頒力止乃免。彼幾以嬖人戮元功。安能任將乎。王澄與兄衍有重名。在荆州日。屢爲杜弢所敗。王沖作亂。澄過豫章。敦忌其名聲。誣與弢通。殺之。敦潛蓄異志。從弟稜切諫。敦激怒王如。使舞刀殺稜。大功未立。先殘骨肉。不

有兄弟。何有于君。豈待兵纏象魏。逆節始著哉。荀灌以十三歲女子。帥壯士請救兵。解宛圍。趙胥痛父之死。力敗兩甄。可稱荀崧有女。趙誘有男。王貢始叛附弢。侃責以義。斂容納降。弢衆潰。走死。迷而能復。視王機等以賊終。則賢乎爾。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終

王浚以女妻段務勿塵

進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浚稱詔封拜

劉琨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浚遣胡矩段疾陸眷攻殺劉希

浚遣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敗其諸將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太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部衆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

張賓孔萇請勒先攻末柸

勒衆獲末柸疾陸眷等軍皆退走

勒遣使求和文鴦請疾陸眷勿許不從

勒還末柸段氏歸心浚勢益衰游綸張豺降勒

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邱、劉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鎮廩邱、　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六修將兵會

取勒山東郡縣
烏桓叛浚附勒
王浚謀稱尊號劉亮王摶高柔切諫皆殺之
浚殺霍原
棗嵩朱碩貪橫
浚殺韓咸
張賓請勒卑辭厚禮以誘浚

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　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淸高。屢辟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殿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爲彊、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埶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

勒問王子春言料浚可禽

張賓請勒術和于劉琨而襲浚

勒殺游綸

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等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鎭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求幷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剌。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一月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彼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

勒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
孫緯請將兵拒勒游統禁之
將佐請擊勒浚怒不從
勒執浚命斬于襄國市
勒待裴憲荀綽以客禮
勒斬朱碩棗嵩游統等

洩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拯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還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粗，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

據緯遮擊石勒

劉胤說邵續合附勒

續棄勒歸段匹磾遣虎侵江東

勒圍韓據劉琨欲討之箕澹衛雄諫不從

行幽州刺史，戍薊，留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
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
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
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
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
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邱，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虎拔廩邱，演奔文鴦軍，虎
獲演弟啓以歸。　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
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
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
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
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
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
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
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

段匹磾與劉琨約爲兄弟
琨匹磾遣使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匹磾檄疾陸眷涉復辰末柸等討石勒末柸爲異各引兵還
疾陸眷卒涉復辰立末柸殺之擊敗匹磾
末柸獲劉羣使約琨襲匹磾匹磾得羣書而疑琨叔軍請殺琨從之
辟閭嵩韓據謀襲匹磾事泄被殺

幷土震駭。十二月司空長史李宏以幷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爲篡也。匹磾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幷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匹磾走還薊。　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幷殺其子姪四

琨使盧諶崔悅等奔末柸奉劉羣為主
溫嶠請褒恤劉琨
諶悅為琨訟冤
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
匹磾敗奔邵續
續與匹磾擊破末柸
石虎執續
劉胤請帝救之不從
段文鴦擊破孔萇

入、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埶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

文鴦苦戰力竭被執邵洎等降石虎

後趙殺匹磾文鴦邵續

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獨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鴦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幷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着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爲後趙所殺

張溥曰石勒以上黨胡雛從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敗北奔漢爲劉淵前驅遂至敗太傅越殺王衍執苟晞及豫章王端問晉賊者首誅無赦若夫誘殺王浚狡謀陷薊浚則誠愚未可罪勒也浚母趙氏婦貧賤出入沈家而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後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尋督幽州乘朝廷昏亂結夷狄圖自安以女妻鮮卑務勿塵與素怒延及趙王倫

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懷帝遭亂。思𧇊當塗。高識謀僭號。劉亮王摶高柔霍原等咸遇害。其爲晉大盜。與勒等耳。張賓說勒卑辭事浚。疾師入城。縛之堂皇。斬于襄國市。貪猶知伯。愚同楚懷。駢首就死。直嬰兒然。夫王彌。漢之大將。勒與共事。名親厚。一日召之飲酒。立誅席上。浚勇不若彌。惑甘言而趣阱禍。死不足憐。所以見譏于史也。劉琨踦蹠汾晉。志復中原。敗于石勒。進退失據。段匹磾無葭莩之親。約結之素。覊旅要盟。同獎王室。方謂忠誠所感。華夷赴命。而段氏交攻。末柸巧間。琨竟受拘。不免縊死。士抱信而見疑。臣懷忠而不遂。琨不死於羯賊。而死于同盟。其眞道窮乎。匹磾邵續。患難相依。擊破末柸。旋爲石虎所執。夫琨與匹磾。其情兄弟。其勢脣齒。琨死之時。匹磾志氣已竭。安能獨存。是故劉段之凶終。石勒之得志也。嗟乎。晉室分崩。權移牧宰。幽并之間。與勒抗者。前有王浚。後有劉琨邵續段匹磾段文鴦。乃貪夫圖大害生。溪壑烈士殞首。釁始室家。遂使懷夷吾之志。執子卿之節者。與藏戸伏尸同盡。蓋世衰則事多變。常國亡則入無愚智。至今讀琨贈盧諶詩。猶有痛于西狩獲麟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終

南陽王模不就徵表遣世子保鎮上邽
模使陳安擊走裴苞
趙染降劉聰
北宮純降漢
南陽王模降趙劉粲殺之
陳安歸世子保
張春疾安遣客刺之
焦嵩陳安攻保張寔遣竇濤救之
張詵勸寔擧晉王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廩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爲相國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

張春謀奉保奔涼州張寔遣將拒之張春陽次弒保立瞻爲世子陳安請討瞻等殺之斬楊次以祭保陳安大掠趙殺呼延寔

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

呼延瑜斬陳集
隴上氐羌皆附安
安殺魯憑

劉貢石武擊破安

陳安與平先力戰而走
呼延青人殺安
隴上人思安爲作壯士歌

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魯長史魯憑爲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太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乘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榜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

張溥曰南陽王模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既鎭長安苑亂不制鑄銅人鍾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徵爲司空遣傅祇往代宥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比趙染背叛劉粲來攻遂從韋輔計出降染箕踞攘袂數其罪送粲殺之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當其擁衆不朝專鎭雄藩誠以社稷多故居內則危居外則安及叛夫一呼胡兵雲合不圖背城泥首先縛託命非猶冀倖苟全卒之身死妻辱關西淪喪爲彼蚕計冀若當日就召可免誅滅然太傅越在懷帝左右負罪憂死王衍遇害洛陽繼陷劉曜殺太子詮納羊后遷帝平陽皆在永嘉之五年遭世大亂欲問所適內外之際固無一可哉世子保初鎭上邽長安既沒陳安帥衆歸之後賈疋裴苞繼死保遂全有秦州地隴右氐羌無不服從愍帝建興初詔拜右丞相與元帝分督陝東西諸軍事是時國家之痛君父之讐集於一人修政禮賢飲血待旦猶慮弗及乃知陳安賢而不能用知張春楊次佞而不能去江東正位圖大稱王旋被幽弑志則欲抗瑯邪身已死於春次世稱南陽王有文藝好述作徒虛語耳保體重喜睡瘙疾無子春立宗室司馬瞻爲後陳安奮義討賊請兵於趙殺瞻逐春斬次柩前葬保以天子禮竄形異鄉致忠故主此固李陵所不如王綝所慨慕也乎先擐戰力竭始匿澗曲斷首隴上哀歌安身雖死其義猶生儒者尙譏其叛趙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劉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詔輔政曜勒固辭

聰卒粲卽位

粲多行無禮於靳太后等

靳準勒粲殺景驥逞顗勱

靳準與明康謀作亂王延不從遂死義

準弑粲諡殺劉氏男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石勒滅前趙

晉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卽位、尊皇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宏道皇后、武氏號宏德皇后、王氏號宏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鎭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游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刼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

準殺胡嵩

靳康攻滅北宮純等

曜卽帝位

喬泰王騰靳康等殺準推靳明爲主

靳明屢敗于石虎石勒遂奔漢

曜盡殺靳氏男女

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爲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曜卽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鎭北將軍劉策屯汾陰、與勒共討準、　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徒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　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永光宣

劉曜改國號爲趙

勒即趙王位

續咸用法詳平

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爲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遊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

二趙構隙相攻

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甯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宏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爲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恐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鎭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

曜兵潰歸長安

司豫徐兗地皆入後趙

劉曜破石虎斬石瞻尹矩張進皆降襄國大震

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惟徐光勸行

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

勒料曜坐守洛陽必成擒

曜醉戰爲石堪所執

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埶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自出閶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

劉熙劉胤欲奔上邽胡勳正諫殺之

石虎執劉熙劉胤殺之

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宏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衞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令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羣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宏爲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張溥曰劉聰淵第四子淵死弑兄和烝單太后淫放無度四后並立其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王沈宣懷刑餘養女咸貴匹嫡至災異競出火焚親子妻產蛇獸尚不覺悟反盛戮諫臣誅太弟乂等惡浮冒頓竟獲考死論者撫膺蒼天與高洋同嘆子粲繼立斬樊武王四太后悉加尊號晨夜烝淫靳準又說粲誅劉景諸宗臣旋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墓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始知天姑緩聰死以遺後禍在位九年而終非幸也劉曜爲淵族子年八歲從獵西山卽見神異雄武善文嘗輕侮吳鄧自比樂毅蕭曹弱冠隱迹管涔山淵僭號頻歷顯職靳準簒弑舉義入討喬泰等殺準出降於是盡誅靳氏改國號曰趙世稱爲劉中興及石勒來戰曜飲酒數斗馬陷石渠爲石堪所執未幾遇殺昔曜少時劉聰目爲世祖魏武崔岳許以英雄四海以今觀之特一醉人曾何足異夫懷愍之弑事皆出聰曜無道視聰少間疑報施當殊然陷洛陽而執懷陷長安而執愍者曜也曜執之聰弑之君子以爲一賊均乎弑矣卽曜淫不及聰而羊后能生三子

其亂人倫。辱中國。甚於聰之烝婢多后。手酌戎杯。族遭坑滅。天實厭胡。不逾十載。自古豈有長治者哉。靳準從妹爲父孺子。淫於侍人。父怒。賜死。準卽說粲殺父。其二女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聰后也。月光穢行。爲陳元達奏廢。慚恚自殺。月華復與粲亂。靳氏以色潰劉。準又身行屠弑。女戎男戎。害並無極。上揣天心。若謂戲水胡塵。闕洛戎馬。非此其種不盡。彼庾珉王儁以懷死。吉朗麴允辛賓以愍死。哭天子之行觴。慟乘輿之執蓋。遐觀夷禍。莫救晉亡。亦九原所大痛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楊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
楊難敵怨張光
難敵受楊虎降擊殺張孟萇張援
張光憤卒少子邁又與氐戰沒胡子序棄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氐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

楊茂搜卒難敵立

難敵稱藩於劉曜

難敵與弟堅頭奔漢中曜遣田崧鎮仇池

難敵降成李稚受其賂遣還稚悔而請討之稚與李琀皆敗歿

趙田崧不降難敵而死

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黃鉞都督益甯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甯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太甯元年　秋八月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即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琀稚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甯爲趙鬼。不爲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難敵殺之、

難敵卒子毅立楊初襲殺之

楊宋奴使梁式王刺殺初初子國誅之而自立

楊俊殺國自立子安奔秦

俊卒子世立

世卒子纂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六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冠軍將軍左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鎭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宏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

楊纂降秦

楊廣戰敗於楊安

秦取梁益二州

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鎭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肜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肜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肜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鎭仇池

張溥曰氐者西戎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以來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南漢川西武帝遣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昭帝之世再叛復定後漢初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後亦時寇盜郡縣不爲大患獻帝建安中有楊滕者爲部落大帥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逮千萬爲百頃氐王飛龍假平西將軍種更強盛飛

龍無子。甥令狐茂搜繼之。避齊萬年亂。復自略陽歸保仇池。氐楊興於漢末。盛於晉初。不三四傳。授國外甥。雖冒姓繼祚。其本宗絕矣。茂搜子難敵。縱寇梁州。張光憤卒。胡子序出走。始與晉貳。既而臣劉曜。歸李雄。叛服不恆。彼附趙則寇趙。附成則寇成。李玲李稚深入而沒。田崧抗義而死。狡啓無信。大國受辱。氐誠狗也。安可以義訓乎。難敵既卒。內難紛作。楊初殺毅。宋奴殺初。初子國殺宋奴。國從父俊復殺國。家庭戰爭。相尋以刃。晉獻九子。齊桓五男。流離喪禍。未嘗若是。其在胡人。猶曩態也。獨恨晉室衰微。不能問罪疆外。討其亂逆。以天子之尊。失方伯之職。讀西伯專征諸詩。竊有愧焉。楊俊立國。傳及孫纂。秦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克之。徙其城於關中。空百頃之地。晉無以懷柔楊氏。則楊氏折而入秦。乃知王室多故。亦非戎狄之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一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淸平方用之奈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

陳川殺李頭
川降石勒
逖兵敗於石虎
逖使馮鐵擊走桃豹
後趙鎭戍來歸者多
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受逖節度
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爲取河北計

郎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太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鎭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鎭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鎭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

石勒斬童建周密以求和於逖

逖不平戴淵又知王敦將亂感發病卒

王敦使祖約領逖衆李產棄約歸鄉里

後趙屢圍河南祖約退屯壽春

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張溥曰、劉琨之死於段匹磾也。在於晉元帝太興元年之五月。祖逖之亡也。則太興四年之九月。兩人志存晉室。相距三有餘年。皆哀不弔。琨年四十有八。逖年五十有六。歲路強盛。退入三泉。命不酬志。幾於武侯之渭南矣。綱目貴備賢者。書琨鮮于辭。遣劉希合衆。則書王浚殺之。劉曜攻晉陽、則書

奔常山。石勒攻樂平。則書救之大敗。樂平遂陷。長史以并州叛。則書奔薊。與匹磾討石勒。則書未行而罷。獨於遇害。則具官書太尉廣武侯。琨自書并州刺史。綱目凡十一書。予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幽圄異類。猶訾其少無奇操。友賈謐入趙王倫幕。人近佻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祖逖與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起舞。臥薪之悲。聞風知奮。論者謂彼柔懷貪亂。亦何以服義士之心哉。元帝無志北伐。逖請發威命將。自爲統主。帝終不許。逖獨渡江。人君忍棄園陵。孤臣奮清中夏。請兵不得。刺血獨嘗。千載而下。李綱宗澤。所以叫號於宋高也。逖殺張平。降樊雅。走陳川。破桃豹。和解趙固等。尅己務施。招徠塢主。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方當推鋒越河。掃平冀朔。朝廷忽遣戴淵來統。奪其權重。逖自此知帝絕望河北矣。石勒方強。王敦將亂。逖憂憤發病。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尋築武牢城。未成而卒。生聞慈父之歌。沒立譙梁之祠。師未捷而身死。功將立而人亡。彼全宗之智如田單。而遇窮於樂毅。安境之惠如羊祜。而命厄于姜維。澄清有期。妖星已見。雍邱之變。天眞不祐國哉。逖亡三月。敦反武昌。忠臣死。賊臣興。所疾爭者僅一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元帝以周訪代王廙爲荆州刺史
周訪有圖王敦之志
敦終訪世不敢爲逆
王敦殺向碩
元帝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疏外王導孔愉黜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太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嘗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鎭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鎭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

沈充錢鳳贊成敦異志
帝親信譙王承以爲湘州刺史鄧騫知其有禍
承撫湘土有能名
使劉隗鎮淮陰以備王敦

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搆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

帝疏忌導周嵩力錄得全
郭璞知敦必爲亂
羊曼謝鯤終日酣醉
敦舉兵於武昌沈充應之
帝詔討敦
王含逃歸敦
甘卓遣孫雙諫止敦

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羇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與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狠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

承檄虞悝虞望尹奉王循劉翼易雄同討敦鄭澹不從斬之

騫梁道融以義說甘卓討敦

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

卓與柳純夏侯承譚該討敦陶侃遣高寶帥兵東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譙王承嬰城固守虞望戰死

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綏荊湘之衆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竄曰今既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宣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

丞請卓亟來救不從

劉隗刁協請帝盡誅王氏不許

周顗申救王導甚至導不知而恨之

王廙更爲敦用

敦使杜宏攻石頭周札開門納之

軍虞沖與譙皆至長沙、遺譙王丞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丞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宏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

刁協等兵敗太子紹欲自決戰溫嶠諫止

協逃至江乘被殺隗奔後趙

敦欲廢立導不從敦欲以不孝誣廢太子賴溫嶠言乃止

郝嘏勸顗避敦不從

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畧、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

呂猗說敦殺周顗戴淵王導不救

王彬哭周顗

彬責敦不執導懼勸其起謝不從

導悔殺顗

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幷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

甘卓軍猶豫不前

秦康樂道融說卓分兵斷彭澤不聽道融憤卒

敦將還武昌謝鯤說其朝天子不從

周級使該申款於丞

周崎死義

劉翼戰死

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鎭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丞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丞魏乂等攻湘州急丞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丞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丞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

魏乂拔長沙殺虞悝執丞及易雄送武昌
乂殺桓雄王廙殺丞韓階武延守義
敦釋易雄復殺之
鄧騫詣乂
敦使周慮殺卓及其諸子以周撫代鎮沔中
沈充錢鳳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凶黠
王廙死
王諒誘殺修湛梁碩舉兵圍之
荀組薨

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毁服爲僮從丞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得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爲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乙丑

元帝憂憤
疾崩王導
受遺詔輔
明帝

敦謀篡位
王彬苦諫

敦不殺郗
鑒
鑒與帝謀
討敦
王允之以
臥吐避禍
王舒王導
啟帝備敦
鳳
鳳勸敦早
除周氏
敦養王含
子應爲嗣
敦誣殺周
嵩周莚等
周札戰死

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甯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鎭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楊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鎭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尙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

鳳充定謀俟敦死作亂

溫嶠以計得丹陽尹

嶠僞醉擊鳳

嶠與庾亮共謀討敦應詹勸帝討敦

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衞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衞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衞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

導帥子弟
爲敦發哀

敦殺郭璞

王含等帥
兵向京師
以誅嶠等
爲名

嶠燒朱雀
橋以挫賊
鋒

盟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因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并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戸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橋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

導以義動含不荅

郗鑒請帝持久破賊

帝遣段秀曹渾等擊斬何康

敦聞含敗欲起尋卒王應不發喪與諸葛瑤等淫樂

帝使沈楨說降沈充不從

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寗、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寗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可。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

虞潭顧衆起兵討充周札殺劉芳祖約逐任台沈充不用顧颺計

劉遐蘇峻破充

周光責撫作賊

庾亮督蘇峻等追充嶠督劉遐等追含鳳

王含舍彬奔舒父子皆沈於江

周光斬錢鳳吳儒殺沈充

塞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温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州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

錢舉匿沈勁
斬王敦屍
周撫鄧岳免死
張茂妻陸氏討充以報夫仇
溫嶠請原陸玩等
[illegible]江州

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橋、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爲宏、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廻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贈譙王丞等

王導欲贈周札官郗鑒固爭不聽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張溥曰。王導者。王裁之子。光祿大夫覽孫。王敦則導從父兄也。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奇之。稱爲將相器。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比晉亂。元帝初鎮江東。兩人同心翼戴。成就威名。至今傳上巳觀禊。導敦騎從。江南人望。幸拜道左。中興造功。於此爲始。然導器識清遠。桓彝許以管仲。王敦蜂目。潘滔知其噬人。凡人本量素定。識者先覺。苟爲亂夫。中情必見。尉繚避秦政。王衍惡石勒。有以也。敦輔帝任征討。不聞有大功。即斬華軼。平杜弢。咸資力於甘卓陶侃。遽總江荊六州諸軍事。稍失意。即罪狀君側。兵指京師。權重者易亂。寵深者易怨。物情實然。導執機政。亂生同本。不能發奸未形。止鄂方焰。仲父之謂何。直以社稷爲三窟也。敦據石頭。加守尚書令。無一策破賊。反贊殺周顗戴淵。是時與周札迎降。呂猗姦諂。幾無以異。及明帝新立。賊敦病篤。始率子弟發哀。遺書王含。名爲正討。此不過畏天子方剛之年。乘元凶將盡之氣。冀免門誅。豈心王室哉。且元帝恭儉容言。爲敦所

逼。憂憤疾崩。敦雖未手弒帝。其逆直弒也。明帝決謀討賊。溫嶠庾亮並握勝策。導因勢鼓衆。敦叛不聞同罪。敦死則居首功。晉趙穿弒靈公。春秋專罪趙盾。爲導者其何處焉。王彬爲敦弟。哀哭周顗。責兄不軌。大甯初。敦復謀逆。正色苦諫。視導依違順逆。觀望成敗。賢不肖相去遠矣。劉隗刁協抑損王氏。竄爲逃虜。甘卓稽留不進。殺於周慮。人臣赴義不勇。禍與無義同耳。顧颺說沈充斬錢鳳歸朝。不聽。既而周光殺鳳。吳儒殺充。計皆出此。心平亂者。禍福之說。亦無以奪之。天下之賊。天下之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終

庾亮失人心

蘇峻招納亡命

阮孚料庾亮必啓亂

亮使趙胤殺南頓王宗卞闡奔峻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爲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爲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亮欲徵峻王導卞壼溫嶠力爭不從

峻求補荒郡復不許任讓匡術勸其速反溫嶠欲帥衆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不聽祖約從峻爲亂智衍並勸成之桓宣正言不從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螫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上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

許柳從峻其姊固諫不從

孔坦陶回請先拒峻不從

桓彝起兵赴朝廷

郗鑒欲赴難詔不許

司馬流敗死

陶回請伏

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絶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爲尚書令領右衞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衞將軍趙胤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衞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

兵小丹陽以邀峻亮不從
劉超獨還妻孥居宮內
卞壼與子盱眕皆死義
羊曼周導陶瞻戰死
亮等奔尋陽
峻兵入臺城王導令褚翜抱帝登殿

從峻、杲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手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宮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鍾雅不肯逃

溫嶠分兵給亮

范汪請嶠亮速討峻

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丹陽尹、馬雄爲左衞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兄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荅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爲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

侃欲追兵還溫嶠王愆期力請乃行

鑒遣夏侯長等說嶠立營壘屯要害以破賊

庾亮引咎自責陶侃與之同趣建康

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

峻逼遷帝於石頭

劉超啓帝授孝經論語

孔坦奔侃

王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起義兵

王舒使庾冰將兵渡江虞潭蔡謨顧衆等皆舉兵應之

潭母孫氏教子以義

毛寶襲獲桓撫米祖約饑乏

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

峻懼嶠得衆

俞縱力戰死桓彝爲韓晃所殺

孔坦請侃遣郗鑒郭默還京口築三壘以分峻兵勢

毛寶中箭力戰破走祖渙桓撫

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東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

祖約敗於趙潰奔歷陽路永等勸峻盡誅導等不許導使袁耽誘路永歸順

侃屢戰峻不勝欲還溫嶠毛寶力言乃止

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甯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經多捷人情洶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

李陽說侃

分粟餉嶠軍

毛寶燒峻積聚

曹納請還廣陵郗鑒欲斬之乃止

殷羡請侃先急攻石頭

峻乘匡孝兵勝出戰為侃將彭世李千等所斬

任讓等立峻弟逸為主

陸玩說匡術附西軍

劉超鍾雅等謀奉帝赴西軍逸使任讓殺之

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羡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羡副之兒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宏徽攻庱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修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

逸欲殺華恒謁救衛乃免
匡約奔趙
率騰出降
滕含破蘇逸溫嶠斬蘇碩
西軍斬蘇逸
曹據抱帝奔嶠船
殺西陽王羕等
任讓伏誅侃救不免
侃譏王導
鑒遣李閎追斬張健韓晃馬雄
朝議遷都導言不可乃止
褚翜安京邑
加卞壼等

幷殺恒謁盡心救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幷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幷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衞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宏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凋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甯州諸軍事郗鑒爲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

賜謚

導欲賞路永匡術賈甯官爵嶠言不可乃止

嶠固辭還藩

庾亮謝罪

卞敦擁兵不赴侃請議罪導轉加寬敦愧卒

謚。路永匡術賈甯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鎭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鎭自効。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鎭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鎭。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廷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赴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張溥曰。蘇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屯聚。峻糾合數千家。

勣壘最强。衆推爲主。射獵海濱靑山中。後歸順。助討周堅有功。王敦弒逆。率衆赴京。追破沈充石聰。寇阜陵。遣將韓晃擊走之。其家世微于王氏。勳勞多於逆敦。朝廷既委寄江外。精銳莫制。以道漸消可也。庾亮愎違朝議。徵爲大司農。峻乞補靑州界一荒郡。復不許。遂從任讓匡術計。結祖約作亂。襲陷姑孰。卞壼出討戰死。峻兵犯闕。葢元帝永昌元年。敦據石頭。成帝咸和三年。峻入臺城。近距七年。建康再難。王國流離。禍生强畔。然敦三月入據。四月卽還武昌。內殺戴淵周顗。外殺譙王承甘卓。已智盡能索。瀕死而大軍臨之。王含王應非温嶠等敵。徒奔車敗。勢猶振槁。蘇峻强賊善戰。既陷宮城。盤桓不去。温嶠陶侃郗鑒王舒等雖連麾雲進。攻堅頓銳。曠引日月。非祖約潰奔歷陽。蘇峻醉突被斬。師必不克。是以峻正月犯闕。九月方死。由彼據京城而處上流也。蘇逸代領峻衆。憤殺劉超鍾雅。欲以崩離餘燼。逆抗王師。抑度其勢窮。猶敦死而應立爾。滕含兵至。獲逸斬之。孽遝五月。西軍力殄。較之討敦。勞逸有間。賊在國中。爲四方憂。有不更急哉。元帝之崩以憂敦。庾太后之崩以憂峻。二賊均乎弒矣。然中興賢主。顚踣末路。七歲幼君。歔泣殿省。司其責者。非王導庾亮而誰。陶侃握重兵居荆州。温嶠邀赴國難。疑而未許。既攻峻不利。復欲引還。嶠與毛寶矢義痛諫。方立大功。否則幾爲甘卓矣。嶠用委蛇蹩敦。忠直悟侃。資友生之情。趨國家之急。微彰剛柔。無不宜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終

段遼殺牙自立

慕容廆卒子皝督攝部內皝用法嚴峻皇甫眞切諫不聽

慕容翰與子奔段氏

慕容仁慕容昭舉兵攻皝皝賜昭死以討仁大敗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甯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眞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十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

仁盡有遼東地

段遼遣弟蘭與慕容翰攻柳城石琮慕輿埿拒守不克

慕容汗大敗蘭欲窮追翰力止之

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甯遼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眞之言以眞爲平州別駕

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

皝欲盡坑遼東民高詡諫止

詡勸皝乘海冰襲仁仁被擒賜死

皝斬丁衡游毅孫機等

段遼遣李詠襲皝張萌擊擒之

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仁衆沮動、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 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爲仁所詿誤者、皝皆赦之、封高詡爲汝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爲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司馬封奕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宜於

燕遣封奕擊破宇文逸豆歸與段遼

蘭勃擊取乙連粟

慕容遵擊破屈雲

遼數攻皝陽裕諫不從

燕稱藩於趙乞師討遼

石虎募驍勇擊遼

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奕縱擊大破之

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

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

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

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

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

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爲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

質。遣還。密期以明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

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

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

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

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

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

石虎支雄長驅入薊段遼單騎走險慕容翰北奔宇文氏

虎欲伐皝抽擭燾叛之

孫興殺鮮于屈孫泳殺王淸等以拒趙

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叙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卽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城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遼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邱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甯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大姓王淸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

趙兵逼棘城皝欲出亡慕輿根力諫乃止

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强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首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効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于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于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

皝率軍迎遼遼與謀覆燕軍慕容恪大敗麻秋

皝盡得段遼之衆

遼謀反燕被殺

慕容霸勇冠三軍

皝遣王車招翰歸

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

五年夏四月、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 燕王皝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六年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它國、嘗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去吾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翰請皝先伐高句麗

皝使翰擊敗莫淺渾

皝伐逸豆歸

翰霸擊斬涉夜干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微亡

八年冬十月。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彊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加之性識
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
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覦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
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
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彊。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
圖也。皝曰。善。將兵擊高句麗。毀其城而還。
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爲
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二年春正月。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
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
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
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
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
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
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

高詡劉佩中流矢卒詡言皝不必親天文書

皝賜翰死

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

張溥曰慕容皝之與段遼及宇文逸豆歸非仇讐也慕容廆初立時崔毖陰結高句驪宇文段國謀滅之廆犒宇文牛酒攜三國心遂破其衆後段氏通和廆乃息兵輯睦皝繼廆立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逐死皝率騎往討懼而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還兩國釁平師可無出乃連歲構兵盡至勦絕者開禍自慕容翰也翰為皝庶長子權略工射膂力過人永嘉初說廆興復遼東幷素連木津二部始定霸業折衝功高威震遼瀰皝心懷忌翰慮內禍出奔段遼潛身早智事非得已然國君雖嚴猜殺未彰親臣號泣不聞三諫遽棄宗廟適彼土惜未明於微子之義也遼既納翰即與兵圖皝攻戰不休皝急借兵於趙石虎大舉支雄長驅段蘭既敗遼單騎走險窮追歸皝殺於燕人好戰

必亡。遼身蹈之。抑招叛致亂悲段氏者。能無咎翰爲巫臣乎。遼舍令支宮。奔密雲山。執翰手涕泣。愧歎失所。翰遂北奔宇文氏。逸豆歸忌其才名。佯狂自晦。皝遣王車遺以弓矢。逃歸故國。豫讓感智伯之國士。怨范中行之衆人。英雄託足。豈昧擇主哉。翰說皝擊高句麗。毀其城。進伐宇文。涉夜干逆戰被斬。逸豆歸走死漠北。其國散亡。翰誠負雄豪之才。棲遲逃虜。乘時發憤。不忘鳴劍。獨身一至。而亡人二國。不祥甚矣。皝用法嚴峻。激翰出逃。有弟仁昭。不能柔和。而使之爲寇。昭雖賜死。仁據遼東。幸資海氷。襲破平郭。仁立擒誅。然骨肉生戎。宗族塗炭。即得一勝。可弔不可賀也。柳城之敗。段蘭乘勢深入。翰恐滅本國。詭說不進。跡羈異域。心實在燕。後歸命立功。克酬初願。皝不釋憾。趣其仰藥。兄弟不容。山海負恨。彼龍顏版齒者。其人眞少恩哉。石虎爲燕討遼。皝即背之。稱師來征。名正力强。皝欲奔避。慕輿根劉佩封奕等奮武不回。反覆趙軍。是固燕臣之善謀。亦適當趙虎之暮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晉懷帝永嘉五年初石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成帝咸和五年春二月後趙王勒立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後趙皇太子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心然之而不能從

七年夏四月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王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

程遐請勒誅虎

勒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嚴震權過主相勒寢疾虎矯詔召石宏石堪還國

加以殘賊安忍。久爲將帥。威振外內。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陛下在。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爲家禍也。它日光承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爲不亡乎。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復當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自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於是嚴震之權。過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八年夏六月。趙王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鎭。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卽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

勒卒虎刼宏殺程遐徐光

虎殺石聰等

劉太后與堪謀圖虎皆被殺

蝗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于蝗所、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中山王虎刼太子宏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召邃使將兵入宿衛、文武皆奔散、宏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宏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宏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爲虎所誅、 秋八月趙主宏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據廩邱、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爲之、 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

石生石朗舉兵討虎虎破殺石朗
生遣郭權破殺石挺劉隗虎奔澠池
鮮卑潛與虎通反擊生生出奔麾下斬之降虎
上邽豪族殺郭權降虎
虎幽秦王宏

泄、虎廢而殺之。尊宏母程氏爲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爲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 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爲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還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宏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九年春三月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 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爲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 冬十月趙主宏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邪、宏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宏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也、 十一月虎遣郭英持

虎弑王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姚弋仲責虎篡奪

虎奉佛圖澄

虎百役並興

節入宮廢宏爲海陽王宏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爲侍中郞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咸康元年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大赦　奉天竺僧佛圖澄

二年冬十一月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車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

庭燎油灌死上尊號者二十餘人虎腰斬成公段

虎愛太子邃邃疾宣韜

虎殺邃及張妃并男女二十六人

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捕魚以佐食、復爲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三年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降爲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　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

虎立子宣爲太子

虎使宣與韜專決賞刑申鍾諫不聽

中扁用事

孫珍譖殺崔約父子

李宏謀反虎誅之

韋謏諫虎微行宣惡韜有寵

五年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

六年春三月趙王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預政庶人邃以預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以慧悟辨給有寵於虎宣亦暱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以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八年冬十二月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邱人李宏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

宣怒王朗使趙攬以熒惑奏誅之虎不聽而殺王波

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爲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帝建元二年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虎作橋於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鎭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

嚴生請殺朱軌蒲洪諫不聽

吳進請虎苦役晉人虎使張䕫發苑牆中鍾石璞趙攬等諫不聽

虎命張曷柱調蒼麟白鹿以駕芝蓋

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二年夏五月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三年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䕫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䕫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之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吾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爲長圍、四

趙生勸宣殺韜

宣使楊柸等殺韜虎欲臨喪李農諫止

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柸等許諾　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柸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收楊柸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

虎誅趙攬

張豺說虎立世爲嗣

曹莫不肯署名

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九月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五年春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大甯諸子皆進爵爲王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至鄴求見虎虎病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爲逆既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

劉后與張豺謀去斌
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
徐統憂亂仰藥死
虎卒世即位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
舉密告農
農奔廣宗
姚弋仲蒲洪劉甯石閔王鸞等說遵討張豺

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　夏四月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尙書事、張豺爲鎭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尙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好獵嗜酒、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郞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惽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甯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等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惽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

遵斬張豺

遵即位殺世及劉后復李農位

沖討遵敗死

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沖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君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兵大敗、獲沖于

慕容霸孫興封奕王泓慕輿根請燕王儁討石氏

元氏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城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騖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

孟準王鸞勸遵奪石閔兵權
遵召鑒等議殺閔鄭太后止之
鑒遣楊環告閔閔遂劫李農王基蘇彥周成等作亂執遵幷殺鄭太后等
鑒即位
鑒使石苞李松張才攻石閔李農不克反殺苞等
石祗與姚弋仲蒲洪等移檄誅閔農
石成石啓

爲進取之計。 初趙王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兵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與婦人彈棊、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幷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鑒卽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尙書事、郞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尙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於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千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衞士以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

石鑒謀誅閔農皆被殺
孫伏都劉銖等攻閔農不克死
閔盡誅胡羯
趙庶等奔襄國石琨奔冀州
張沈等不附閔
蒲洪擊麻秋
石琨張舉王朗伐閔敗去

卿勿慮、無援也、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六年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寗、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寗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

鑒密遣宦
者召張沈
等乘虛襲
鄴閔農知
而弑之幷
殺虎三十
八孫盡滅
石氏
閔欲迎晉
天子都洛
陽胡睦獻
説乃止
閔即帝位
國號大魏

燕王儁援
薊欲阬士
卒慕容霸
諫止

王午不肯

于石瀆閏月衛主鑒密遣宦者賫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幷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混橋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爲前驅命慕輿埿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恒走保魯口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

書李績

慕輿根擊敗鹿勃早

石閔復姓冉氏

石祗即位於襄國

閔殺李農父子及王謨王衍嚴震趙昇閔

了無意識重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至非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耶、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儁以弟宣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甯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初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胤明裕皆爲王、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于襄國、改元永甯、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

召晉人來討石氏不應
王泰擊破石琨
閔用降胡韋謏諫父子皆被殺
誘弋仲遣襄救石祗
儁憚不肯附閔

魏衞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冬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全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七年春二月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讐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王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儁猶以張舉之言爲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

閔欲親擊姚襄石琨王泰

弋仲怒襄不擒閔杖之一百

不克而返。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雋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韓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韓於龍城。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怒支解法饒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灄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初閔之爲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

閔大破劉顯夷王泰三族

逄約作亂附閔封奕使張安擒之劉準封放降於高開

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軍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會有告王泰欲反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夏四月、渤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爲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謀、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

劉顯弑石祗

顯攻閔而敗稱帝襄國

侯龕降慕容恪

慕容評擊斬鄭生

燕王儁釋常煒囚

孫興撫綏中山

逯鈞奔晉

曹伏駒納閔閔殺劉顯等

趙琨來奔

破殺石氏遂絕

段勤自稱趙帝

儁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顯弑趙主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敗之顯還稱帝於襄國　八月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荅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之意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冬十一月逯鈞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衆稍散遂來奔

八年春正月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魏主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　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

閔欲與燕戰董閏張溫諫不聽

劉茂郎闓自殺

慕容恪高開殺劉羣執冉閔及董閏張溫

高開被創卒

段勤與弟思聰降慕容霸

請且避之。俟其驕墮。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于安喜、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諭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皆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五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閏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鎭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爲不得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甯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五月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

燕人斬冉閔

燕王儁以旱蝗祀閔

戴施紿取蔣幹傳國璽

儁遣慕容恪慕輿根攻蘇林

王午爲秦興所殺呂護殺興自稱王

儁即帝位

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爲祟。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　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秋七月壬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使慕容恪封奕陽騖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犇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冬十月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幷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甯爲車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相國封奕爲太尉、左長史陽騖爲尚

書令、右司馬皇甫眞爲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雋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雋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於龍都、以元菟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張溥曰、晉成帝咸和五年秋九月。石勒稱帝。八年秋七月。病死。九月。石虎殺太后劉氏。石堪石生石朗皆死。九年十一月。虎弒主宏及程太后。殺石宏石恢。穆帝永和五年春正月。虎稱帝。夏四月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太后劉氏。而自立。冬十一月。石鑒弒遵自立。十二月。石閔幽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六年春閏正月。閔殺鑒。改國號魏。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破魏。執閔殺之。自勒叛國至是。歲僅三十有三年。去劉氏二十六年。而國滅無幾耳。石虎。勒之從子。祖曰背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虎性殘忍。勒將誅之。母王勸止。卒從篡逆。殺勒諸子。天生虎助勒成霸。又使虎斬勒後人。石勒之有虎。猶劉聰劉淵之有曜。虎功同曜。惡則過之。是以曜取國於靳準。有中興名。虎則直攫勒子而有之。罪不勝誅矣。虎少惑優童鄭櫻桃。連殺二妻。酷虐性成。甯肯驅攫人下。勒肉未寒。妻子屠裂。直以殺妻故智施於勒種。子宣及邃。彼所愛溺。邃謀弒父。虎夜殺之。幷其妻男女二十六人。宣使楊柸等殺弟韜。虎剹之。備極刑。父子天性也。噬肉咀血。顏色不慚。何怪他人殺其子乎。虎嬖劉曜幼女。生子世。張豺謀執政。說虎立之。又矯詔殺斌。遵懼而稱師。世等俱死。既卽位。召鑒等議

殺石閔。鑒反告閔。閔遂劫李農等作亂。殺遵及母妻子。鑒爲閔所立。亦懼閔。欲圖之。閔乃殺鑒。盡滅石氏。夫勒臣劉氏。忍殺曜熙及其族三十餘人。虎又納曜女生子。石氏之禍由此起。報施當矣。然卽使邃宣竝存。世不立。遵鑒不亂。石氏亦必亡。何則。邃宣之惡等於虎也。家有惡子。害先同室。未成君則弒父殺弟。既成君必破家覆國。二人先虎而死。非二人之不幸。劉氏與世之不幸也。凶子死。幼子立。適弱肉而強食耳。冉閔父瞻。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年十二。命虎子之。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後顯名昌黎。立功梁犢。胡夏宿將。莫不敬憚。及助遵討豺。遵立欲誅閔。鄭太后止之。閔竟亡趙。其亦勒母王氏之縱虎乎。燕雋乘亂興師。閔憤戰馬斃被執。身斬龍城。石祗石琨又先亡。冉氏遂絕。大逆速隕。何可長也。然閔家世中國。誅胡雪恥。志不忘晉。臨江而呼。莫有應者。竟死於燕。使晉有人招而用之。安知其不爲段匹磾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江左經畧中原

庾亮欲開復中原

亮斬陶稱

亮請伐趙郗鑒蔡謨議不可乃止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鎭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爲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鎭魏興。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鎭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　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爲鎭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鎭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

鑒疾篤薦蔡謨都督

之疆。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埸之土。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埶。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以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卽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

陳光請伐趙詔謂不宜乃止

亮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夔安等攻之寶等敗死亮上表自貶

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邑下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

庾亮薨
庾翼悉心爲治
庾翼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止之
翼薦桓溫于成帝
翼不重杜乂殷浩
謝尚王濛重殷浩

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尙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爲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尙浮華。琅邪內使桓溫彝之子也、尙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甯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宏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沙令王濛常

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
戴開降翼詔議經略中原
翼表桓宣桓溫帥衆入臨淮百姓嗟怨
翼欲移鎮襄陽帝遣使譬止竟違詔北行

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尙緄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甯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爲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丞之子也、　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甯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

桓宣爲李羆所敗慙憤卒

庾冰卒

翼繕兵積穀以圖後劉遐王胡之說裒授政會稽王昱

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翼貶宣爲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爲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秋九月帝崩、穆帝即位、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埶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

劉惔知温有不臣志勸昱抑之不聽

褚裒薦顧和殷浩和固辭不起浩得昱書乃就職

浩與温相疑貳

王羲之勸殷浩荀羨不宜與温構隙不從

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甯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桓温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温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桓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

桓溫遣諸將經營北方 趙王浹舉壽春降 褚裒表請伐趙 裒帥衆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 晉求援裒遣王龕等迎之敗沒于趙 詔裒還鎮 河北遺民二十餘萬渡河無援死亡畧盡 褚裒慙憤病卒 荀羨年二十八爲方[illegible]

五年夏六月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 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 冬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以蒲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

桓溫請疏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甚忿殷浩溫帥衆東下王彪之高崧請會稽王昱以手書止之

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畧大算能宏新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

孔嚴請浩與溫交歡不從

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而叛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

謝尚姚襄攻張遇爲苻健等所敗

殷浩謀再舉王羲之力止不從

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鎭、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鎭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鎭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鎭下邳、　姚弋仲卒、子襄帥衆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六月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畧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誡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鎭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

浩以軍興罷學校

張遇叛秦伏誅
殷浩惡姚襄强盛囚其諸弟遣魏憬帥衆襲之襄斬憬并其衆

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可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

浩信雷弱兒梁安等言帥衆北伐王彪之諫昱止之不從
姚襄擊敗殷浩
浩使劉啓王彬之攻姚益襄擊之皆敗死
桓溫奏廢殷浩爲庶人內外大權皆歸之
溫命司馬勳伐秦
姚襄遣使降燕

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翼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　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　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春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三月、姚襄遣使降燕、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掠秦

桓温大敗秦兵桓沖又敗苻雄

三輔郡縣來降

王猛謁温不渡灞水

猛不肯與温俱還薛珍勸温進逼長安不從薛珍偏師有功温忌殺之

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温　夏四月己亥温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沖温之弟也温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五月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桀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戸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還秦太子萇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温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秋九月桓温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温於襄陽

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不許

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幷冀幽三州鎭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疆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鎭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鎭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幷州刺

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敗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廙之子也

張溥曰晉之圖復中原也庾亮謀而未行庾翼庾冰褚裒殷浩行而無功桓温有功矣而復不終豈函夏竟不可復哉夫庾亮表請伐趙在成帝咸康五年之春時石虎無道內有子禍起而圖之雖功非旦夕勵兵伺隙事有可爲邾城一挫亮謀遂懈燕王皝遣劉翔獻捷京師請尅期大舉共平中原晉人不應明年春而亮亡矣成帝咸康八年崩康帝即位建元元年秋即詔議經畧中原任之者亮弟翼也庾冰桓温譙王無忌皆與同志二年帝崩穆帝即位冰翼尋卒桓温滅蜀成大功石虎死石遵弑太子世作亂褚裒表請伐之亦百世一時也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河北遺民二千餘萬渡河來歸石苞謀攻鄴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率衆破之三輔多殺守令以應遂扳宛城大執漸舉竟以無援隕衆輕還褒功裒乃慚卒顧其時趙則石鑒弑遵石閔弑鑒矣夫中原之謀亮圖於咸康翼冰圖於建元裒圖於永和皆踰年病亡歷主有三功無一濟敵國可乘老成先謝意者天心雖欲亡趙亦不樂於與晉也永和六年朝廷復謀進取獨仗殷浩不任桓温遂開疑貳姚襄歸命浩不能用反迫襲之浩固書生內樹温敵外來襄寇能無敗乎永和十年師師伐秦捷於藍田三輔皆降温奏廢浩十二年督軍討襄敗之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其功甚盛然自此温不可

制。晉室漸亡矣。夫亮等有復中原之心。而無其才。溫有復中原之才。而無其心。才短者至死不能立功。才大者功高不爲主用。是以石氏亂亡。無裨王室之弱。強臣北伐。更益蕭牆之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趙將高昌中立燕主儁使陽騖討之

高昌死呂護幷其衆降晉

慕容恪築長圍困護

呂護叛奔滎陽

護復叛奔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桓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儁使司空陽騖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幷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眞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

燕孫興請攻洛陽

桓溫請遷都洛陽孫綽疏諫

作郎。冬十月，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爲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眞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幷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師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淸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

王述以計止溫

呂護中流矢卒

燕人拔許昌汝南陳郡

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政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退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眞進屯汝南運粟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眞自汝南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眞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畧地河南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眞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于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

沈勁欲立功以雪恥

燕人逼洛陽勁求配陳祐屢摧破之

洛陽陷恪欲宥勁慕輿虔殺之

羅崇破慕容塵桓豁

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畧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鎭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荆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寢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畧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鎭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鎭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濟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荆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

溫討盤

溫不欲郗愔居京口溫子超改父牋以媚溫

溫伐燕郗超獻二策晉不從

溫遣檀玄拔胡陸獲慕容忠敗王厲

退歸合陽谿追擊盤於雉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疾乞閑地自養勸溫幷領已所統溫得牋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鄕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淸水虎生寶之子也溫引舟師自淸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淸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賖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

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等

燕求救於秦苻堅欲不應王猛請許之

申胤料溫必敗

悉羅騰擒段思斬李述溫軍奪氣

燕將傅顏於林渚。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爲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

慕容宙敗晉兵溫棄軍奔還慕容垂擊敗之

溫歸罪於袁眞眞叛降燕

一萬，蘭臺治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眞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爲豫州刺史、假節。　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

孫盛直書枋頭之敗溫大怒盛子私改之

袁眞死朱輔立其子瑾竺瑤等破燕兵桓石虔克南城

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荊州刺史　夏四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南城石虔溫之弟子也　秋七月大司馬溫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爲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鎭石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溫敗瑾于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愼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幷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張溥曰晉穆帝升平二年冬燕陷河南荀羨伐之不克以郗曇督徐兗軍事三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興甯二年夏燕陷許昌汝南陳郡秋陷河南諸城三年陷洛陽沈勁死之帝奕太和元年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四年夏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

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燕。晉自升平以來。燕慶入犯。晉輒敗北。十數年間喪師失地。爲國大辱。謝萬矜豪傲物。羨曇才非折衝。其奔潰固宜。獨桓溫雄豪逸氣。文武奇才。戡定岷峨。威懷三輔。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乃猶路阻石門。兵摧襄邑。豈燕寶璽不可與敵。抑溫謀有所未盡也。方溫師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憂其道遠河淺。漕運難通。至金鄉。果困。溫使毛虎生鑿鉅野。引汶水會于淸。引舟自淸入河。涉危道。超復非之。進溫二策。上則舉衆趨鄴。次則頓兵河濟。溫俱不聽。師老糧竭。燕秦兵合。焚舟却走。敗于東淵。劉惔嘗稱溫爲孫仲謀晉宣王流亞。興師若此。英雄笑人矣。溫滅蜀以後。心輕朝廷。奏廢殷浩。大權在握。伊水戰捷。其氣益驕。慕劉琨而不得。歎王敦爲可人。總師征伐。志不在敵。愎諫自用。則曰予雄。是故枋頭之役。桓溫兵五萬而敗。肥水之戰。謝玄兵五千而勝。雖兵家勝負不常。亦可爲臣心順逆之明鑒也。溫恥覆敗。歸罪袁眞。眞怨溫誣己。據壽陽自固。潛通燕秦。夫陶侃敗于杜曾。王敦引咎。毛寶沒于邾城。庾亮求貶。溫不知責己。驅人以叛。其于眞也。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耳。溫屯山陽。帝奕不敢問罪。反犒以牛酒。使會稽王昱會于涂中。溫竟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國君將亡。先亡賞罰。豈又明年冬。溫入朝而帝廢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終

成主雄立兄蕩之子班爲太子李驤王達諫不聽
班爲雄吮膿
雄卒班立以政事委李壽何點王瓌
李越李期謀作亂李玝勸班遣之出鎭不果班遂被弑
越奉期卽位
李始譖壽於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桓温滅蜀

晉明帝大甯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瘢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召大將軍建甯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卽位、以建甯王壽錄尙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尙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秋九月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鎭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玝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幷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卽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爲相國、封建甯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尙書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鎭南大將軍、弟保爲鎭西大將

李玝奔晉 羅演上官澹謀殺期立班子事覺被殺併及羅氏 期信任景騫姚華田褒許涪等紀綱隳紊

龔壯說壽西取成都克之殺李越等而廢期

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鎭江陽、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爲巴郡太守、期以壽爲梁州刺史、屯涪、

成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尙書令景騫、尙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爲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畧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爲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翌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追諡戾太子曰

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藩於晉任調蔡興李艷等勸壽稱帝遂即位改國號漢龔壯不仕

期自縊卒

任頗反誅壽盡殺雄諸子

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鎭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艷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爲皇太后、立妃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太子、更以舊廟爲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爲相國、羅恒爲尙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鎭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甯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爲漢嘉太守、以李閎爲荆州刺史、鎭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甯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爲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臣蒙陛下大恩。洛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爲。效。法。正。乎。壽省

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怒殺李演杜襲作詩諷諫

李廣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族誅之

晉內懟祕而不宣。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修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卽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永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李奕反蜀殺
勢驕淫不恤國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甯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

袁喬請溫全軍而進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鎭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

龔護戰死溫衆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力戰遂大捷長驅至成都 李勢出降 桓溫舉賢旌善 王誓鄧定王潤隗文等反溫與袁喬周撫等皆討平之

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鎭東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恟懼無復鬬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鎭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鎭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子賁爲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張溥曰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李勢以穆帝永和三年滅君六世凡四十六年視劉石延祚少長矣獨國家巨釁反啓于李班之立世譏雄蹈匹夫之小節昧傳國之大統比之宋宣公吳餘祭何不幸也宋宣公舍太子與夷立穆公穆公又舍公子馮而立與夷華督弒之其稱辭曰殤公即位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也吳王餘祭卒立弟餘昧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餘昧子僚立公子

光使專諸行刺。彼知僚無骨鯁之臣。陰納賢士以勝之也。今李班仁孝過于宋殤。雄子越期才不若光。雄舍己子而立兄子。雖曰讓國。猶之與賢。乃白氣帶天。殯宮作難。班方就哭泣。旋遭劍鈹。天禍善人。所遇更出周晉吳登下。悲哉。李期篡國。刑政無章。殺李載。酖李豳李保李攸。大魚家犬。變生宮禁。龔壯勸李驤子壽發兵而西。遂克成都。廢期。誅越。在位五年卒。子勢即位。有姿貌。善俯仰。多殺直臣。蜀人不附。桓溫出征。袁喬督戰。師抵城下。勢叩頭面縛。封歸義侯。穆帝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得之也暴。其亡也亦疾。父為叔帶。子為劉禪。勢于是時。當恨壽不早從龔壯言。稱藩晉朝也。壯潔己自守。與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積年不除喪。壽取漢中。壯說以取蜀臣晉。觀其奇節偉行。東漢田疇之流也。疇痛劉虞死于公孫瓚。北歸不仕。又怒烏丸賊殺冠蓋。引曹操兵出盧龍。討平之。辭以官。則誓死泣辭。壯假壽殺李特孫期。雪其私仇。又欲壽歸晉。明臣節。苦言不從。遂稱聾痺。終身不至成都。漢晉之亂。天下無王久矣。天地不滅。君臣不絕者。兩人力也。壽用壯言而身覇。不用其言而子亡。維忠與孝。可以長久。十年天子。不如百世諸侯。誠然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終

劉惔料桓溫克蜀後必制朝廷

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荀蕤言不可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桓溫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溫伐漢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溫（事見桓溫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

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溫城赭圻居之

溫以床第事誣帝廢爲東海王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尙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
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尙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鎭姑孰、二月丙申帝崩於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百官奉
迎于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冬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
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己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
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
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
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鎭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
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　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
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
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
稽王昱、幷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
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

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尙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采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尙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卽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幷免其世子綜梁王逢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荅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非所忍聞況言

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廢武陵王晞免新蔡王晃族誅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
謝安見溫遙拜
溫自白石還姑孰
苻堅言溫不容于四海

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既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謂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

簡文帝死王彪之輔太子昌明即位

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庚希庚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眈壼之子也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已未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盧悚謀迎海西公圖興復公不從毛安之等討悚

海西公專聲色以避禍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溫至姑孰死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　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畧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桓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二

溫使桓沖領衆
沖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爲嗣

沖盡忠王室
謝安欲請崇德太后入朝王彪之爭之不得

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
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
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意以爲己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
望故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
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
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揚雍交廣五州
諸軍事以江州刺史桓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
秀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
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
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
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
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
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
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

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奕薨於吳、

張溥曰。桓彝之有溫。郗愔之有超。不如沈充之有勁。哀哉。彝爲漢桓榮九世孫。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贊明帝伐王敦有功。蘇峻之亂。糾義討賊。城陷不屈。爲韓晃江播所害。賊平追贈。五子並顯。溫其長男也。郗鑒當趙王倫時。即著節朝廷。後翦滅敦峻。爲晉純臣。長子愔忠孝繼父志。生三子。超最知名。兩人家世忠貞。兼擅才望。溫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復父仇。年十八。殺江播三子。時人稱其孝義。既功高位重。遷大司馬。超以曠世之度。爲其參佐。英雄同室。共奬本朝。追祖父之志。成萬世之名。陶侃溫嶠。當嘆弗如。乃溫雄武專朝。窺覦非望。郗生入幕。日夜助逆。彼即薄王導不爲。何至以敦自處也。枋頭之敗。溫不思愆責。擁兵築城。北捷壽春。擒袁瑾朱輔。功不覆罪。超反勸其速行大事。鎮壓四海。夫曹操弑伏后。司馬師廢曹芳。皆當功名震主之時。人心憎而不動。獨溫反因兵敗。欲爲伊霍。不能振威疆場。大刷國恥。而狡謀廢立。冀釋內愧。王室之衰也。大臣專征喪師。君不罪臣。則臣反罪君。若曰不如是。則予有慚德于天下也。帝奕。哀帝母弟。在位五年。守道無過。溫誣以床笫。稱其寵嬖人生三孽。遽收璽綬。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唏吁。莫能抗節。賢如王彪之。亦詭隨儕俗。取霍光傳定禮儀。疾風板蕩。其誰與立。會稽王昱。元帝少子。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溫迎立之。未幾熒惑告變。年五十三。崩于東堂。計其爲天子。僅九月耳。帝奕廢徙吳縣。逃于酒色。幸保天年。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母子俱

死。昌邑以淸狂得全。定陶以親賢被選。危亂之朝。政不在上。難乎免矣。溫廢帝奕。還鎭姑孰。卽敦之據石頭而還武昌也。殺武陵殷庾以立威。卽敦之殺周戴譙王也。簡文方崩。孝武新立。溫入朝求九錫無何。病薨。卽敦之復反而身先死也。王含王應。不改敦惡。父子沈江。桓沖能修溫闕。宗族復振。爲亂賊者。尤望有賢子弟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苻氏據長安 苻堅篡立

蒲洪不受劉聰官爵

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畧羣氐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畧陽公

蒲洪降趙

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趙主曜以洪爲率義侯

蒲洪姚弋仲降石虎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

洪附張駿虎使麻秋討降之

洪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

八年冬十月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氐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石閔勸虎除洪不從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

洪討滅梁犢

石遵從閔言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

流民推洪爲主

洪擊破姚襄

洪自稱秦王改姓苻氏

麻秋說洪先取關中

秋酖洪洪子健斬之

洪命健急入關

健去秦王號稱晉官爵

杜洪據長安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畧陽郡公、　夏四月趙王虎疾卒、太子世即位、以彭城王遵爲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　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侍中王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翌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　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翌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

健遣弟雄及兄子菁討杜洪杜洪弟郁降健毛受等降健苻菁禽張先苻健遣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于桓溫苻雄擊斬石甯健密使梁安諷賈玄碩等上尊號健國號大秦

皆應之、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畧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音）十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甯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卽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

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苻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畧陽姜伯周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彊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畧陽氐酋也　三月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　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健除趙苛政）（健屢敗司馬勳）（健殺賈玄碩并其諸子）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卽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健卽帝位）（張琚殺杜洪健攻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畧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苻雄卒子堅襲爵）

十一年夏四月秦淮南王苻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

（健欲殺子生其弟雄止之）

彊后欲立少子健以讖文乃立生爲太子萇勒兵殺生健誅之

健臨終敎生除酋帥大臣

生卽位段純譏改元非禮殺之

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萇卒彊后立欲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申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卽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斬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鎭蒲坂魏王庾爲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

生殺梁后毛貴梁楞梁安以褫星變

趙韶趙誨有寵趙俱憂卒

雷弱兒言趙韶董榮亂政被譖誅及九子二十七孫

生卽位未幾殺五百餘人

董榮彊國說生殺王墮

趙韶譖殺杜郁

生射殺辛牢

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生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三月秦主生發三

程肱諫治渭橋生殺之 强平諫生酷刑被殺 石黃眉苻飛皆貶之 强太后憂憤卒

生殺程延 生笑太白爲渴入井 生夢謠殺魚遵七子十孫牛夷懼而自殺

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衞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五月太后强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 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閏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幷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爲荊州、生不許、以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須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

生以眇目多忌諱

薛讚權翼說苻堅討生

苻堅苻法與梁平老彊汪呂婆樓殺生

法讓位於堅

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吾自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等相與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

誅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

堅事李威如父

成勸堅以國事屬猛

堅以權翼薛讚與王猛並掌機密

苟太后與李威謀賜法死

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宏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　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敘。　冬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中書侍郎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說。

張溥曰、臨渭氐蒲氏。其先云有扈之苗裔。至洪改姓苻氏者。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也。洪當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豪傑士。宗人蒲光蒲突。推爲盟主。後歸石虎。領郎關東。石閔勸虎除之。不聽。石遵立。去其都督。怒歸枋頭。擁衆十萬。自謂居形勝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在數中。取天下易於漢祖。乃中州未定。麻秋鴆行飲恨而沒。其人暴君不能殺。而命絶于盃酒。宴安鴆毒。其可懷乎。苻健洪第三子。初生時。有大羆之祥。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虎忌殺苻氏。獨不害健。既代父位。服氐羌諸酋。逐杜洪張琚。國號大秦。竟稱皇帝。至置來賓館。以懷遠人。起靈臺。與百姓約法三章。張靖太平言將不虛。可謂心虛願極。遽寢疾亡。年僅三十有九。知其意猶有未足也。健長子萇先戰死。彊后欲立少子柳。健不許。信讖言。立第三子生。健死生立。淫過劉聰而無文。虐愈石虎而不智。三羊五眼。必蹈凶終。苻氏以讖興。其文亦有信不信哉。苻堅。健弟雄子也。漳水感孕。少有奇祥。健初入關。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翌日築壇授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懼服。苻生、好殺。國不堪命。薛讚權翼等說堅舉大事。率壯士入雲龍門。遂行廢弒。時日書喪。誠不終朝。然生幼無賴。祖洪欲殺之。雄力勸止。活生者雄。殺生者堅。父子之間。何殊趣也。使雄不死。生其免乎。彼笑太白入井爲渴。聞虎狼食人而喜。即雄在。亦難一日而忍此也。健疾病時。苻菁謀殺生自立。不克死。令菁計行。生不立。則秦國士民。可無荼毒。乃天既爲生誅菁。又縱生殺秦人。二年而生遇弒。好生之謂何。意者天其絕秦也。健始從父言。欲殺生。既愛

其勇授以位臨終教其漸除舊帥大臣子惡不知又導以殺齊鸞踵之東昏效之而國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苻秦滅涼

張重華立曜靈爲世子
常據請重華出張祚不從
謝艾請重華逐張祚趙長等
重華卒曜靈立趙長等矯重華遺令召祚輔政
趙長等請廢曜靈立祚重華母馬氏許之
祚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祚僭號馬岌切諫免官丁琪復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甯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甯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　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甯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沖幼請立長甯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甯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甯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

諫斬之
祚遣易揣張玲襲張瓘王鸞固諫族滅之張瓘擊破揣等
宋混宋澄合衆應瓘
祚殺曜靈宋混爲曜靈發哀張琚張嵩納混兵易揣等斬趙長等祚父子俱死
張瓘推立靚爲涼王

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于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幷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甯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修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阬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爲曜靈發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閤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爲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鬭者遂爲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幷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

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汙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張瓘謀殺混澄廢主靚混澄討誅之

宋混病屬舍其子林宗而薦弟澄

混戒子弟無恃勢位戒朝臣以忠貞

張邕族滅宋澄

玄靚使叔父天錫同輔政

劉肅說天錫誅邕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瓘衆悉降、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臚義之、任為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甯。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

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逮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爲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玄靚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靚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郭太后與張欽等謀殺天錫事泄欽等皆死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弑玄靚宣言暴卒謚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天錫使肅等弑玄靚自立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天錫告絕於秦苻堅王猛爲書諭之懼而稱藩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王堅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

天錫與晉盟

天錫寵劉肅梁景賜姓張氏以爲己子黜世子大懷立焦氏子大豫從弟憲切諫不聽

苻堅大舉伐涼席仂勸天錫出降衆怒乃殺閻負梁殊而拒之

天錫母嚴氏泣其子必亡

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幷之志。大懼立壇於姑臧南。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幷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丙子。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兵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

辛章料馬建必叛果迎降秦

掌據死義席仂被殺

天錫降秦堅封爲歸義侯

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於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尙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於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于秦。

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部尙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爲尙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敘。

張溥曰。自張軌爲涼州。至天錫而國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天錫。駿之少子。弑玄靚自立。時年僅十八。既荒聲色。不恤政事。寵梁景劉肅。廢嫡立庶。人情怨懼。苻堅大師來寇。席仂議降。衆怒其老怯。勅兵抗戰。馬建背叛。掌據死難。不得已。櫬縛歸秦。封歸義侯。秦亡入晉。年六十一卒。其頑鈍善全。同於李勢。而悖逆過之。悠悠中朝。銀黃再襲。老死爲幸。然張氏世篤忠貞。厥後竟以篡弑亡國。張祚之罪。可勝言哉。祚爲重華庶兄。先烝重華母馬氏。重華卒。子曜靈立。祚結趙長尉緝議立長君。馬氏從之。遂篡位。弑曜靈。又通重華妻裴氏。暴亂未嫁子女。國人咸賦牆茨之詩。惡浮於石虎苻生矣。張瓘與兵。左右奔散。祚暴尸道左。衆稱萬歲。瓘立玄靚。兄弟彊盛。謀不軌。宋混討夷之。混亡。張邕滅宋氏。玄靚進叔父天錫與邕同輔政。天錫惡邕驕淫。滅之。玄靚旋遇弑。張氏自重華以後。曜靈立一月。祚立三年。玄靚立九年。無一令終者。要其作俑則祚也。張軌忠晉。寔茂駿重華效之。四世不改。張祚弑逆。瓘天錫效之。亦四世乃絕。忠孝之風。一變而亂賊。勢不再復者。何也。曜靈君也。祚賊也。祚殺曜靈爲弑君。瓘殺祚爲討賊。君而遇弑。國人猶哀之。賊而成君。人無不欲殺也。玄靚自七歲立。至十四歲遭害。其國數用兵。宋混宋澄殺瓘。張邕殺宋澄。天錫殺邕。咸以討賊爲名。久之天錫直弑玄靚代之。而國人不驚。繇是知國家大事。非獨廢立不忍見。即討賊未可數爲也。甲兵屢用則人玩。大臣數死則君輕。今日聚而討賊。明日即可移而弑君。以亂易亂。易以殺止殺難。非亡其殺不盡也。張軌積四世之忠。不能反一朝之惡。駿生重華。又生祚。禍較蜀李尤酷。然張駿不因張祚而損忠。李班不因李期

而損孝抑人所能自必者。爲人子爲人臣之常道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

燕主儁惡慕容垂

儁立暐為太子

涅皓誣告垂妃段氏與高弼為巫蠱下獄掠治段氏至死不肯引服垂得免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苻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主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曄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為太子

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

儁夢石虎齧臂迺鞭虎尸

儁卒暐即位

三年春二月燕主儁宴羣臣於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儁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爲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儁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菟收而葬之　冬十二月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疾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儁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暐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傅陽騖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

慕容垂黃甫眞勸慕容恪誅慕輿根不聽後恪知根罪狀乃奏誅之

恪臨卒請暐聽垂以大政

苻堅使曹轂發使覘燕

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幷其妻子黨與、不赦、

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病、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翌、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

慕容評不能用恪言

秦苻庾反降燕慕容德請取秦慕容評不許

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晉穀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鎭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趨蒲陝。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眞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

垂破桓溫

燕梁琛使秦王猛勸堅留之不許

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亶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亶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厲與溫戰敗於黃墟燕又使樂安王臧拒溫臧不能抗溫至枋頭暐與太傅評謀奔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溫糧道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奔還吳王垂追及溫於襄邑大破之（事見桓溫伐燕）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爲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執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之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

可足渾太后與慕容評謀討垂垂子令請逃龍城少子麟告其狀評遣兵

宴問東朝名臣爲誰。璨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堅從兄奕爲秦尙書郎、堅使典客館璨於奕舍、璨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璨臥起、間問璨東國事。璨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璨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璨相見、秦人欲使璨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璨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尙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璨、堅不許。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摧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毁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

追之垂尊
乃奔秦

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王暐。遣西平公彊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閿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事見慕容叛秦復燕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

梁琛皇甫眞請評備秦不從

高泰劉靖請評耀兵以折秦謀不從

申紹直諫不省

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眞。眞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

苻堅遣王猛梁成鄧羌伐燕

王猛招安王筑

慕容臧破秦兵

王猛以計激慕容令奔燕垂出走被獲堅慰勞之

移於幷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覆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梁琛樂嵩謂用謀以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夏六月己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暐以秦寇爲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

勝秦暐不悅

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財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殖貨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

王猛策鄧羌力戰大敗燕兵

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苻堅率精銳赴鄴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刼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爲太傅評

燕主暐等奔龍城堅入鄴宮

巨武執暐詣堅堅哀而釋之

高句麗官評送秦

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衞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燕主暐之出鄴也衞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為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

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何爲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爲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納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爲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

堅以垂言出評

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堅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張溥曰、劉聰在位九年、亡於子粲、石虎在位十五年、亡於子世、二虜淫暴、禍不及身、慕容暐無道、不若是甚也、國覆家竄、爲秦臣僕、既謀殺苻堅、事敗族滅、亡王之禍、皆身親之、何哉、慕容儁有太子曰曄、賢而早卒、立第三子暐、鮮令德、儁寢疾、欲以國屬太原王恪、恪固辭、儁薨、羣臣復欲奉恪立之、不可、乃止、儁立二十一年、竟亡燕祚、季札讓國而吳亂、恪其有餘責乎、然恪疾終、未嘗不薦吳王垂也、恪智勇俱濟、垂才兼將相、生而同朝、沒則代政、周召親賢、蕭曹夾輔、終暐之世、國可再霸、不虞恪亡垂奔、三四年間、二哲往矣、三良深黃鳥之哀、伍員甚楚國之懼、苻秦接壤、忽爲寇讎、堅與王猛、豈暐評敵哉、堅自弒君以來、國分爲五、兄弟攻殺、苻法苻騰苻雙苻庾等、或死或畔、內隙積深、慕容德慕

容垂請儁出討慕容評弗聽秦遂日強評與可足渾太后謀誅垂慕容楷蘭建勸垂先發垂悲不忍亡而之秦堅禮用之卽大舉伐燕王猛鄧羌擊敗慕容評長驅圍鄴暐卽遁逃爲郭慶巨武所執蓋燕不能乘秦之敝秦卽邀燕之隙堅之圖燕也謀生於慕容恪之死兵發於慕容垂之奔使燕有人焉秦必不能得志也且燕方勝晉中國患之垂一出而秦人入以全盛之燕覆於方定之秦疾若風雨師不再駕恪之生死燕之治亂也垂之去留燕之存亡也伐燕之舉垂未嘗與但秦有垂而師壯燕無垂而國空此作史者所以思由余哀囊瓦也然垂奔燕亡猛死秦亂堅能滅燕而不知鑒燕其敗也與慕容暐等暐雖死猶及身見堅亂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慕容垂奔秦　堅厚待令及楷　王猛請堅除垂父子　申胤料燕必復建　高弼請垂厚待燕舊臣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奔秦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淸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玆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代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畧遭値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

黃泓趙秋知燕必中興

慕容鳳年十一有復讎之志

張孟請翦慕容魁傑堅不聽

苻融請堅備東胡不聽

朱彤趙整請誅鮮卑堅不聽

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孝武帝甯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讎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十五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

王猛臨終勸漸除鮮卑西羌勿圖晉

慕容紹言垂必能復燕

堅令熊邈修舟艦兵器

慕容農請垂結納英傑

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淸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 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智度英抜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尙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荆州刺史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鎭襄陽 秋七月

謝安薦兄子玄鎭禦北方

玄得劉牢之等數人爲先鋒時號北府

丁未以尙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靑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荆梁益甯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以沖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尙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鎭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嘗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當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尙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尙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　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

朱序母韓兵築邪城却秦兵

苟萇勸丕緩攻襄陽

丕命諸軍并力攻襄陽

堅欲自將攻襄陽苻融梁熙諫乃止

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

苻丕克襄陽堅賞朱序守節斬李伯護不忠
丁穆不受堅官
田泓死義
謝元大捷盱眙難超退走邵保戰死

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尙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鎭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兗州刺史謝元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衆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

謝安以和靜鎮衆

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爲民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氐種類繁滋 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堅散諸氐居方鎮超整作歌以諫不納

桓石虔擊破閻振吳仲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尙書謝石爲僕射。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衞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爲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戸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尙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衞率石越曰今歲鎭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

慕容垂勸堅伐晉堅大悅苻融釋道安及張夫人與堅幼子詵力諫不聽

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

桓沖遣將進兵諸城

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

慕容垂以計退沖兵

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堅行

融力諫不聽

堅以龍驤授姚萇竇衝言其不祥

慕容楷慕容紹請垂建中興之業

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沖退屯沔南、 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

謝元圍棊賭墅 謝安却桓沖援兵

朱序密請謝石等速擊秦兵謝炎勸從之劉牢之破秦將梁成王詠執王顯等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炎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炎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平陽公融融馳使白秦主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炎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炎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

堅見晉兵有懼色

堅許晉兵渡肥水謝元謝琰桓伊等乘之大敗秦兵

朱序陳後呼敗秦兵大奔

朱序張天錫徐元喜奔晉復取壽陽

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赴之慕容寶

慕容德趙秋勸垂殺堅皆不從

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麾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元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併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

慕容德說慕容暐復燕祚不從

垂請往鎭北鄙堅許之權翼諫不聽

權翼密遣壯士邀垂垂以計免

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鎭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鎭枝葉。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幷州。鎭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

趙秋勸垂取苻丕不從

丕謀擊垂姜讓諫之

垂與故臣謀復燕祚

翟斌謀攻苻暉堅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不可丕不從

垂斬吏燒亭越請丕除之不從

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

垂寶擊殺氐兵及苻飛龍

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

慕容鳳附翟斌大敗秦兵斬毛當

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苻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慕容鳳王騰段延勸斌奉垂爲盟主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

垂稱燕王魯利妻說利從慕容農

張驤畢聰等帥衆赴農

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請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爲建議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如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

庫傉官偉等降農

農擒劉木敗斬石越

農引兵會垂於鄴

垂不殺姜讓

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子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爲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爲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爲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爲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

桓沖慚恨疾卒
慕容德取秦枋頭
慕容紹說王晏降慕容楷
慕容泓敗強永

與秦永爲鄰好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値之任甯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晉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

苻叡欲邀慕容泓姚萇諫不聽敗死萇遣趙都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出奔尹緯等推爲盟主稱秦王

竇衝擊破慕容沖沖奔泓

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鎭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爲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之弟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秦鉅鹿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爲從事中郎、姜訓等爲掾屬、王據等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爲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反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

堅命慕容暐以書招諭泓沖垂

苻定苻紹降燕

堅屢敗後秦兵斬洮尹買

後秦軍因天雨復振

高蓋等殺泓立沖

萇敗楊璧等

慕容麟克常山中山威聲大振

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分)五月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鎭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洶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大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爲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鎭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麟進圍中山、　秋七月克之、執苻鑒、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燕王垂遣甯朔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

慕容沖破苻暉殺姜宇苻琳

垂殺翟斌

垂解鄴圍

苻丕結翟眞等秦勢復振

慕容隆擊破趙粟等冀州郡縣復從燕

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還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 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眞奔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眞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趣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守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荅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淸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栢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

劉庫仁欲救苻丕慕輿文慕輿常殺之

苻丕請救于謝元

姚萇謀取關中

馮傑馮羽趙義馮苗請苟輔擊萇

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元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丕之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元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絶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鎭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

慕容肅慕容暐謀結鮮卑爲亂堅盡殺之
慕容柔慕容盛奔沖
謝元遣劉牢之等救丕
沖即帝位盛憂其難濟
萇擒苻珍堅大破沖而復敗
苻宏大破高蓋

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爲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如堅、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元、元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元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城西、

堅礦沖復引兵還
苻丕殺楊膺姜讓
苻暉自殺
沖攻殺苻方
韋謙奔秦
慕容永斬苟池
堅遣楊定擊破沖
慕容農不討眭邃
慕容溫擊破翟眞
慕容農擊破苻丕

大破之、道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爲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于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于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水龐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 三月燕王垂圍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月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吏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謬、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眞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

慕容垂擊破劉牢之

姚萇誘阬苟輔等兵

趙敖等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殺

三輔民請兵攻慕容沖堅遣騎赴之多燒

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爲前驅、前所假授吏陸遂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農之略智、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子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矣、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

燕沖擒楊定

堅與張夫人及子詵二女寶錦奔五將山

宏棄長安奔下辯權翼等奔後秦燕慕容沖入據長安

萇遣吳忠執堅幽之

楊璧無義其妻棄之而從宏

萇求傳國璽堅不許

萇弒堅張夫人及詵皆自殺

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元擊之元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曆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

苻丕知堅死遂即帝位

高蓋降於後秦 王兗爲秦拒燕

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甯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昶爲濟北王、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爲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兗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冀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

張猗叛應慕容麟王兗死義

慕容垂卽帝位

韓延攻殺慕容沖立段隨爲燕王

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隨立慕容顗爲燕王

慕容韜誘殺顗慕容永攻敗之

殺瑤而立忠

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鑒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十二月燕主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主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主垂卽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恆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恆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

姚萇即帝位

刁雲等殺慕容忠推永爲王稱藩於燕苻定等降垂

王永傳檄西方共討姚萇慕容垂姜延等應之

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穀爲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鎭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衞平爲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衞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蛇氏爲皇后、子興爲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尙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尙書事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尙書令、咸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宴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爲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王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

姚萇擊破金熙沒弈干

唊青與諸將共立苻登

王統降于後秦

苻丕爲慕容永所敗王永俱石子俱死

馮該殺苻丕

奕干與 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兵谷方成兵敗後秦王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尉鎭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奕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抱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强累日不決氐唊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爲會觀我所爲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狄 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卽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王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戸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鎭上邽 冬十月丙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既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陜邀擊之殺丕執其大子甯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纂與其

慕容永即帝位秦楊后死節

苻登啖青大破姚萇

苻登即帝位

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亡歸燕

苻登擊後秦

徐嵩胡空降登

登立毛氏爲后

弟尚書永平侯師師奴秦衆數萬走據杏城所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爲永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於胡奴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壇於隴東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二百人衞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王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爲皇后勃海王懿爲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

苻纂怨登自立王旅諫乃受命

楊定苻纂大敗姚碩德

苻師奴弒兄纂蘭櫝與之絕

苻師奴爲姚萇所敗亡奔鮮卑

姚萇禽蘭櫝

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十萬戶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南秦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爲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淸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鎭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甯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

徐嵩死義

苻登數敗姚萇姚崇

姚萇襲殺苻弁苻尚毛后死節

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阬其士卒

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邱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

楊定斬姚常執姚邢奴

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鎭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鎭之、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苻登將信萇誘雷惡地止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壁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幷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旣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瓫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爲鎭軍將軍、

郭質起兵討姚萇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

登擊斬吳忠

姚萇會子興殺苟曜

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爲質、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氏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鎭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

姚方成說姚興殺王統王廣苻眉徐成毛盛

竇衝自稱秦王

尹緯請姚萇使興擊苻登

慕容德請垂伐永

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眉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宏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鄉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左丞相竇衝矜才尙人、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畧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鎭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旣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鎭西將軍丹楊王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鎭東將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尙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

萇死召姚文等輔興

或說姚碩德奔秦州不從

也、十二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文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淸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靑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

尹緯大敗秦兵苻登奔平涼

垂大破永

姚興發喪即位

垂圍長子永欲奔後秦蘭英止之

興殺苻登季后賜姚晃

苻崇即帝位

郗恢請兩存垂永

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出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諡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季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宏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幷獻玉璽一紐恢上言垂若幷永爲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爲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

燕人斬永及刁雲大逸豆歸等乞伏乾歸逐苻崇

翟瑥擊殺軻彈益州詰歸破楊定苻崇乾歸盡有隴西地苻宣奔楊盛

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等部將伐勒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幷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戸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十月秦王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奔盛、盛分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鎭戍、不置郡縣、

張溥曰。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以功名爲燕主暐所忌。懼而奔秦。苻堅重禮之。後卻背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爲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後秦。弑堅於新林佛寺。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苻堅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與比烈。使善守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謀伐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

萇與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羌虜國之仇讎，常思風塵以逞志，良家少年不閑軍旅，苟為諂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百萬。須臾靡潰。視曹操赤壁。昭烈猇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實涉凶。慕容氏居秦久。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全。堅手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之。復燕易于反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釁他日也。丁零翟斌兵起。堅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于是慕容泓起于華陰。慕容沖起于平陽。咸與秦敵。皆垂所召。獨姚萇從苻叡出擊泓。諫其輕敵。叡不從。敗死。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彼為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弒君。彼先為之。何以謝秦人乎。蓋慕容垂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返其侵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弒上。勢不盡不止矣。慕容沖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惑讖書。逃奔五將。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秦執之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于燕。執于後秦。等死耳。然燕執之。堅與分地而盟。尚可無死。後秦執之。欲為夫差釋勾踐。其能乎。堅不遇垂而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復國之資。無弒主之名。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既弒堅。秦讎後秦。深于兩燕。自是萇日戰于君臣。垂日戰于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興。垂殺慕容永而燕始大。究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即死。兩人年逼衰老。覆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丁零叛燕

翟斌叛秦慕容鳳等歸之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慕容寶請垂誅斌垂不從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爲尙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

斌怒垂不與尙書令遂謀叛垂殺之

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翟眞欲應苻丕寶隆擊走之慕容楷不聽農言敗於翟眞

斌兄子眞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眞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爲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爲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眞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

慕容麟慕容農破走翟遼

慕容農使慕容國攻走翟眞

鮮于乞殺眞自立營人復殺乞立成

鮮于得斬成出降

翟遼執滕恬之據黎陽

張願叛降翟遼

朱序擊走翟遼翟釗

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眞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冬十月翟眞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眞之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眞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眞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眞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眞懦弱今簡精銳望眞所在而衝之眞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眞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夏四月翟眞自承營徙屯行唐眞司馬鮮于乞殺眞及諸翟自立爲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眞從弟成爲主其衆多降於燕　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鎭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眞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奔鄄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

翟暢叛降翟遼
慕容垂攻遼遼降
慕容宙慕容寶擊走賈鮑翟遙
翟遼復叛燕
翟遼謝罪垂絕之遼自稱魏天王
翟遼遣故堤詐降以殺慕容溫
劉牢之擊釗敗遼張願來降
遼死釗立
釗攻燕慕容農却之
垂引兵擊釗
張騰勸慕容永救釗

以郡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三國之間。不可不討。 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爲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遙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淸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溫爲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爲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幷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 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

不從

釗奔永封東郡王後謀反永殺之

垂用郝晷崔逞等

四王嚴憚崔蔭

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六月燕王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淸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爲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爲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爲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爲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左僕射、

張溥曰。苻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止一夫力耳。慕容寶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高急而逃。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

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時取漢高。無異几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信則族誅。令苻堅困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授之。獨不慮堅爲漢高乎。堅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鄙。權翼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絛籠。振絕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卽斬其萇亭。襲殺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卽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貳。苻丕苻暉。讒忌見迫。丁零夷夏。推爲盟主。令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衅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誅。後翟眞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搆難。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國家立覆。垂不蚤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執必爭雄。大爲楚漢。小爲張陳。未聞有始終無釁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縯。新市平林附劉玄。謀出同族。讐猶貿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哉斌也。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沖應之。燕將殺泓立沖。稱西燕。段隨弑沖。隨誅。忠立。忠復被弒而永立。永自帝。垂擊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斌又不足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終

拓跋力微部衆寖盛

衛瓘以計間務桓力微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寖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還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咸甯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拓跋祿官分國爲三部

猗盧善用兵衛操衛雄箕澹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

猗㐌猗盧擊劉淵

猗㐌救綦母豚

劉琨與猗盧結爲兄弟

猗盧得陘北之地益强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十年秋九月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母豚、詔假猗㐌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祿官立弟猗盧總攝五部、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猗盧

猗盧救劉琨擊走新沖等　猗盧破劉粲等

猗盧與莫含參大計

猗盧愛比延長子六

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　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灅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鎭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雁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若欲爲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道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慚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爲六脩所敗猗

術弒之拓跋普根滅六脩而自立
衛雄箕澹帥衆歸琨
鬱律雄於北方
猗㐌妻惟氏殺鬱律立賀傉王氏匿免什翼犍
翳槐立爲代王紇那奔宇文部

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爲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爲衆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　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　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傉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爲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翳槐卒梁蓋殺屈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

什翼犍能脩祖業

什翼犍謀都灅源川母王氏止之

燕王皝以妹妻什翼犍

什翼犍破劉虎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爲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時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

劉閼頭降什翼犍

什翼犍以女妻劉衛辰

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夷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什翼犍擊走劉衛辰

代世子寔格殺長孫斤被傷而卒

寔遺腹子名涉圭

劉庫仁敗於秦兵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秦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爲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幷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戰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

孤子斤說寔君弒什翼犍并殺諸弟

賀氏以珪走依賀訥

苻堅車裂寔君斤

燕鳳請堅分代民爲二部命庫仁衛辰統之

劉庫仁謹事拓跋珪

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他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劉庫仁爲慕輿文等所殺弟頭眷代領部衆

羅辰請頭眷閒劉顯不聽果被殺

劉顯將殺珪賀氏以計脫之穆崇以計免梁六眷之死賀氏奔劉亢埿家烏渥請長孫嵩歸珪賀染干使侯引七突殺珪尉古眞知之不敢發染干圍珪賀氏責止之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埿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廄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爲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家爲之請、乃得免　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眞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

拓跋珪即代王位

珪務農息民

劉去斤劉犍欲從染干劉奴眞殺之

桓于等謀執珪以應窟咄珪誅之

珪懼內難復依賀蘭部

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衮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衞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眞帥所部降於代奴眞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眞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眞奴眞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一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求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

珪不受燕封

珪引燕兵擊破劉顯

珪破庫莫奚

珪破高車等部

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乃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爲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

珪擊禽直力鞮劉衛辰

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

珪屠薛干城太悉伏奔秦

珪國號仍稱魏

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屍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太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爲天子、因以其國爲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爲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

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季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張溥曰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犍之修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㐌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白部劉琨結爲兄弟藉其兵力斬靳沖劉粲等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陘北地爵代王豈僭哉猗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修而被弒普根攻六修滅之討賊之正也普根卒子又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㐌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犍方在襁褓匿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于趙讓之以國諸方歸服長孫斤謀弒什翼犍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脅死珪其遺腹子也寔君弒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賀氏之智劉庫仁

梁六眷尉古眞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于苻堅繼歸于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主者不能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始歷健生堅丕登崇凡六主共四十三年為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年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修促殊矣珪于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與猗盧什翼犍同三人皆拓跋氏英傑並厄子禍其才能大疆宇闢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忽微哉且猗盧之弑由愛少子什翼犍之弑由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貌美殺其夫納于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弑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歟唐太宗取隋天下而失之巢剌王妃明皇戡定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鑒珪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終

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

慕容麟擒賀訥

麟請慕容垂攝拓跋珪還朝不從

珪與燕絕

珪叛燕垂遣太子寶等討之高湖諫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　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向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六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

珪遣許謙乞師于秦

秦興遣楊佛嵩救魏

慕輿嵩等謀作亂事洩死寶麟等內自疑

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王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　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

寶不聽支曇猛言敗於魏兵寶等僅免

魏殺慕容紹掎慕容倭奴等

王建勸珪坑燕人

寶請更擊魏

遣兵直指雲中拓跋虔敗死

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釋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淸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鎭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鎭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靑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鎭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獨龍城兵勇銳爭先虔

垂見參合陂積骸而發疾珪欲追之聞平城沒乃還

垂卒寶即位

後段后憂寶麟垂不聽

後段后辨慕容德可主燕祚寶使麟逼段后自殺

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秘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爲太師夫餘王蔚爲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爲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爲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

張恂勸珪進取中原
燕民夷怨慕容農潛召魏軍

垂遺言以會爲嗣盛麟則勸寶立策

會陵侮宙

長孫肥獲慕容農妻子珪遂取

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
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
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　燕
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
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幷州幷州素乏儲偫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
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
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眞等從東道出
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
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鎭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
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爲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與
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爲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會
聞之心慍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
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
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
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

并州
奚牧獲慕
容買得高
秀和

寶以軍事
委麟

珪拔常山
獲苟延諸
郡縣皆降
慕容隆戰
退魏兵

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敍、己未遣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鬬。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淸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甯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爲征東左長史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鎭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

慕容德使青等襲破魏兵欲卽追擊韓𧨏止之

沒根降燕逕襲魏

德遣鎭青擊破魏軍

珪攻信都慕容鳳奔中山

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𧨏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鎭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洶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鎭、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

醜提作亂珪欲北還求和寶不許

寶募兵擊破魏營珪棄營跣走燕兵忽亂反爲魏所敗

珪宮得崔逞

慕與皓謀弑寶立麟不克奔魏

餘崇擊敗魏軍

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幷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眞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眞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爲魏王珪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淸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啖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

慕容隆請寶擊珪爲麟所沮

燕將士請戰麟復固止

麟劫精弑寶精義拒被殺麟奔西山

寶恐麟奪會軍謀去中山走保龍城

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
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
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
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
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
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
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
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
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言還
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
寶衆大恐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
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
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
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
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

谷會歸說隆留中山不聽

寶等出赴會軍隆迎慕容熙等出城

王沈等降魏

魏王珪欲夜入中山城王建止之城中立慕容詳以爲主

麟見寶至驚奔慕容詳遣兵擊之獲其妻子

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爲衞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鼓譟、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爲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孤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之、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

寶減會兵分給農隆魏石河頭追寶寶不欲戰會請擊敗之

會謀作亂

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恠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衞輒之事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

寶欲除會農隆力止之

會遣仇尼歸吳提染干襲農隆隆被殺農執仇尼歸而逃

寶使慕輿騰斬會不死會勒兵攻寶寶歸至龍城

寶大破會兵

高雲破走會

慕容詳殺會

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詳族誅庫傉

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　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幷求爲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月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府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

燕聞寶猶存 中山民結盟爲戰 慕容詳即帝位殺拓跋觚 ◎ 詳殺可足渾潭 麟潛襲中山殺詳遂稱尊號 麟敗于珪遂奔鄴魏克中山

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衞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飢窘。詳不聽民出采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爲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啓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

[illegible]說慕容德趣滑臺

慕容農說寶襲庫莫奚

寶還龍城

寶欲伐魏慕容農慕容盛切諫爲慕輿騰所阻

段速骨宋赤眉等立慕容崇殺慕容宙

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　燕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

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建、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王、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

速骨等誘執慕容農

長上阿交羅謀立農段讓等殺之速骨誅讓等

蘭汗襲殺速骨廢崇迎寶寶欲還盛等沮之

鄴人留寶不許

德欲迎寶張華慕輿護止之

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爲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爲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眞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段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幷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甯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

盛殺慕與
騰
鉅鹿長樂
說豪傑願
奉寶寶不
肯留冀州
寶惑蘇超
言不聽張
眞與盛而
赴汗
汗欲自出
請罪于寶
兄弟止之
餘崇請寶
留不從
寶加難殺
餘崇弒寶
及策等
汗自稱昌
黎王

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爲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與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爲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曾家曾素武健請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穎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

蘭堤聞加難請汗殺盛不從

盛間汗兄弟

盛使慕容奇逃出起兵

堤加難怒汗襲敗仇尼慕

蘭穆勸汗殺盛不果

盛與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等殺穆汗

堤加難宇文拔帥壯士來赴

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偶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辨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堤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爲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寅、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眞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爲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

盛即帝位

苻廣自稱秦王擊破慕容鍾慕容德討斬之

李辯殺慕容和以滑臺降魏

魏和跋擊破慕容鎮慕容雲斬李辯出滑臺赴德

潘聰勸德取廣固

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尙書左僕射、衞倫陽球魯恭王騰爲尙書、悅眞爲侍中、陽哲爲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以河間公熙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隷校尉、城陽公元爲衞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爲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尙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尙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鎭、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衞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尙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鎭。未易

崔誕張豁降德辟閭渾被殺

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十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瓌爲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瓌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

德即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

固、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張溥曰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幷州。冬。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德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君弒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馴致家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爲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爲患。請擇農隆。付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即弒段太后。身爲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衆。麟固止之。慕容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精弒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遏之。大國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牽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還

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衆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迎寳。寳入城被弑。寳即位逾年。日罹鋒鏑。前欲避魏兵。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躁則觸藩。凶則滅頂。寳眞窮哉。長樂王盛。寳之庶長子。沈敏多謀畧。輔垂興復有功。寳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從。寳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間。卒誅汗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之恥。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燕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寳弑段太后。又謀弑寳。逼寳失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于慕容德。旣復謀反。爲德所誅。

彼實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僞楚之亂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酒色。委事於瑯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姆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衞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衞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鄕邑品第。皆得爲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他事斬悅之

妙音自托于陳淑媛帝怒斬悅之

國寶諮范甯出外

帝欲用王恭殷仲堪以制道子王雅處其爲亂

桓玄切齒于道子

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爲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衞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珣。桓溫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甯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鎭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値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横。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爲之

仲堪敬憚
桓元胡藩
諫之不悅

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同郡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退爲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

聞人奭疏
言千秋罪
帝益惡道
子帝擢王
恭郗恢殷
仲堪王珣
王雅等以
防道子道
子引王國
寶王緒以
爲心腹
徐邈請帝
宏貸道子
帝戲張貴
人被弒道

二十年春三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琊內史緒以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曩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

子不復推問

國寶媚帝疏道子帝崩復諂事之

道子憚王恭

緒說國寶勸相王殺恭不許

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止之

於清暑殿。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倂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暱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鎭。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國寶稽勸道子裁損王恭殷仲堪兵權

桓元說仲堪起兵討國寶

殷覬江績郗恢止仲堪不聽

恭舉兵討國寶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陽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令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廻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爲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覬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殷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中丞、覬遂稱疾發、辭位、仲堪往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爲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

王緒說國寶殺王珣車胤不果　道子殺國寶緒恭乃罷兵　仲堪舉兵道子以書止之元顯說道子備恭仲堪　王恭遣劉牢之擊斬王泰走王廞

政得失、珣勿之預、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爲、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甯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爲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牋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爲庶人、

譙王尙之說道子外樹腹心

道子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楷怨說恭舉兵

殷仲堪桓玄許推恭爲盟主恭不辨絹書先期舉兵劉牢之諫不聽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尙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尙之說道子曰今方鎭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衞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爲形援日夜與尙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爲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尙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鎭懲艾前事爲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爲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嚮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飮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爲相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

元顯請道子討之

仲堪以軍事委楊佺期兄弟

佺期贊成仲堪謀以逞志

王愉爲桓元軍所獲

庾楷敗於尚之奔桓元

元佺期擊走尚之

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爲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麤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元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衞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炎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元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爲己援乙巳桓元大破官軍於白石元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炎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之下

牢之斬顏延遣敬宣高雅之襲恭執送京師斬之

佺期元等上表理恭求誅牢之

桓修請道子以利陷元佺期取仲堪

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猶理須鬚。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元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修爲荆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元楊佺期進軍。元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

仲堪與元等交質不受命朝廷復罷桓修

仲堪與佺期結婚爲援

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元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元等爲援元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修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修專爲身計疑誤朝廷詔免修官初桓元在荊州所爲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元爲盟主元愈自矜倨楊佺期爲人驕悍元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元終爲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元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元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爲長史以爲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元以楷爲武昌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爲楊州刺史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抑止之元恐終爲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爲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劫之以爲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

元乘虛伐仲堪

佺期爲仲堪所給帥騎至江陵元擊殺之仲堪走死

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二、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元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元詐稱朝廷遣銓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元書、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爲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元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元屯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爲元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元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元、元畏其銳、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會元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元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尙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幷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

桓修爲江州刺史

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元至荆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元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尙何謝爲。元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四年春三月。桓元旣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元爲都督荆司雍秦梁益甯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修爲江州刺史、元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元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元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元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鎭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鎭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甯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元皆留不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淸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元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

張法順說元顯取元

庾楷自結於元顯請除元

法順請元顯殺牢之不從

元顯欲盡誅諸桓王誕止之

法順請元顯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不從

張法順謂元顯曰、桓元承籍世資、素有豪氣、既幷殷楊、專有荊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它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元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元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爲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二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鎭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尙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修等與元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荊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荊益甯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粰橡給士卒、元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將軍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

卞範請元兵臨近畿　元囚庾楷　元前鋒殺齊王柔之　楊秋降元　尙之被獲　休之敗走　牢之不肯討元　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　元使何穆說牢之　何無忌劉裕劉敬宣諫牢之勿從元不聽

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庾楷謀泄、元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元前鋒殺之、柔之、宗之之子也、丁卯、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元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尙之帥步卒九千、陳於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横江、秋降于元軍、尙之衆潰、逃于涂中、元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元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元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尙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既

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

元入京師收元顯

王誕殷仲文劉邁附元

元斬元顯等

敬宣勸牢之襲元不決

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元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板敬宣爲諮議參軍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元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元於安樂渚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元以桓偉爲荆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初元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元元親禮之及元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元姊爲仲文妻仲文聞元克京師棄郡投元元以爲諮議參軍劉邁往見元元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幷邁爲三元悅以爲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修爲王誕固請得流嶺南元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志邪裕當反

牢之議據江北以討元劉襲不從牢之懼走至新州縊死

元殺高素等劉軌等欲起兵攻元不克走杜林承元旨殺道子元虔之將其勢寘逆

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鎭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元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元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元讓丞相荊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元出屯姑孰辭錄尙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尙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元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元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元諷朝廷以元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幷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冬十月太尉元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幷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元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軰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

元殺孫無終

元僞請平關洛

元作輕舸

桓偉卒元以桓修代之

殷仲文卞範之勸元受禪

庾仄討元桓石康攻敗之

元以皇甫希之充隱

元才畧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元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元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爲他人驅除耳與善之以虔之爲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元爲大將軍　丁巳元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元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八月荆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元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元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元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荆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元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册命以桓謙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爲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册命元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元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冬十月楚王元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

卞範之王謐逼帝禪元

仲文諂元孔樸奉司馬珍之奔壽陽元遷帝于尋陽

元不追尊立廟卞承之知其不長

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二月詔楚王元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丁丑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元築壇於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册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元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爲平固王降何后爲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爲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爲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元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辛亥桓元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元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元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秘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元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元聞之懼曰奴輩作矣元性苛

毛璩傳檄討元遣柳約之等擊破桓希

王仲德料元不成大事

劉裕劉毅何無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劉道規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辛扈興童厚之等合謀起兵討元

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荅詔、誤書春蒐爲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荅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元以桓希爲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元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元以桓宏爲青州刺史、鎭廣陵、刁逵爲豫州刺史、鎭歷陽、宏、修之弟、逵、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元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與共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元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宏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元、爲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

孟昶妻周氏助夫舉義
無忌母言元必敗裕必成
裕使無忌斬桓修退刁宏等

裕署劉穆之為主簿
孟昶與毅道規斬桓宏
裕使毅誅刁宏
劉邁以裕謀白元元

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覘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宏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為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啜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刁宏。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元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元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元已知其謀。晨起白之。元大驚。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

扈殺之并及元德扈興厚之等

元畏裕毅無忌

裕以朱齡石爲參軍

裕斬吳甫之

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斬皇甫敷

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鎭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眞殺朱憲。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甯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元聞

曹靖之言元必敗　桓謙等大敗桓元出奔　裕入建康

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爲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遊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元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烟炎熛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元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元咽不能下。昇抱其胷而撫之。元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爲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

以戲卿耳。熹熹之弟也。壬戌。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爲靑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內史。孟昶爲丹陽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爲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鎭歷陽。諸葛長民爲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今王謐爲公。刁逵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還鎭東府。　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元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

桓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

裕保全王謐

魏詠之等擊斬楊秋

無忌道規破何澹之等

裕引用胡藩

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爲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敎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桓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元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尙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元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荊江諸郡。聞元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爲元佐命元臣。元之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元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元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元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元收集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

道規毅等麾衆爭先元中夜遁郭銓降毅毅遣劉懷肅討平劉統馮稚等元挾帝西走殷仲文叛元奉二后還建康

毛修之誘元入蜀

馮遷斬桓元等乘輿反正于江

甚盛。甲寅元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鎭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元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埶。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元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鬭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元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元。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己卯元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元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元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誘元入蜀。元從之。甯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元。矢下如雨。元嬖人丁僊期萬蓋等以身蔽元。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元。元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

陵

桓謙桓振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

振欲殺帝謙苦禁之

振肆行誅殺

謙勸振下戰不從

劉毅誅王稚徽

無忌道規攻破桓謙桓蔚

無忌不聽道規言而

又斬桓石康桓濬庾頤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修之爲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元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元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元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鎭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

殷

振殺柳約之

毛璩斬桓希

劉敬宣擊破桓亮

毅等擒孟山圖桓仙客

毅等進克巴陵

文處茂擊破桓放之

劉懷肅斬馮該桓謙等奔秦

聞桓元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逃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僞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桓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僊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爲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溳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甯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爲梁秦二州刺史。瑗爲甯州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皆奔秦。怡宏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

毅遣唐興斬振復取江陵

無忌奉帝東還。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瑯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

劉裕歸藩

以魏詠之爲荆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毅恨敬宣

毅等討滅桓元餘黨

桓元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祇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張溥曰、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弑于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子。隱而不問也。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說之也。王恭用兵。殷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元楊佺期仲堪所任也。牢之附恭則背恭。附司馬元顯則背元顯。附元則背元。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元而死。佺期救仲堪而死。牢之討元而死。歷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初心尚未欲亂也。元與佺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爲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元與牢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爲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元佺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于叛人。元佺期心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元。佺期次之。牢之又次之。久之。諸人俱斃。元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之不攻。而元攻之。于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之既歸元顯。必當從之討元。又懷貳心。與元連和。于是元顯被執。元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之併元。即元併牢之者。勢也。然元能併牢之。牢之不能併元者。亦勢也。同爲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元。天下孰得有難之者乎。元其可以無君矣。惟元可以無君。而元之罪彰。惟元自以爲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裕劉毅何無忌等。乘間一呼。大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鋒潰。元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知元本無能。而仲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爲計失也。誅君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

散之難。王恭起兵不哀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牢之歸正。不明討賊之義。而欲闘國隙。遂至佞人方僭。而强臣荐興。王室既搖。而臣躬不保。事始幾微。禍成版蕩。元又拱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終

王珣流孫泰於廣州王雅薦之召還

謝輶發泰逆謀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殺之并其六子

孫恩逃入海謀復仇

孫恩攻會稽王凝之奉天師道不出兵父子被殺妻謝道蘊手殺賊數人

桓謙王崇魏隱棄郡走

諸郡起兵應恩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瑯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爲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使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邱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冑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

謝邈等爲恩黨所殺

孫恩請誅道子元顯

[illegible]劉牢[illegible]

[illegible]裕獨擊賊劉敬宣從之遂大捷

牢之濟江孫恩東走以棄貨物子女得脫[illegible]斬陸[illegible]邱尫沈穟夫

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僊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尫破之與劉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爲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吳興

牢之等縱軍暴掠士民失望

諸將諫謝琰開賊自新之路不從

恩至會稽謝琰兵敗爲張猛所殺

高雅之敗于孫恩

牢之擊孫恩復走入海

鮑嗣之不聽裕言戰沒

太守邱尫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鎭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復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十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

孫恩殺袁崧
恩奄至丹徒裕擊破之
恩徑向京師元顯戰不利
恩爲譙王尚之劉牢之浮海北走
恩執高雅之
裕累破恩恩竄入海
辛景破恩恩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者百數

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佗謀畧、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恟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

盧黨推盧循爲主

沙門慧遠謂循志存不軌

裕擊敗循

裕擊破徐道覆

循執吳隱之道覆執阮腆之

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桓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爲共冢瘞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夏四月壬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荅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

道覆力勸循乘虛襲建康朝廷急徵劉裕

何無忌不聽鄧潛之殷闡之言戰死于道覆

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爲勃海太守、檀韶爲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

急濟江而衆安

諸葛長民劉藩劉道憐入衛建康

劉毅大敗于循

循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

裕謀聚衆石頭以破賊

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

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洶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鎭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絶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

意裕必敗遂仰藥死王仲德勸裕討循

裕料賊迴泊西岸必成禽道覆欲數道攻裕循不從

也、袒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爲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袒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袒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袒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袒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鎭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袒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

裕修城築壘以禦賊
劉毅逃歸
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
循還尋陽
裕使王仲德等追之
裕遣孫處沈田子襲番禺
庾悅屢破循
裕帥劉藩檀韶劉敬

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　秋七月庚申。循自蔡州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使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邱進爲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

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甯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

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埶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畧。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

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亦親任之。

孟懷玉斬徐道覆
沈田子孫處破循
杜慧度破循循投水死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 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張溥曰。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夫也。泰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泰。循智於恩。道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孫泰本孫秀族人。浮狡有小才。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雅。及司馬元顯。稱善養性。躐取郡守。私合徒衆。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輶發奸。始行誘誅。當其萌牙。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自撤兵備。開門而揖。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內史。實爲罪魁。謝琰劉牢之轉鬬前克。恩懼東走。棄寶物子女。官軍競取之。繇是得脫。琰無綏

懷武畧。復敗死於恩。其覆轍猶凝之也。劉裕立功壘岸。連擊破恩。恩窮沈海。衆號水僊。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者諶之曾孫。雙眸烱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沙門惠遠素知其不軌。恩亡。餘衆推循爲主。既執吳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欲常保嶺外。徐道覆力說其乘虛襲建康。勉强出兵。殺何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請循於新亭至白石焚舟直上。數道攻裕。循疑不聽。師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分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始興。杜慧度斬循於交州。二賊盡平。恩死時。先鴆妻子妓妾。後沈于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計行。將以英雄自爲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留鎭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遽還。何劉喪敗。建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敗爲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驅馳神武。益恨王凝之謝琰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終

毛璩使弟瑾瑗討桓振侯暉陽昧謀作亂襲殺毛瑾逼譙縱爲主李騰納縱兵滅璩瑗縱稱成都王

司馬榮期擊破譙明子爲承祖殺榮期

毛修之馮遷擊斬承祖修之欲討譙縱爲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於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宕渠、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修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讐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

陋所沮　劉裕表劉敬宣伐蜀　譙縱臣於秦與通盧循桓謙請于秦與縱共擊裕　譙縱使人守桓謙　姚興遣姚賞王敏救縱　劉敬宣失利免官劉毅欲重罰敬宣裕保護之　興拜縱爲蜀王　劉道規遣王鎮之等入援建康

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册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

魯宗之帥衆赴江陵

劉道規檀道濟攻斬桓謙

劉遵斬苟林

裕謀伐蜀用朱齡石爲元帥

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一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朱齡石等發裕函書三道進兵　劉鍾請齡石先克平模直進成都　齡石先拔北城南城潰　臧熹擊斬譙撫之譙小苟亦潰　齡石入成都　譙縱女勸父勿走不從　縱投譙道福不納自縊死

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鎮兵重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恟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

瑾臨衆潰
出走被執
而斬

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張溥曰。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鴟鳴數載。顛覆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與王。而智慚女子。蚔蛾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暉陽昧謀作亂。逼縱爲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忽死須臾。萬世爲戮。斯亦足爲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裕遣師失利。旣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失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潰。雖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桓謙逋逃之餘。縱請于秦。合兵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爲傳詔所誅。桓氏遂滅。夫桓玄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繇蘖。其誠難之。然覆桓者謙。誤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爲害也。非徒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覆憤縱棄城墮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衆散出走。廣漢人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

馬眈始從縱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從之越嶲。眈知不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尤譙縱始事。同辭之義。馬眈臨死見幾之明。即為忠臣不難。而臨岐一謬。斷首莫贖。死生是非分於旦晚。其間尤貴早辨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呂光據姑臧

苻堅使呂光代西域苻融諫不聽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呂光破龜茲王帛純威恩著西域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寘爲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光欲居龜茲鳩摩羅什請其東歸

楊翰請梁熙守高梧谷口及伊吾關以拒光熙弗聽

張統請熙奉苻洛以圖光不聽反殺洛

杜進料熙不能用翰謀

楊翰降光

姚靜李純降光

光遣彭晃等擒梁胤

彭濟執熙降光殺之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爲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壁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莫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爲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

宋泮死節

尉祐譖殺姚皓等十餘人

尉祐叛姜飛擊破之

焦松等迎張大豫爲主攻呂光

王穆請大豫席卷嶺西勿逼姑臧不從

光破斬禿髮奚于

大豫敗死王穆襲據

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讐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爲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强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

酒泉

彭晃叛光先討誅之

王穆攻索嘏郭瑀諫不聽不食卒

王穆敗走被斬

光甥石聰譖殺杜進

段業諫光勿慕吳起商鞅

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甯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甯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

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

石氏爲妃紹爲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鎭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尙書

張溥曰呂婆樓苻堅佐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所載刺張蚝敗苟萇平慕容暐滅李焉擊苻洛其最著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討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獪胡七十萬騎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厲路使光是時撫綏既定振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玉門陽關世記其績乃忽聞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苻堅喪敗長安危逼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年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敗於晉十年之秋弑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始自稱酒泉公是光據涼州時堅尙未死也國君蒙難大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師與梁熙抗義入援慕容垂姚萇等未始不懾其威名斂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京師之舊宇夷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玄漠迹蒙不順豈徒隗囂竇融之懸殊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不能納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爲光所敗張大豫爲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

光什一。宜其覆隕。獨光有過人之能。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秦相應。宋泮宋皓。守義被殺。亳無怍情。雖其罪稍減垂萇。敢於無君則一也。昔苻重鎮洛陽。以光爲長史。重謀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車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王猛異之。然猛能知慕容垂之飈叛。不能察呂光之二心。知人其誠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終

苻堅以乞伏司繁爲南單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幷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巳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甯康元年鮮卑勃寒寇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嘗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埿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

國仁擊破祕宜

國仁卒弟乾歸立

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熾磐明勇過其父

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王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　秋七月與沒奕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王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乾歸殺楊定存崇盡有隴西地

乾歸不肯奔成紀以避呂光

呂延不從耿稚諫戰死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救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鎭衛將軍以鎭西將軍屋宏破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爲興晉太守鎭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　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乾歸爲姚興所敗奔降利鹿孤

禿髮俱延請利鹿孤徙乾歸不果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衞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執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强。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

利鹿孤將殺熾磐傉檀請宥之

姚興使乾歸還鎮苑川

乾歸復即秦王位

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鎭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寖彊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　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嵻崀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原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鎭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鎭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乾歸討斬彭利髮

乞伏公府弒乾歸并殺其諸子

熾磐討誅阿柴公府父子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以子敕敦爲秦興太守以鎮之、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威太守、鎮嵻峎城、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還于枹罕、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

子輳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諡曰武元王、廟號高祖、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張溥曰、乞伏部著於紇干。盛於逃延。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堅使鎭勇士川。部衆復集。及國仁代鎭。會堅寇晉。因而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假風飈。歸圖興復。事近寇暴。情殊亂賊。是故後涼之據。姚萇之流也。西秦之興。慕容垂之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子公府沖幼。國人立其弟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朝。視羅來貢。聲振邊服。地連隴巴。誠鮮卑霸主矣。姚興師至。乾歸侈言梟竊。欲一舉而并關中。忽窮敗北。哭辭豪帥。奔禿髮利鹿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衆力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杖策。昭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禿髮。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爲苻堅所逼。願效呼韓。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終爲之臣。羌虜何常。困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有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立大功。彼勇於拒光。而怯於讓興。可謂知

強弱。明進退矣。然南景門崩有國不守。梟鳥集手身則被弒。災禍之來弗能避也。乾歸代兄之位。謀立後嗣。當在兄子公府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弒之殺其諸子。此吳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磐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有人。猶賢于晉安帝矣。

禿髮烏孤與紛陁謀取涼州

石眞若留勸烏孤受光官號

趙振從烏孤

烏孤不受光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禿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甯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眞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置兵爲久守計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爲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

烏孤稱王光遣竇苟伐之而敗

郭黁王詳謀推乞基爲亂事泄詳死黁叛

楊統說兄桓殺呂纂與呂宏桓不從統叛歸黁

張捷宋生與黁推楊軌盟主

黁爲纂所敗請救于烏孤

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宏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宏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黁宏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

楊軌敗於呂纂奔王乞基黁降乾歸

王乞基楊軌歸烏孤

烏孤從渾屯趙振言破走梁饑

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黁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黁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僵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饑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元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楊統請烏孤先圖呂光

烏孤卒國人立其弟利鹿孤

利鹿孤殺楊軌田元明

利鹿孤欲稱帝鍮勿崙止之

史暠言利鹿孤不當徙民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鎭安夷廣武公傉檀鎭西平叔父素渥鎭湟河若留鎭澆河從弟替引鎭嶺南洛回鎭廉川從叔吐若留鎭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鎭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復叛與田元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

禿髮利鹿孤疾卒遺令立弟傉檀

傉檀通秦

傉檀伐沮渠蒙遜　姚興使傉檀鎭姑臧徵王尚還長安胡威泣諫興急止之傉檀已逼遣王尚

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宏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以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

二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爲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鎭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不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救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戸。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

宗敞薦名士于傉檀
傉檀復貳于秦
傉檀敗于蒙遜
傉檀大敗于夏王勃勃
章宗稱傉檀權譎過人
韋宗止興伐傉檀不[illegible]

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以其初不附己。懷怒。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冬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

尹昭請與沮渠蒙遜討傉檀不聽

姚弼敗于傉檀

傉檀復稱涼王

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鎭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鎭北大將軍俱延鎭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皇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

倖爲尙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

張溥曰。禿髮樹機能。當晉泰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蘇愉於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爲之旰食。後馬隆討誅之。始衰。至思復鞬復盛。子烏孤繼之。務農桑。修鄰好。謀取涼州。登廉州大山。追思祖烈。仍欲使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志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署烏孤官號。石眞若留勸權受之。意欲遵養待釁也。既納苻渾策討蕩諸部。卽自豪大。拒光爵命。治兵力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與禿髮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衆之怒。乾歸烏孤之擊光。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擊西秦乾歸。呂延敗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蒙遜畔。扳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是沮渠稱北涼。禿髮稱南涼。尤爲光害。三年。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涼者。惟有禿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傉檀者。利鹿孤弟。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叚業譏其不輔沖人而自立。梁明援宋宣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傉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畧。諸兄不以授子。欲次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傉檀。一朝稱君。從橫河右。摧呂氏。取姑臧。不煩兵力。固知宗敞許爲命世。韋宗稱其偉人。良有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弑者。兄子公府害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次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傉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測。意者不

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蒙遜據張掖

沮渠麴粥說兄羅仇取涼州不從皆爲呂光所殺

羅仇弟子蒙遜泣請諸部雪耻復業

沮渠男成說段業起兵蒙遜帥衆歸之

晉安帝隆安元年、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

呂纂討業不克

蒙遜執呂純王德孟敏降業

呂弘棄張掖走段業追之蒙遜諫不聽而敗蒙遜料臧莫孩必敗於呂纂

段業即涼王位

蒙遜譖殺馬權

蒙遜說男成除段業不從遂譖殺之

驃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光命大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宏鎭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爲尙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素豪儁、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爲西平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

蒙遜激衆攻業
臧莫孩降蒙遜
業使田昂討蒙遜王豐孫言不可不從果叛降
梁中庸降蒙遜
田承愛斬關內蒙遜段業被殺
蒙遜擢任賢才
蒙遜欲東遷以避姚碩德弟挐興臧莫孩

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分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鎭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　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寗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

止之

利鹿孤遣俱延文支襲蒙遜執鄯善苟子蒙遜求和乃還

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挐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張澍曰、蒙遜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羅仇麴粥。其伯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麴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讐。斬馬遂井詳以盟。屯據金山。

與從兄男成推立叚業。致敵於涼。蓋其英略權變。少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奮私謀也。叚業者。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爲杜進記室。光敗呂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故儒素長者。烏能爲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暈飄一己。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卽殺男成。事業卽殺業。爲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卽邀祭蘭門山。還許成告變。業賜男成死。蒙遜復泣告衆。爲兄報讐。起而誅業。夫羅仇麴粥之死。呂光爲之。蒙遜可藉以激衆怒。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業。其術何居。羅仇死忠者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爲羅仇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爲蒙遜能復讐者也。蒙遜復以其術用之叚業。人皆信其復讐。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先王未嘗禁人之讐也。蒙遜假父兄之讐。以愚涼人。始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獲二利。亦古來復讐之大變也。卽稱兵日濶。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焉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儁。自比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尙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篤。蒙遜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自殺。彼建功業。則名爲父兄報讐。振紀綱。則假尊親試法。譎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射人之餘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秦滅後涼

呂光立子紹爲天王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宏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隣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宏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墻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偶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宏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宏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

光卒呂超說紹除呂纂不從

姜紀說纂作亂齊從斫之被禽

呂紹自殺纂即天王位

纂復超爵位

呂宏攻纂敗走

纂以宏妻女賞軍房晷泣諫乃厚撫之

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靑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宏兵彊、以位讓宏、宏曰、宏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宏之本志乎、纂乃使宏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紹曰隱王、以宏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鎭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宏功高地逼、忌之、宏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宏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宏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宏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宏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呂方執宏送纂殺之

呂纂酒獵楊穎諫不聽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召責之

或說呂緯約呂佗討超佗妻梁氏止之

呂邈誘緯入城超執殺之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宏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愓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卽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諡纂曰靈

呂超推呂隆即天王位
呂超欲納楊后后死之
楊桓奔利鹿孤
呂隆多殺豪望焦朗遣使說姚碩德伐之
碩德擒呂超
傉檀說利鹿孤殺姜紀不從紀奔秦
紀說碩德取呂隆

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爲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爲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彊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

超說隆降秦

俱延請傉檀與焦朗連和

王集襲傉檀營被斬

呂隆呂超僞與傉檀通好而敗盟

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鎭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鎭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隣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墻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甯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

隆擊破沮渠蒙遜蒙遜與盟而還

焦朗降傉檀

傉檀蒙遜互攻呂隆

秦臣說姚興取呂隆

姚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

秦人殺郭將

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韓爲左司馬。韓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韓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二月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復、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治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

才擢敘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黁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張溥曰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長身重瞳。左肘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至脈文巨霸。營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侍。隆使呂胤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宏呂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烏孤卽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遜段業郭黁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疾將死。自號太上皇。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宏。勉以輯睦。涕泣受命。父死未寒。兵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卽僞位。彼爲呂光者。生受制於强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爲天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氏最强。石虎死。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國旋覆滅。呂氏局守姑臧。土地甲兵。僅可附庸後趙。纂爲紹庶兄。忍行篡弑。內難外敵。何以克靖。呂宏作亂被誅。纂益沈湎遊畋。呂超復弑之。立其兄隆。身弑人者。身卽見弑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之災也。甯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降晉。一入不返。欲望勾踐再興於越。孫權暫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德師還。隆復逼於傉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因光弟寶子。尙稱呂氏。後纂弑紹殺

宏。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弒篡殺呂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能復存者也。纂后楊氏。楊桓女也。超弒纂時。后命禁兵討超。阻於杜尙。纂死。超欲納之。而自殺。其節義同於苻丕楊后之刺慕容永。苻登毛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終

慕容盛務峻威刑

慕容國秦輿與段讚謀殺盛事發死

段璣秦興段泰作亂盛被賊傷卒

慕容熙得幸於丁氏丁氏廢太子定立之

段璣等族誅

熙殺慕容元

慕容提張佛等謀立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

熙納苻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爲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卽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冬十月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

二女
丁太后與
丁信謀廢
熙立淵皆
被殺
高和作亂
出走
熙作龍騰
苑
熙與苻后
遊畋
熙聽苻后
言襲高句
麗不克
慕容雲以
疾去官
杜靜直諫
被斬
苻后卒熙
服斬衰
熙以嫂張
氏殉葬苻
后

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
十二月己酉立苻貴嬪爲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
月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
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
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
去官
二年春二月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
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　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
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群臣皆含
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爲殉乃毀其禭鞾中得弊氈遂賜死右僕射韋
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

段太后出居外宮

馮跋馮素弗亡命山澤與萬泥謀作亂

跋等立雲

慕容拔帥壯士登城熙久不至遂潰

雲弑熙雲復姓高氏

將轞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爲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宏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於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大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爲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爲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爲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

雲使慕容歸主燕祀

雲寵離班桃仁而被弒

張泰李桑討斬班仁衆推跋爲主

馮素弗厚待韓業

跋以樂浪公主妻柔然可汗斛律

跋勤政事有臣請跋迴舊邦族賓

錄尚書事、馮萬泥爲尚書令、馮素弗爲昌黎尹、馮宏爲征東大將軍、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宏、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　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鎭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鎭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衞、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卽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卽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宏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

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張溥曰慕容寶闇而不斷死于奔亡慕容盛峻極威刑爲段璣等所弑後徵前失遘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歟益信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藏變非虛也盛中傷肇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氏意也丁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妃盛卽位尊爲太后熙素得幸于丁氏盛死遂命立熙熙既立納苻謨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事洩死昔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失寵自縊熙迫殺丁氏無辭乎弑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苻昭儀小苻皇后皆美而夭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爲殉至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爲主發尙方徒閉門距熙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剋微服隱林中被執雲弑之太

康畋有洛之表。羿距于河。適因民弗忍。豈煩兵力哉。苻堅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後庭。趙整作歌以諷。慕容沖。淸河公主。姊弟專寵長安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氏即叛堅覆秦。今熙亦納苻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抑何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當垂爲吳王時。涅浩等誣以巫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免禍。後段后勸垂廢寶除麟。不聽而亂。盛妃爲蘭汗女。汗欲殺盛。妃涕泣保全。又奉事丁氏孝謹。後燕諸后妃並稱賢智。獨丁苻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易。更亂以後。于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詣雲。逼舉大事。既立。內懼。畜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衛。若固急自防。寵婗元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也。小臣肆憾。尸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大亡後燕。先殄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爲高再亂而易爲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暠爲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爲征虜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

下諸城 沮渠蒙遜破王德

暠手令戒諸子從政之道

暠敗于蒙遜 蒙遜敗李歆

暠遣歆擊敗蒙遜獲沮渠百年

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爲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鎭樂涫、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鎭敦煌、遂遷于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愼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讐、夕委心膂。祖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宋承明勸暠伐蒙遜暠賞之

暠疾卒命宋繇輔歆

歆大破蒙遜

歆遣使來告襲位

張顯氾稱正諫歆不聽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宋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諡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

歆遣使來告襲位。　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鎭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

歆欲襲蒙遜朱繇張體順切諫尹太后止之皆不聽

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大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

歆敗復戰爲蒙遜所殺

李翻等奔敦煌

蒙遜用宋繇

蒙遜娶尹太后女爲牧犍婦

宋承張宏招李恂入敦煌

蒙遜攻敦煌宋承降恂自殺

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兹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二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爲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宏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於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于姑臧

張溥曰綱目于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三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暠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郭黁預知其當有國土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爲敦煌太守張邈宋繇說暠距之又搆業殺嗣業固儒生無權略外迫于暠內惑于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暠然已使之而已殺之何以令下乎暠據敦煌之明年業即見弒于沮渠蒙遜當日固知其氣盡矣暠遣

舍人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狄汧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忠義憤發慨然有慕于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酒容諸賦以寄情僻陋遐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頹暮誅妻誡子不忘道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與王千里哉子歆繼暠嚴刑煩役張顯氾稱苦諫不納好戰而敗身死蓼泉父不能爲齊桓晉文子反爲宋襄王偃霸王之事談何容易哉暠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于己生贊暠創業西川有李尹王敦煌之諺歆謀襲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敗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子壯罔何也宋繇爲暠同母弟佐暠闢國受顧命相孺子國亡不死臣于蒙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歆子重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啓唐室世德不及公劉卜年長于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並美歷與亦各有天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終

傉檀伐蒙遜大敗請和蒙遜許之

傉檀遷于樂都

侯諶等推焦朗據姑臧

蒙遜據姑臧執朗而宥之

南涼圍樂都傉檀以子為質乃還

傉檀欲復伐蒙遜孟愷諫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乞伏滅南涼

晉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

七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損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

文支降蒙遜

傉檀欲討唾契汗乙弗等部孟愷諫不從

虎臺大破乙弗焦襲勸熾磐襲樂都

虎臺不聽尉肅孟愷言而城潰熾磐入樂都遣捷虔追傉檀

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爲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赴單烏

樊尼紇勃洛肱陰利鹿隨傉檀不去傉檀歸于熾磐

尉賢政固守浩亹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鴆死傉檀

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爲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甯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爲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爲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諡曰景王、虎臺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

虎臺與妹謀殺熾磐事覺

又奔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冬十一月、南涼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衞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千餘人、

張溥曰、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滅之、後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禿髮據廣武、歷三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磐滅之、北涼沮渠據張掖、歷二世、三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絲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黁言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于堅者也、段業臣于光者也、沮渠蒙遜李暠又臣于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與暠從而效之、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爲弑、上下之防嚴矣、禿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強久、光初王時、烏孤即辭其爵、既取金城、遂爲南涼、傳弟利鹿孤傉檀、擅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磐、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于人而叛者也、傉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搆兵、唯契

汗乙弗等部叛。更親與討。熾磐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于西秦。遇鴆死。當傉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敵也。苻堅肥水。傉檀乙弗。咸以驕釁。勝亦何可恃也。晉隆安中。乞伏乾歸因于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以魏武善關羽。秦昭恕頃襄爲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今南涼窮厄。固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甯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傉檀女爲熾磐后。謀復讐而死。强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不滅者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終

蒙遜擊斬乞伏魋尼寅禽折斐等

熾磐禽沮渠漢平

蒙遜與熾磐和親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爲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强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爲太子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於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曰恒代之北當有眞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畧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于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西河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戸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戸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自保定連還枹罕、秋八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於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六月葬秦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

莫者幼眷叛西秦

暮末使段暉等擊破沒利延

蒙遜贖世子興國于秦暮末不許

暮末請迎于魏

暮末殺郭恒

西秦故地皆入于吐谷渾

吉毗、暮末內徙

暮末降夏

焦楷欲召大義父遺病卒乃奔河西

赫連定殺暮末等

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源川以叛。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暮末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七年冬十月。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納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爲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爲主。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鎭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幷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鎭重任。今本朝顚覆。豈

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綱)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張溥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歲苦戰爭竟遭赤族窮困極矣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剗殺叔父什寅及白養去列皆其淫戮之大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其國災異者二日食至星晝見地震草反不雨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來伐狡夷無親固未可責之以禮然徼危追險朝盟夕變其誰堪之沮渠成都爲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從其言蒙遜許和令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涼逼請迎于魏焚城邑毀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迎又不往定闘之急出降遇誅始也涼可以和而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身一播蕩司命在人或夏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君棄社稷歷間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傉檀與蒙遜搆兵不已群部叛之自恃其彊出征乙弗熾磐乘虛襲破樂都傉檀歸熾磐未幾鴆死傉檀所惡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乞伏熾磐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滅之者反出于赫連定事變忽

來。烏可測也。傉檀亡于好戰。暮末亡于懼敵。其速死也。皆繇輕于越境。暗于託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傉檀窮奔、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亹不下。聞傉檀之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讐。遺病卒。乃奔河西。國家顛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爲矣。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終

苻昌殺慕容納及慕容備德請子呼延平以公孫氏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超陽狂行乞惟苻紹異之

超與宗正謙逃歸南燕

超以金刀獻備德

備德欲以超爲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鎭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

備德卒爲十餘棺瘞山谷超卽帝位

超使慕容鍾段宏出藩公孫五樓內輔封孚諫不從

超猜虐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

慕容法與鍾宏謀反超誅慕容統等及封嵩

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因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鎭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鎭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

段宏慕容法奔魏慕容凝慕容鍾慕容始奔秦

超變更舊制

封孚卒

超母妻在秦張華請超屈節求之

超獻太樂

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郞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鎭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鎭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鎭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於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主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主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尙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

伎與還其母妻
成公綏言災異超黜五樓俄復用之
超悅李宣諂言
超議掠晉人補伎韓諄諫不聽
慕容興宗等大掠宿豫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以
超封斛穀提等爲公慕容鎭諫不聽
王儼諂事五樓得左丞

親帥六官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氷、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衞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桂林王鎭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爲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幷州刺史劉道憐鎭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

裕料超必不能守險清野

公孫五樓陳三策超從下策賀賴盧慕容鎮諫不從

裕過大峴見燕兵不出而喜

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

胡藩請以奇兵間道取城
裕大敗燕兵超遁還廣固
裕克大城
慕容鎮請超決戰爲慕容惠所沮遂乞師于秦
超請割大峴以南爲藩臣裕不許

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

姚興遣使告裕，裕大言距之

姚興追姚彊兵還，韓範嘆燕必滅

張俊來降，說裕用韓範以招燕，王蒲勸範奔秦，不從

段宏奔裕，張光勸超出降，超殺之

董銑勸超降，超囚之

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幷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二，幷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於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

悅壽納晉師超出走被獲
裕欲阬廣固韓範正諫
裕送超建康

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甯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張溥曰慕容德。皝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苻柳搆難。德勸慕容暐。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于晉。德說暐。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永有功。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爲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于垂。德之當興也。微夢日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

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卽尊號。謝之。既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下。竟行其志。出寶于顚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遽忘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弑國分。後雖決策潘聰。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思服辟閭渾也。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誅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佯狂秦市。金刀復還。卽慕容翰乞食于宇文。拓跋珪寄身于賀訥。流離屯晦。亦無以加。德子俱喪。立超爲嗣。誠天命非人力。卽位以後。猜過日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豈行事眞桀紂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來。縱入大峴。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闗。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爲劉璋也。德初迎超至。夢兆命其早立超爲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告。不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何亡之暴也。慕容垂興燕。子高陽王隆。遼西王農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子。勢必立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也。立超非德過也。張光黃鋭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雖無姚泓銜璧之辱。不免王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然慕容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慕容盛。尚殞于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姜紀勸弼弼結興左右求入朝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爲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温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

弼誣死姚文宗

梁喜任謙尹昭請與損弼威權

資溫王弼密疏勸興立弼洸裕以弼逆狀告諸兄興懿等欲討弼興免弼還第乃罷兵

弼譖姚宣下獄尹昭言弼不宜擁疆兵在外興不從弼聚兵于第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固請免弼

疏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於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

崔浩辭熒惑必入秦

尹沖謀殺泓賴宮臣止泓出迎而免

姚愔等作亂姚和都擊敗之

興賜弼死

秦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弼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

尹沖尹泓奔晉

興卒泓誅姚愔呂隆尹元等乃即位

劉裕伐秦

王鎮惡檀道濟所向皆捷

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脩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甯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祇自廣陵帥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祇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

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爲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王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鎭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鎭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津兵尙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淸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遣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鎭將於栗磾有勇名、築

趙玄請姚洸固守金墉姚禹等沮之

趙玄蹇鑒死義姚禹奔道濟洸亦出降

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奔秦事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鎭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
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幷州牧姚懿南
屯陝津為之聲援、甯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
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
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
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
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
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
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
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
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
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
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王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

姚懿謀作亂張敞左雅諫皆殺之

郭純姚紹等執懿誅孫暢等

姜紀說恢襲京師不從

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復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爲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

沈林子請道濟與鎭惡合攻潼關

沈林子襲斬姚鸞擊敗姚讃

泓求救於魏

甯朔將軍尹雅爲宏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讃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鎭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靑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鎭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鎭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又攻秦幷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鎭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鎭惡合勢幷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讃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讃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淸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

崔浩請魏主嗣假劉裕水道

晉兵欲還沈林子怒爭乃止

鎮惡說宏農百姓送義租

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勝、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　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

朱超石斬阿薄干擊魏兵

魏主嗣恨不用崔浩言

沈林子擊斬姚洽姚墨蠡唐小方

姚紹卒

林子擊破姚讚

沈田子大敗秦兵泓奔還灞上

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甯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甯朔將軍胡藩甯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人公紹遣長史姚洽甯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

鎮惡使毛德祖擊殺姚彊走姚難

鎮惡身先士卒大破姚丕至姚諶等皆死姚讚兵潰姚佛念死議

數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首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謂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

鎭惡盜秦府庫劉裕不問

姚瓚尹昭姚讚來降裕皆殺之

裕諮遷都王仲德止之

赫連勃勃謀取關中

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鎭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鎭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鎭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鎭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鎭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鎭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鎭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宏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眞

裕使義眞鎭秦以王修沈田子毛德祖佐之
隴上流戶知裕無西略意皆失望
裕私令田子防鎭惡

三秦父老泣止劉裕

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畧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鎭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鎭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鎭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鎭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鎭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

王買德進取關中之策于勃勃

田子誘殺鎮惡王修執田子斬之

傅宏之大破赫連璝

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宏之奔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横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傅宏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宏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

義眞使劉乞等殺王修、關中郡縣降夏、勃勃進據咸陽

裕召義眞東歸、赫連璝追之、傅宏之蒯恩毛修之皆被擒

段宏束義眞于背而歸

傅宏之死義

朱齡石奔潼關

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兗二州刺史。冬十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眞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鎭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宏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宏之、宏之不屈、時天寒、勃勃祼之、宏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

勃勃入長安

朱超石王敬先劉欽之皆爲勃勃所殺

裕欲北伐知義眞得免乃止

尙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靑泥敗、未知義眞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爲將來之虜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張溥曰、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滯僞[illegible]。夷隴右。靜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姿梁都於禿髮。授朔方于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興者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因嗣降軹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也。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尊敬師傅。懲戒

嚴酷。劉厥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將請廣首級。謝不許。弟弼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爲弼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姚萇之惡累之也。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冉閔滅石氏。弋仲戒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殷浩激之使叛。後爲苻堅所殺。萇卽臣堅。乘危弑之。其罪有三。父命仕晉。背之從亂。一也。兄死于堅。靦顏事讐。二也。既委質于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姚紹等戰死。遂泥首獻闕。斬于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亡也。或以暴君。或以弱主。爲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爲赧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于桀紂。國力坐詘。而君威下移也。後秦之興。雄于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石虎其人者守之。卽無道。尙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則何能乎。兵交立潰。帥至卽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泓。名爲守文。寔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卽子孫中主。尙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溫敗秦兵于藍田。三輔郡縣喜覩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望王師久矣。劉裕耻江沱之宴安。淸百年之腥穢。亦物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戸歎息。父老流涕。觀秦雍悲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義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終

劉勃勃奔秦沒奕干以女妻之姚邕請興追勃勃不從

勃勃斬楊丕姚石生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幷其衆、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絕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主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

勃勃不都高平而使掠嶺北

酖伯支不從亂姚詳戮殺之

勃勃敗姚興禽姚榆生

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　秋七月夏主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主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主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主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主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

勃勃使鹿奕干追斬姚詳

王買德奔夏

勃勃命叱干阿利築統萬城

勃勃改姓赫連氏

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城都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勃勃拔杏
城執姚逵
姚弼禽赫
連建

勃勃殺姚
軍都姚亘
子以子昌
鎮陰密姚
恢奔長安
姚諶胡儼
等降夏
姚諶奔長
安
胡儼殺羊
苟兒等復
降秦姚紹
擊破勃勃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亘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守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趣安定、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　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

勃勃即帝位

十四年夏，赫連璝至渭北，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殺王鎭惡，王修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鎭惡，傅宏之大破赫連璝，夏兵乃退。劉義眞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鎭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璝帥衆追之，傅宏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五事井見劉裕滅後秦）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張溥曰：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艾檻車就徵，姜維爲會謀主，事將成矣。敗于胡烈，亂軍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鎭惡沈田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鎭惡，王修討田子，斬之，劉義眞又殺修，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間艾，欲舉大事，田子殺鎭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于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大師來爭，蜀未必爲兩人有也。後秦鄰于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

地終爲魏有。劉穆之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卽勸勃勃圖秦。強敵逼介幼子鎭守。又不能推誠大將。關之使亂。夏日窺閒而攫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者。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雖猝滅。與其不得晉也。甯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鎭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關中危義眞必死。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眞逃歸。亦義眞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亡。建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終

馮跋幽于什門

張穆言赤氣爲兵氣魏使長孫道生等襲燕破古泥殺皇甫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爲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

跋命馮翼攝國事宋夫人矯詔止之馮宏作亂跋驚殂宏遂卽位翼戰敗被殺宏殺跋子百餘人

李崇等降魏

魏主攻斬高紹

郭淵勸宏送款於魏

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竝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宏、宏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宏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宏遂卽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甯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宏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宏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未、魏主之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邱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翼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鎭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修之、毛修之不

朱修之謀殺魏主爲毛修之所阻事泄而逃

馮朗馮邈說崇使降魏

魏封馮崇爲遼西王

燕太子王仁入朝魏什門二十一年不屈節

宏不遣太子質魏劉滋諫殺之

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爲最長及卽位立慕容氏爲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鎭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　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尙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尙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宏稱藩于晉

魏遣元丕等伐燕

楊岷勸宏遣太子入侍不聽

宏請迎于高麗

娥清等伐燕

郭生開門納魏兵魏人疑不入生遂攻燕戰死

宏帥衆東徙高苟子欲追古弼醉止之得遁去

魏黜娥清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　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宏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

古弱爲門卒

魏欲擊高麗劉潔元丕之止

高麗王璉殺宏及其子孫

隴右騎卒、劉潔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初燕王宏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宏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宏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宏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幷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宏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宏於北豐、幷其子孫十餘人、謚宏曰昭成皇帝、

張溥曰、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皝儁暐。共五十二年。而滅于苻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興爲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爲蘭汗所弑。於是慕容盛稱北燕。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于隆安之四年。至超而滅于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盛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在位六年。高雲弑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弑之。馮跋自立爲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宏。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于後魏。較之德盛。歷數爲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廆號邊豪。皝懷奇略。儁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慕齊桓之復讎。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愼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弑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

非所敢言。班仁弑雲。李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為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即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優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宏。跋之少弟。跋既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宏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為閼伯。誅逆定難。克修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餘人。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況負嵎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烟焚。狼嗥鼠竄。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傉檀入秦而殞。暮末降夏而誅。宏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于暐。其失也庸。後燕亂于寶。其失也暗。北燕亡于熙。其失也淫。南燕亡于超。其失也虐。馮宏上無祖德。內斬兄胤。其惡甚于弑主。延鼎八年。幸猶馮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終

赫連璝攻殺弟倫赫連昌襲殺璝
勃勃立昌爲太子
勃勃殂昌卽位
崔浩請魏主先伐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畧於陰山，東至和兜山。 秋八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畧，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 冬十月

豆代田帥衆入西宮

奚斤入長安

魏再謀伐夏

魏主乘虛伐統萬

丁巳、魏主發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　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宏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

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鎭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眞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素、遵之子也、　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

狄子玉降魏

夏主堅守魏主退兵誘彼獲

魏主刺殺斛黎文夏衆大潰

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遁僞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

魏主殺赫連滿赫連蒙遜夏主奔上邽魏主逐之入城被閉逃免
魏主入統萬城
魏主納勃勃三女爲貴人
赫連定奔上邽
奚斤固請滅赫連昌
夏主敗邱堆

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已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兵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修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邱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邱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

安頡追擒夏主

赫連定奔平涼即帝位

魏主以始平公主妻赫連昌

奚斤強娥清等追夏主定皆被擒邱堆元禮奔蒲坂魏主命安

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　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甯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賫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邱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邱堆代將其衆鎭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

頡斬邱堆
夏主定請和於魏
赫連雋奔魏
赫連謂以代伐魏而敗
夏主定約宋伐魏
崔浩請魏主伐夏

主以詔諭之使降、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十月畋於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鎭蒲坂、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

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甯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大甯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張溥曰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入于堅桓溫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慕容復興

呂光僭竊。燕涼始貳。姚萇弑堅。盜長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爲三。乞伏氏介于秦涼之間。稱西秦。旣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秦復陷于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滅西涼。覆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燾之始光元年也。燾卽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卽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繇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陰山之傑。不弱于魏。燾立一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燾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頡攻禽之。燾徒飛騎。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燾幾不免。始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旣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爲建瓴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驅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燼于平涼。沮渠無諱跳跡于鄯善。餘兵再奮。僅支歲月。卽灑涕陰槃。奉表建康。終于老病誅死。安能復反故國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滅北涼

河西蒙遜遣宗舒等入貢于魏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崔浩薦李順使河西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李順責蒙遜受詔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

順言北涼可滅

蒙遜使女婦受曇無讖秘術蒙遜殺曇無讖魏主怒之

蒙遜卒牧犍即位

牧犍送興平公主于魏

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畧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尙書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張慎請崇德修政牧犍不悅

魏以武威公主妻牧犍

牧犍遣世子封壇如魏

魏主欲取涼李順止之

牧犍通于嫂李氏毒公主中毒魏主急救乃愈

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

牧犍叛魏主欲討之

李順等言涼州無水草崔浩折之伊馛請魏主從浩言

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歛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　夏五月丁丑、

魏以書數牧犍十二罪

牧犍求救于柔然

劉絜不追沮渠董來

牧犍嬰城固守兄子祖降魏

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

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出降

魏主以妹壻待牧犍魏主用闞駰等

沮渠無諱執元絜據酒泉魏主不討無諱

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鎭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鎭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　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鎭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宏爲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鎭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爲張掖

沮渠唐兒叛無諱擊殺之

奚眷殺沮渠天周

無諱據鄯善

無諱據高昌遣使詣建康

王。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大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甯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　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　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七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

魏主賜沮渠昭儀死魏主賜牧犍死

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幷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 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王。

張溥曰。西秦之乾歸。弑于公府。南涼之傉檀。鴆于熾磐。兩人雄霸啓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兄弑君。跼蹐河西。淫忌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變。闞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僞位者三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因謂好學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矜譽靑宮。馳聲鳳表。一當大位。卽喪身殞國。爲世僇笑。牧犍器性遒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受術于沙門。李氏傳孌于宮掖。朋行淫佚。甯復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使于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廣詞折之。伊馥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棲魏朝。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嬰毋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傉檀之女。不嘗爲秦王熾磐后乎。傉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彼恃婚姻而來。身卽死于婚姻。牧犍於魏。又何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于蒙遜也。不得已而臣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爲夏所殺。北燕馮宏與魏戰數困。楊㟭勸宏速遣太子入侍。魏不從。而請迎于高

麗王連。遂死北豐。秦燕之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
奮殺降之威。亡王向覲議親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平仇池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爲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奔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爲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爲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爲都督益甯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

盛復通于晉

王松忽請姚嵩止伐盛之兵不從盛敗趙琨

嵩敗死于盛

楊盛卒盛不改義熙年號楊玄自稱武都王

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楊玄卒難當聽其妻竟廢保宗而自立

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囚

四年秋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　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　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爲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都武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頤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　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蕭坦擊破趙溫等

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蕭承之拔黃金戍

蕭承之悉收漢中故地

賜甄法護死

難當使保宗鎭童亭

難當自稱大秦王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 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鎭南鄭、 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鎭、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鎭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 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頤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

弼不安秦隴
楊保宗楊保顯奔魏
難當復稱武都王
裴方明斬

賜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鎭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爲鎭西將軍晉壽公　冬十二月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平東呂羅漢說鎭將拓扳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擊沖斬之眞道懷敬之子也當難攻扳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　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眞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苻宏祖守蘭皐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

苻宏阻破楊和獲楊保熾楊虎仇池平宋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

魏遣元辰迎楊難當

魏取仇池魏元齊誘殺楊保宗苻達任朏等立楊文德古弼擊走楊文德

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　秋七月、以劉眞道爲雍州刺史、王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洛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鎭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　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鎭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鎭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　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

宋下劉眞道裴方明於獄姜道盛敗死于魏皮豹子擊走楊文德魏賜楊保宗妻公主死

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張溥曰、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徼。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爨之擾。搆圍涪之釁。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屆南城。全勝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皐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龍爲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蕭承之與裴方明劉眞道之能奠平也。氐楊僭忽見于漢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于乞伏乾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晉。宋武帝受禪。封爲武都王。盛承奉晉永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玄承命。始用元嘉正朔。善于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玄死。欲以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惑于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遂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將思吞

黑水傾井絡。而幷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歴代守蕃。世荷殊寵。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而控弦復發。何以明忠信于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嶮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婦妾鳴雌。寗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尚公主。其弟文德說之叛。公主亦爲決計。欲爲國母。而恥縣主也。志大于熾磐王后。死賢于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而覬望不遂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終

劉懷敬之母斷子乳而乳裕

桓玄稱裕爲人傑玄妻勸除害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蒱、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辭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僞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

論興割南鄉等十二郡歸晉以成其美

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荅、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爲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初符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

劉毅陰有圖裕之志胡藩勸裕取之

以爲中軍參軍、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修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梁兗州刺

裕殺劉藩謝混即命王鎭惡討毅鎭惡以計破金城毅迷縊死

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荊雍梁秦甯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鎭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鎭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鎭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至冬十月己未鎭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鎭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後軍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鎭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鎭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鎭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

劉鎮之詬拒毅藩亦不應裕徵

申永說裕收荊人心

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修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衞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幷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衞、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修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荊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很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

裕潛入東府誘長民至令丁旿拉殺之

裕殺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

爲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　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却入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鬭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甯朔將軍秀之、　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幷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荆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

韓延之拒裕招且更己字子名以示不臣

寧攻休之劉虔之徐逵之王允之沈淵子皆爲魯軌敗死裕怒督胡藩力戰遂克江陵

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　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

司馬道賜等殺敬宣尋爲敬宣將吏所殺

休之奔秦唐盛勸興留之不聽

江津、裕呼蕃使登、蕃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蕃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雒、今之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

劉穆之以不與九錫之謀愧懼發病

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孔靖不受尚書令

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丁巳裕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宏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宏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奔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 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宏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

魏崔浩決匿星之應在劉裕篡晉

宋使王韶之弑安帝於東堂

○

宋使沐謙刺司馬楚之謙不忍反委身事之

司馬文榮等皆降于魏

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瑯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閒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廙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爲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閒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　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愼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

徐廣流涕哀慟

蕩滌鄉論清議

褚謹事蕭太后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簒位、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王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壽陽、義康尙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卽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於瑯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於南郊、卽帝皇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雒。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淸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

帝使張偉酖恭帝偉自飲而卒

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鎭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眞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歷爲永初歷、 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罌、授前瑯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 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觀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張溥曰、宋武性不信奇怪。旣貴。史官審問徵時符瑞。拒而不荅。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洲杵臼。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墓地非常。帝心內喜。韋叟相面言中。用領軍佐。不負信桐葉。迨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法稱辭論尤繫。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冀惑世衆。久而厭之。卽

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弒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郎位。又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弒之。一人殺二主。其情不怍。謂應昌明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變。亂臣賊子。猶震而懼焉。王莽弒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弒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奐。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強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旿。休之為胡藩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異己。傷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弒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終

崔浩決劉裕伐姚泓必克
浩言裕才勝慕容垂
魏主嗣欲乘裕入關以精騎擣彭城壽春浩止之請按兵息民以觀其後秦地終爲魏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

魏主聞宋高祖殂議入寇浩言不可竟不從

宋泰魏侵宋殺王

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欲先略地魏主以公孫表固請竟從攻城

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

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翌緣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王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皋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壬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碻磝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

竺夔保東陽城

毛德祖固守虎牢

毛德祖以詐間公孫表魏主又信王亮言殺表

洛陽、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貍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貍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荅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

劉粹請宥李元德弃敗之罪元德竟能襲許昌斬庚龍

叔孫建不能克東陽檀道濟等至燒營而遁

建斤共攻虎牢德祖誓以守死

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塡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靑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靑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庚龍。元德因留綏撫、幷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淸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淸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幷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鎭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鎭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 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

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

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毁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貍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毁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張溥曰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殽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

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苻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爲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貍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猶圍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畧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畧。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間王慧龍。主弗問也。勞以璽書。間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之不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

宋武病不許祈禱貴不信符瑞

宋祖遺詔不許母后臨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荅檀道濟出爲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鎭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荅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眞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鎭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

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
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
陵王義眞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衞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
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
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眞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
爲永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
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帝有
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
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
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
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
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
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
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檀道
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

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幷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沖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爲之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眞於新

羡之等迎立宜都王諸將佐皆疑獨王華勸王決行

安、羡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甯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詔復廬陵王先封　蔡廓言謝晦不免　謝晦厚結到彥之

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戸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甯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為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宏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宏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冬十一月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

晦與顏邵謀舉兵邵飮藥死

庾登之不肯受備禦之命

文帝召檀道濟使討晦

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幷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嚼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尙謂虛妄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飮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宏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濟欲使討晦

下詔暴羨之亮晦弒逆之罪

羨之自經死傅亮被誅

晦勒兵稱羨之亮等冤且明己無罪

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奔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嚼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佩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嚼。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宏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嚼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寃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

晦攻戰得勝及道濟師至與到彥之軍合始敗走

王宏言劉粹無私

遣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
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
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宏與彭城王
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
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
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
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
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
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
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
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
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
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
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宏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
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

周鍾何承天皆除於到彥之師爲光順之所執

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嚼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張溥曰宋武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失教敗德臨喪不哀遨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朝出東閣跡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弒之悖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義真當次先列其罪徙降庶人少帝既弒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子相繼勦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即自度不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難乎爲君羨之等罪不啻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言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慎論少帝失德愍蛾成賦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即彼知幾甯讓傅廸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篡之臣篡成則王不成則族舉事之始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必死故一爲之冀其或成是以布衣卿相萌僥倖之心少主鍾

簏。羅塗炭之厄。李斯不斬咸陽。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爲弑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也。謝枋基與晦同死。臨刑爲連句詩。有横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誤而傷世俗。亦文人自文其惡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宏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宏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宏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宏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宏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宏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宏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宏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宏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宏滅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

殷景仁引劉湛入湛忌景仁專任反結義康傾之景仁稱疾臥家帝使庾炳之往來銜命

湛說義康召檀道濟入朝矯詔殺之并及其子植等十一人與薛彤高進之

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使景仁不可移奪、時
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
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
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
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
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
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
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
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
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
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
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

湛驅煽義康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咸附之文帝意不平殷景仁密勸上處分送召沈慶之收湛等賜死

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宏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

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自同者必百方搆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陽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

王球屢戒王履結義康江湛自疏義康拒婚道濟慧琳譏義康不讀書義康嘆謝述早死會稽公主爲義康請命故終主身義康無恙

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

殷景仁以疾死
始興王濬委州事於范曄沈璞
何尚之請出范曄爲廣州刺史文帝不能從
扶令育請召義康返京旬竟下獄死

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甯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幷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

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宏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

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謂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坐散。徐湛

上奇熙先之才

謝約諫綜與熙先遊綜不從而敗

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宏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

胡誕世反奉義康爲主檀和之擊斬之義恭等請徙義康廣州劭駿何尚之請爲所遂賜死

爲義與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甯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張溥曰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强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彌日忘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戚周旋帝側內外無慝卽終身令名爲漢東平可也廼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世弄兵豫章奉以爲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爲禍刃然釁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啓其隙而身當其患則謂之何劉湛爲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卽傾景仁欲自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爲群共謀推戴凡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爲義康計長久哉

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嘗疾篤。義康流涕。殷然以幼主爲懷。湛秀等即圖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孔熙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熙先不念張約扶令育之讜言。而計出於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豈妓妾。薄父母。門冑雖華。物望不及。熙先輕屬以大事。又所往來者。法畧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言。妄窺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由。曄等既死。義康益危。蓋骨肉釁生。事跡章著。間義康者。義康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百口明也。豫章兵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嘆。夫處盛貴形跡之嫌。居高畏託足之衆。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二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宋文圖恢復

宋遣田奇告魏主修復河南舊境

魏將請逆擊宋人誅河北流民崔浩言不可

諸將進幽州簡兵漳水造船招誘南人之策崔浩言皆不便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

浩言南方舉兵必不利

魏戍兵棄城去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憂其南來

助己成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幷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幷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値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瑯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鎭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鎭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

魏安頡敗姚聳夫

聳夫承帝命取大鐘杜驥紿之至金墉城既驥棄城遁反歸罪聳夫帝竟誅聳夫

魏叔孫建等濟河而南到彥之欲引兵還垣護之諫之不從

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桓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

蕭承之以計退魏師

誅竺靈秀擢桓護之免到彥之王仲德官

魏執朱修之申謨

道濟以計却魏追兵全軍而返

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桓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

司馬楚之
請大舉伐
宋魏主不
許
魏王慧龍
農戰並修
宋文帝縱
反間魏主
不行
帝遣呂玄
伯刺慧龍
慧龍覺而
釋之
魏主爲子
晃求婚帝
依違荅之
以女亡而
止

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鎭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鎭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王嘉朱修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荅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荅之、　冬十二月魏

甯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衞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

王玄謨袁淑首勸伐魏
廣襄陽資力

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䩨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疆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鎭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輿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

陳憲力守懸瓠魏攻之不下

臧質等斬乞地眞

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
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
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鎭彭城、
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
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
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
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
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
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逆拒
之、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
號鎭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
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
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
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
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鎭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

徐湛之江湛王玄謨劉康祖並勸伐魏沈慶之固諫不從

太子劭蕭思話亦諫北伐

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宏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壍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

魏王買德
張淮之皆
棄城走

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

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甯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洛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

王玄謨貪愎好殺衆心不服

垣護之勸玄謨急攻魏兵不從而敗魏人斷河絕護之還路護之柯斧斷之完備而返

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鎭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

蕭斌欲斬玄謨慶之固諫而止

龐法起攻拔宏農進向潼關

魏擒崔邪利

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殆半

薛安都曾方平戰勝魏將張是連提

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之。擒魏宏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眞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着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

柳元景克陝城龐法起據潼關關中四山皆應文帝以玄謨之敗遂召還

劉康祖力戰而死王羅漢爲魏所擒夜斷三郎將首抱鎖奔盱眙

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元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張暢力陳不可武陵王駿贊決乃止

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
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
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趣歷城、分兵配護軍
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
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
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不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
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
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
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
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
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
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
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
問暢、何爲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
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賓衆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

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爲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魏主攻彭城、不克。

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

臧質走就沈璞璞納之共守盱眙魏攻之不下

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

太子劭請斬江湛徐湛之

魏人緣江舉火尹宏知其必走

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幷大進醽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宏言於上曰犬羊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

璞歸守盱眙之功於質義恭不敢擊魏師

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

程天祚逃歸

宋師以待中詔而敗

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張暢王孝孫言不可乃止

魯爽魯秀舉衆降宋

鎭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鎭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鎭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鎭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爲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鎭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

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何偃固諫不從

劉興祖進長驅中山之策帝不從

禍及墳墓乞其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算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　夏五月丙申詔曰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以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緒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

魯爽戰捷聞碻磝敗與柳元景皆還

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泫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張溥曰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碻磝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冰既合必復南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亭猶以食絕還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却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絜折而

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鑒不修。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讐。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是顛覆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羌胡。蠭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衆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畧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遽召元景等還。使劉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跛犬逐狡兎。驅駿馬而縶其足也。即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買德棄碻磝避申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貪愎好殺。不綏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將成之功。墮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訾笑。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丈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三終

高允諫太子晃營園田利

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宗愛與之不協告其罪魏王斬道盛等於市太子以憂卒魏主追悼太子愛懼誅遂弒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申。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

愛斬蘭延和疋薛提殺秦王翰而立南安王余

余謀奪愛權愛使賈周弑余劉尼勸愛立皇孫濬愛不從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謀迎濬卽位族誅愛周

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秘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衞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衞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衞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卽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張溥曰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武聰明威斷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遠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戶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

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大義。主所奇愛。旣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險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搆成其罪。斬於都衛。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閹茸。威福過恣罔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園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土怨痛。廟堂晏如。無執簡書弒。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詡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濬入平城。卽帝位。且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謂有逸罰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四終

袁皇后生子劭不欲舉文帝禁止之又以尚在諒闇故祕其生

劭亦好讀書

袁后恨潘妃有寵而殂

劭與始興王濬始離終合旣惑嚴道育遂與王鸚鵡陳天與陳慶國共爲巫蠱咒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袁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

文帝既鸚鵡嫁沈懷遠動劭殺天與慶國懼乃泄其事帝但切責劭濬而不加罪

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且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

文帝欲廢劭殺濬王僧綽勸其速斷江湛徐湛之各欲立所親議久不決潘妃又洩其言劭遂結陳叔兒張超之等弒帝

劭拜請蕭斌等作亂斌懼奉令袁淑不從又不啓帝劭竟殺之

尋自當判、顧小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爲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

下天與及張泓之朱道欽陳滿皆死義劭殺潘淑妃來召濬朱法瑜請據石頭王慶請赴難俱不聽竟入見劭殺母出奔

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衞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衞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衞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荅、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衞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衞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

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爲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太保荊州刺史南譙

劭以王僧綽爲吏部尙書既得其書疏乃殺之
王僧虔願從兄死
劭殺長沙王等五人
劭令沈慶之弑武陵王駿慶之以告王卽勤舉義
義宣臧質魯爽舉兵應駿

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幷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地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曄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曄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鎭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內史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還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

義宣解蕭思話張永之憾
沈正遊顧琛說隨王誕起兵

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甯可自安讐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甯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

劭欲盡殺三鎭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王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爲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

慶之執王僧達必來赴義

丘珍孫殺周嶠以應誕

義恭南奔劭殺其十二子劭濬乞恩於蔣侯神

史僧達宏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執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溺淵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

徐爰歸武陵　武陵即帝位劭亦拜太子

夏侯獻之顧彬之劉季之大敗燕欽等

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

劭濬父子並梟首

殷氏自言無罪

道育鸚鵡俱灰

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卽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宏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將軍偃爲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殷沖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甯長甯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

臧質恨元景以書呈帝

齊帝毒殺南平王鑠

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鎭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子業爲太子、

張溥曰劭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墜帽。濬將產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兩人窮奇。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劭。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其自掇戎毒。然叔向之母

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興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濬生而母死潘淑妃養以爲子愛濬特深濬不念也劭弑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濬反謝劭云下情所願梟食母獍食父劭濬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嚴道育吳官賤婦能爲巫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與之善稱於公主託善蠶召入宮劭濬惑事之遂與歌儛詛呪帝左道之爲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流珠之異既矯誣逆行臣弑君子弑父頌言可爲文帝平日不簡勅二子巫風蔑聞及王鸚鵡出嫁陳天與領隊始誚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蔽所愛而厚其毒皆帝自爲也道育變服匿東宮復隨濬出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巫婦人何能爲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劭賜濬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爲猶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祏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袁淑王僧綽咸爲帝死忠矣然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裁兒委蛇僞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五終

臧質拜義宣又拜義恭

義宣憾武帝淫其諸女質又勸其爲嚴蔡超竺超民等咸贊成之遂決計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以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禀、擅用湓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

義宣質約魯爽徐遺寶秋閒舉兵爽醉失指即日舉兵義宣質狼狽應之爽殺韋處穆楊元駒庾腨之

魯秀一見義宣知其必敗

武帝欲迥義宣誕固執不可乃止

朱修之僞許義宣而陰與之貳

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壽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腨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宏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慆

王元謨聞魯秀不來知臧質易與

徐遺寶邀垣護之同反不從

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鎭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元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荆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與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鎭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義宣質聞爽死皆懼

義宣見義恭書使疑質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幷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元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

質求先驅劉諶之密言不可義宣乃止

崔勳之垣詢之救劉季之皆戰死

垣護之請柳元景分兵援王元謨

質請自攻東城聽顏樂之言遣劉諶之與俱薛安都斬諶之質等大敗義宣兵亦潰

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元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宂從僕射胡子友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友方度東岸就元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友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元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

臧質逃於南湖爲鄭俱兒射死

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欲再圖一決而義宣惛沮不能魯秀逃去超民收義宣送刺姦

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惛及所愛妾五人着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

朱修之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何尚之請原超民兄弟

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戸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張溥曰武帝七男少帝義眞為徐羨之等所弑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衆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敘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諡母所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渡便與魏太武寫毫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罌翟之守勇猶過之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

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劭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獗。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卽奉義宣。亦利其闇下可制。易於自爲。非眞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閨庭。外惑游說。密治舟中。尅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談笑俄頃。不齊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爲戲。豈待魯秀痴人之歎。知其必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諶之顏樂之相惎間。質策皆不行。由是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與師命將。卽以義振。任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烏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決戰。義宣昏沮不出。衆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爲孤雛。而我自視爲鷙鳥。齊建卽墨。項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十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且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鎭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使誕居中使出鎭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鎭京口以防之

武帝忌誕徙之廣陵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脩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

江智淵知誕有異志先還建康帝輕信民劉成陳談之言遣垣

閬戴明寶襲誕誕殺閬明寶逃還

鄭瑗誣殺劉季之

誕遣沈道慤說慶之慶之拒之

梁曠不從叛誕滅其家

帝誅誕左右親屬千人

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閬、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慤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慤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

劉琨之不從亂爲誕所殺

賀弼不肯從亂又不欲負誕飲藥自殺

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又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

范義不肯
效何康之
案毋叛君
慶之克城
誕爲沈亂
之等所斬
蔡興宗言
廣陵之平
不足賀
帝令宗越
殺廣陵城
中三千餘
人抉以極
刑築爲京
觀
呂曇濟攜
誕子景粹
匿民間逃
死義
興宗收瘞
范義

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

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賚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張溥曰、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克弘農關陝。元凶劭立。沈正顧琛說誕唱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惴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爲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雀鼠

哀生母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劭。身攉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矣。賀𢌿始諫誕拒命。捣刀不怨。將佐邀降。謝以飲藥。范義誓死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璵之五子在建業。沈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携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烈夫慕義。有臧洪韓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游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强諫。尚殺三千餘口。築為京觀。不涕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髻。築廣陵城。海陵夷孫。千輿大罵。請立六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悑哭城上白布旛。謂誕亡徵。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灾。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七終

宋武帝不任大臣遂委寄腹心耳目於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

廢帝居喪無戚容蔡興宗知其必禍家國廢帝盡改孝建以來制度蔡興宗言其非宜顏師伯不從

義恭引身避事法興等益專朝權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能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

義恭法興惡興宗正言左遷新昌太守

王太后病召廢帝帝以多鬼不往

帝聽華願兒言殺戴法興顏師伯柳元景懼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決沈慶之發其事義恭等皆被誅

政。義恭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荅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甯馨兒已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猾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

廢帝德袁顗任以朝政

徐爰以將迎得厚眷

廢帝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

廢帝爲公主置面首三十人

褚淵不受公主逼迫

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幷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幷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幷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元景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

廢帝令畫工齄世祖鼻
殺子鸞子師及其母妹
發殷貴妃墓
袁顗忽失寵以出外爲幸
蔡興宗欲居中免禍
王藻爲臨川公主譖殺

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畫工令齄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甯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顗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覬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淸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爲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甯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

殺孔靈符及其二子

廢帝納姑新蔡公主於後宮惡其夫何邁爲變將兵誅之

蔡興宗沈文秀皆說沈慶之廢昏立明慶之不從竟遇害

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

沈文叔昭明皆從父死文季出奔圖報復

興宗使包法榮說王元謨行廢立事元謨不應

廢帝囚辱諸父

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
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値。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
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靑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來往不得進而還。帝
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飮、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
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郞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飮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郞昭
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
甚厚。領軍將軍王元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元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元謨已見誅。蔡興
宗嘗爲東陽太守、元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元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
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累。那得坐待禍
至。因使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
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搯興
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
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
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
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幷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

劉曚妾臨孕帝迎入宮生子名曰皇子

帝欲屠彧賴休仁談笑以免

帝使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潘欣之褚靈嗣馳告鄧琬琬決計起兵

帝強左右辱妃主江氏不從殺其三子鞭

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將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

湘東王彧左右阮佃夫等結壽寂之等弒廢帝彧遂即帝位

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遂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祕書

賜廢帝弟子尙及會稽公主死

興宗請葬廢帝

湘東王官路太后弟子以慰母心

刊削廢帝時昏制謬封

明帝以休仁故誅道隆

宗越等謀作亂沈攸之上聞遂伏誅

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卽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尙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尙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尙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好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進鎭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尙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一太等雖爲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尙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尙書僕射。景文卽彧也。避上名、以字行。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卽以琰爲督豫

江州佐吏以暴亂既除爲慶琬獨持議勸子勛即大位

沈攸之請令衆軍就一軍取號

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簒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簒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

蕭惠開推奉子勛

徙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使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虯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顗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

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蔡興宗請明帝鎮亂以靜待人以信

殷炎附子勛明帝以爲憂興宗獨言目前清蕩可必事後聖慮當勞

垣榮祖說薛安都歸明帝安都不從

葛僧韶說殷孝祖歸明帝建康民心大安

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炎使應尋陽炎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炎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炎以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炎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炎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閒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

明帝宥叛者親黨衆心大悅休若東討孔覬力持不退人情乃安吳喜請致死於東集尙之快其必有成績遂用以爲將所至克捷

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幷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邱，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甯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尙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尙之曰：喜昔隨

朱幼舉任農夫助東討

吳喜克義興

王道隆斬程扞宗於是張永等克晉陵

沈慶之履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孫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

孔覬不屈爲王晏所殺

鄧琬委褚靈嗣等內外離心

殷孝祖陵轢諸將人不爲用爲流矢所中死

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潰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嵊山東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嵊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炎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甯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

沈攸之推江方興爲主以擊陶亮

亮不聽孫沖之直取京都之策進戰敗

休仁撫循十萬之衆莫有離心

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

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邪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　上遣甯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炎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爲司州刺史　殷炎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炎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　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

明僧暠等每戰敗於沈文秀

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元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元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元邈、元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元默、元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呂安國請劉劻襲杜叔寶米車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劻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劻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劻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劻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劻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劻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

袁顗不撫接諸將劉胡怨恨

鄧琬收繫蕭道成子賾桓康與蕭欣祖等結客攻郡破獄出之

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炎罪[illegible]與炎書并以炎兄瑗子邈書與之炎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甯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之傅靈越走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倡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畧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虬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賾爲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甯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

張興世建奇兵潛出上流錢溪立城守險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遂破劉胡

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虯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

龐孟虯走死蠻中

劉胡習步戰短水戰

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虯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虯向義陽，王元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虯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虯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鬭，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

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擊走沈仲玉虜其資實劉亮進逼胡營胡誑袁顗爲遁去顗亦出走

薛伯珍斬顗降俞湛之復斬伯珍

張悅斬琬降於休仁沈攸之等進斬子勛

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鎭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幷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幷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許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倡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

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睦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罹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甯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眾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　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

興宗請上手詔諭殷琰琰疑僞詔不敢降

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壽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卽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張溥曰、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弒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因于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卽尊未幾。過惡甚於昌邑千百二十七事。華光之弒。尚云罪浮其歷。子勛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停溢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未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爲子勛者束身歸命。優游黃閣。亦長策也。鄧琬陶亮袁覬等。才畧不彊。妄萌大志。子勛十一歲兒。惟其所爲。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傳

首爲世所悲休仁不仁劭桀爲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勦死予閒考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泫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勛子房子頊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幼小鋤戮者年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羣飲食不離保姆言動制於左右閨闥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於諸父刃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尚子鸞子師不死子勛不叛松滋兄弟不誅天故生之又故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禍國釁往往而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八終

薛安都蕭惠開柳元怙畢衆敬殷孚常珍奇並遣使乞降
上遣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安都興宗言不可帝不從安都疑懼叛降於魏
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申纂詐降於魏尉元陰備之
畢衆敬亦非開其子元賓被殺怒降於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爲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

魏鄭羲勸西河公石入據常珍奇城

薛安都不悅尉元所爲悔降欲叛元知之不果發乃委罪於裴祖隆

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元安都

魏虜垣恭祖等

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邱、衆敬請降于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秺、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谿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詔軍爲奴婢者、悉免之、新民乃悅　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氂。其差遂矣。太宗之初、威

劉懷珍進攻黔陬遣王廣之拔不其城沈文秀乃降

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冑、經啓疆埸、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䙫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

慕容白曜從酈範之策一旬中連拔四城

白曜欲阬升城韓麒麟諫乃止

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元載、元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茍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

鄧範料沈文秀必不降

尉元請釋青冀先定東南

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

休若遣張敬兒等斬薛伯令　上欲擊彭城沈攸之固執不可乃彊遣之

魏辛紹先安下邳

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　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鎭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圂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元載、元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尙苛察。務舉大綱。敎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

崔道固守歷城不降魏

劉休賓欲降魏兄子聞慰不可

魏師以書招常珍奇

走慕容白曜進屯瑕邱。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元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邱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爲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二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

勔遣申元徵擊破趙懷仁又斬闕于拔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勔言不可乃止

張讜王整桓忻皆降於魏魏待安都衆敬以上客

崔道固劉休賓降魏魏西河公石攻珍奇崔僧祐降魏

公戍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魏人殺沈文靜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民無叛志文秀不拜白曜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灑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張溥曰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搆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刼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眾敬憤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迨師老氣竭買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勔斥其狂謀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輪臺斯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三年八月殺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

夷狄。即屠戮骨肉。彼陰賊很戾。以爲骨肉之患。等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飮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剪戮同氣。易若執雛。魏人兵臨。則喪師蹙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强。明帝滅親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氈幄。索虜左衽。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省危懼。蔡興宗請鎭之以靜。待人以信。淸蕩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爲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釁難四決。顚覆之際。用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裘于野云。桓公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而三。是以持盈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九終

蕭道成有垣崇祖垣榮祖劉僧副之來

細人阮佃夫等參預政事

蕭道成懼內召用荀伯玉計復本任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爲南兖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遊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并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隷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黄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還鎮淮陰

七年　初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

上令壽寂之等拉殺休祐

上賜休仁死復下詔言其過以自解

劉改騧字爲䯄、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斫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
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
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
祐前鎭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鎭、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
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
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
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
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
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羣豎洶洶、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
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
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晉平刺
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已輩
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
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尙書下省、宿明可早
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

上與褚淵謀誅休仁淵始拒而終從

王敬先說休若據荊州休若白上誅之乃召赴七月七日宴賜死

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鎭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夙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耳、黃羅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王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休範以凡劣得全

上使吳喜賜蕭道成酒復疑喜賜死

道成就徵道上崩以褚淵薦遂掌機事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宏、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紹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剗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翦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爲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爲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須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衞率、

許公輿說休範反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旨施敕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

道成出屯新亭復用張敬兒詐降計斬休範令陳靈寶送其首逢盜靈寶棄首無驗於是休範將杜黑騾丁文豪直趣朱雀桁殺劉勔王道隆等帝太后泣懼褚澄孫千齡出降衆潰至新亭道成告以休範已死迺遣陳顯達等斬杜丁而寇平

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時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旛、登西垣、使甯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

劉勔以東山而敗

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爲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爲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言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避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尙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

蒼梧王四
癸
沈攸之討
休範

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攻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卌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江淹諫景素舉兵

景素輕信垣祗祖言舉兵又不聽垣慶延等謀顧望恇擾遂爲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淸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鎭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乃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尙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瀰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遊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淸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淸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　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卽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

臺軍所破張倪奴擒斬之

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

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步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着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

阮佃夫申伯宗謀廢帝帝執殺之幷及杜幼文沈勃孫超之

王天恩勸帝以骲箭射蕭道成與左右止酖太后語同

道成欲勸北虜以立

頡、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煑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爲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

請計劉善明垣榮祖紀僧眞蕭順之蕭嶷皆勸其在內靜俟乃止

道成令王敬則結楊玉夫楊萬年等弑蒼梧王

廣陵、恐未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鎭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着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値、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

道成敬則怒爭劉秉袁粲不敢言褚淵遂以事授道成迎立安成王準

劉韞責兄秉不當以事歸道成

褚淵詔附秉粲閣手仰成

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畧、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鎭東府、丙申、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鎭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

道成封楊玉夫等

劉攘兵以馬鐙寄張敬兒先有二心於沈攸之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

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爲侯伯子男、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爲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爲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爲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

蕭賾薦柳世隆自代又以事委周山圖於是郢州湓口俱固戰守諸事皆辦

袁粲王蘊劉秉黃回

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致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恟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荆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賾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鎮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眞我子也以賾爲西討都督賾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賾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

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與卜伯興等謀誅道成粲以告褚淵淵愧其謀道成乃令蘇烈等備粲王敬則備天與秉復悵擾擾奔石頭其事洩敗

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爲衞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衞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胷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

孫曇瓘善戰亦以兵敗逃竄

袁粲忠臣袁最孝子皆爲戴僧靜所殺

莫嗣祖張承伯尙知有故主

袁粲以物情不接而敗

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與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俁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道成令張瓌誘殺劉遐

臧寅勸沈攸之順流長驅已從其計復以不勝小忿頓攻郢城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爲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爲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爲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爲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卽以瓌爲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爲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鎭、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乙未、以從軍將軍楊運長爲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江淹決道成有五勝

劉善明周山圖料沈攸之必敗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寳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畧一勝也寛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至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堅城之下適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羫柳世隆魚三十尾皆

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日久兵散劉攘兵復叛降於柳世隆張敬兒又襲破江陵沈攸之無所歸縊於櫟林臧寅死義

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劉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眾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

邊榮爲沈攸之死程邕之爲榮死

皆以入私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道成殺黃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王儉說道成受禪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

任遐料褚淵必不爲異

謝朏不從理所之指

臨王綽使陳讚說潘智舉兵智以告道成遂誅綽兄弟

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爲南兗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爲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辰、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

稱炤歎淵不早死

稱淵宋爲要官

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太子、辛
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
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
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
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
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
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
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
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
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
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
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宏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
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

裴顗數道成罪惡被殺

謝朏廢于家

劉瓛言政在孝經

道成弒順帝盡殺宋宗室

褚淵固請免劉遵考之族

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賾爲皇太子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曄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甯陵

張溥曰蒼梧王忌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滑稽以脫既復磨鋋陳太妃詈罵而止事孰誠危前者廢帝無道箠辱諸父呼湘東王彧爲猪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笑爲解繫廷尉一宿而釋彧實懼死乃謀行弒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彧遂白帽稱帝蒼梧日欲殺道成道成急爲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主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湘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執猶順道成八臣也今日殺天子明

日即欲自爲天子難矣。湘東即位。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勛勿奉令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推奉九江。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弑蒼梧。立安成。竟總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而起也。夫粲秉圖內。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才。可執而取。然褚淵者粲秉之賊。劉攘兵者攸之之賊。淵洩成謀。道成議備。袁粲父子死石頭城。劉秉父子死額檐湖。內力盡矣。攸之初起兵。攘兵即懷二心。以馬鐙寄張敬兒。令豫爲防。既攻郢城不拔。攘兵即燒營倍畔。魯山軍散。攸之文和縊於櫟林。外力盡矣。夫君死與死。國亡與亡。忠臣孝子。計不反顧。盍明知其無益。而猶以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斯人。彼禰禮素書。尊於黃鉞。石頭歌謠。榮於九錫。褚淵王儉。何以生爲。易代世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馬仙琕擁兵。袁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終其節。惟亂賊易起效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耻。是以愈久不振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終

魏主欲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以脅衆

任城王澄贊遷洛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遷雒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雒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元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

南安王楨贊遷都洛邑

執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强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雒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雒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懃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雒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雒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衞尉卿鎭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畧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鎭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雒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

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雒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雒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雒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此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尙。宜因遷徙、爲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爲陛下之還雒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知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

擿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雒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雒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人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

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爲勝伊雒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雒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雒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中。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爲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爲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雒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改姓元氏

太子恂以胡服謀奔平城帝杖而囚之穆泰陸叡謀作亂任城王澄討平之

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
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知聖旨帝曰朕
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
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
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
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雒陽　九
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雒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
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
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着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
尙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爲庶人　初魏主南遷雒陽所親任者多中
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
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陽雒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
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幷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
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

澄使李煥入代宣諭泰黨隱擒泰叡等

泰等伏誅新興公丕子元隆等坐同謀當族主特宥丕

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鎭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皋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雒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宥

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張溥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為夷變夷為夏習俗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鄗事之醜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雖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眞蕃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着胡服頑鈍自便頗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辮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廢為庶人淸狂不惠可保天年遽信李彪密表椒酒賜死十五歲兒齲棺瘞土餒為若敖則微少恩矣泰叡素無亂心祗以不樂溫士謀推陽平王頤頤僞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援名雖

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由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宏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顥。孝武奔長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文惠太子素惡蕭鸞子良爲之救解

武帝不豫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蕭鸞排雲龍門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爲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爲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爲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爲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爲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爲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爲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雲不敢荅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

子良不樂世務事悉推鸞

史仁祖胡天翼以憂太孫自殺

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宏治道、內多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曄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爲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爲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爲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甯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

鬱林王敬信女巫楊氏

鬱林王殺王融竟陵王子良不敢救

鬱林王寵幸綦毋珍之朱隆之曹道剛周奉叔徐龍駒等

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昭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甯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甯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爲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

何后私於楊珉鸞遣蕭坦之奏誅之鸞啟誅徐龍駒

主衣庫令何后及龍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爲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諶以爲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爲東宮直閤爲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援己巳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

鸞與蕭諶毆殺周奉叔

杜文謙說綦毋珍之誅鸞說珍之不能用皆被殺

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搤腕。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幷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鎭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媼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衞尉明日若不

鸞使蕭諶弒鬱林王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同謀

謝粲劉巨說鄱陽王鏘隨王子隆舉兵討

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趣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

鸞猶豫不決粲爲鸞所殺
晉安王子懋聞鄱陽王死欲起兵討鸞陸超之董僧惠贊成之于瑤之洩其謀鸞遣王元邈裴叔業先襲尋陽子懋部曲欲戰瑤之復說止之于琳之因說叔業殺子懋僧惠超之皆死義
超之門生殺超之復助舉棺棺

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會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言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元邈執董僧惠將殺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惠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元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

壁壓其首死
鸞遣王廣之陳伯之襲殺安陸王子敬徐元慶以鸞命殺臨海王昭秀何昌㝢不從
鸞使孔琇之殺晉熙王銶琇之不食死
周伯玉請南平王銳斬裴叔業爲典籤所殺
銳銶鏗皆被殺
鸞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倫

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㝢行州事、元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㝢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㝢、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行。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懃、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

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鎭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鎭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閒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利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大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

宣城殺諸王皆委典籤

宣城廢海陵王復弒之

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以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大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先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寳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書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甯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張溥曰、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爲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

才所繫。今化爲犬。不得立矣。又樓號東田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闞鑿族滅。凡宮室寺里衣冠口語。史忞列妖怪。指爲文惠早薨。二王廢黜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簒立。果天授非人力歟。鬱林五歲時。戲高帝牀前。能識太翁。爲所鍾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退音吐有令譽。抑中誠不肖祖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既受遺詔。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珉何后幸臣。奏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姬。周奉叔橫刀禁闥。綦母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以貴戚大臣。正誅羣小。刑人市朝。告罪宗廟。誰曰不宜。獨惜其內懷不臣。利主爲惡。蕭衍造謀。遙光贊志。非一朝夕。是以平居不聞諫諍。臨事無所不忍。然後知珉等之死。非清君側。直弒逆之先聲也。宋彧弒子業。蕭道成弒宋昱。皆廹於身危。不得已而後逞。昭業淫頑類二主。其善殺不如也。何胤依違。誅鸞不決。蕭諶戎服。身殞西弄。伏完不能討賊。曹操即弒帝后。事機死生。間不容髮。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亟行。史猶稱其儉約。肅清。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皂莢餘濼。裏蒸晚食。亦愛惜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簒弒殘殺者。其人類能攻苦食淡。堅忍無華。此又烏足道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魏盧淵慮曹虎爲周魴

魏高閭請勿輕舉不從

穆亮等請代齊李沖任城王澄言不可不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鎮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尙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埶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

野蕭惠休
擊破魏兵

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爲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尙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元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荆州刺史韋珍兵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沙堨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鎭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尙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往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攻

魏主以齊明帝之罪詰崔慶遠

蕭衍蕭誕等擊破魏兵

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甯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誄、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

張沖桑係祖杜僧護王洪範崔延皆克魏
魏主哀馮誕之死

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
蕭坦之遣裴叔業拔魏邵陽洲二城
魏高閭陸叡請早還洛邑

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邱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卽邱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曏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張、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

張欣泰請崔慧景說魏人罷兵

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況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

蕭穎冑不奉敕移民而廣陵城安
沈文季退魏兵
魏張思甯不屈死
魏拓拔英擒梁季羣敗姜脩以魏主召乃全軍還
齊庾域封題空倉以安衆心

冑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冑以魏寇尙遠。不卽施行。魏兵竟不至、穎冑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尙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甯乎、乃黜爲民、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鎭都大將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栅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洶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

沖請勿令雍涇岐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齊垣歷生敗李佐盧淵等

齊房伯玉敗薛眞度

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眞度於沙堨。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寛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

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李沖請俟來秋用兵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房伯玉固守南陽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疏竝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

劉思忌固守新野

魏韓顯宗戰捷不作露布

齊裴叔業請侵虜境

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歸時冬去來春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　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

魏傅永擒趙公政殺魯康祚敗裴叔業

劉思忌死之

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

新野人張賭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淸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甯爲南鬼。不爲北

劉王肅臠食黃瑤起房伯玉降魏

崔慧景蕭衍大敗劉山陽死戰傅法憲被殺

裴叔業圍渦陽以救義陽擊破王羽傅永劉藻高聰等

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鬧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塡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鎭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二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

王肅更與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引兵退魏主聞高宗殂引兵還

齊陳顯達屢破元英兵魏人敗走顯達不窮追後反爲元嵩所敗

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縣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即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　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攻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沖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

齊馮道根說顯達棄船從陸不從而敗

魏主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祕喪徐還

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汋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　夏四月丙午。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張溥曰。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爲遷。欲脅衆遷洛陽耳。迨明帝鸞弒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淵高閭李沖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身弒二君。鄱陽王鏘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問罪之師。羣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弒君。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恒。索虜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責羽。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

欲亟還。迺臨江水數里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於天下。攝亂人之魂魄哉。建武四年。魏師復出。特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熟。虜運亦衰。蕭鸞殂於正寢。魏主旋殞穀塘。亂賊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邱之恨。孟德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鬬方息。又嘆蠢者搆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于國家大數無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明帝與始安王遙光盡殺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

江泌哭子琳淚盡而血

王敬則舉兵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　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

上將盡誅高武子孫以子恪跣告沈徽孚單景儁共留其事而止

王敬則爲胡松所敗崔恭祖袁文曠刺斬之

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儁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儁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儁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河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以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卽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

蕭衍使張宏策說蕭懿行廢立懿不從

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宏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宏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宏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宏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

江祏江祀謀廢帝因議所立不決劉暄發其謀遂見殺

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煑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元、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爲黨、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衞尉事、朓懼、卽以祏謀告太子右衞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爲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啟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巳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鎭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幷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

遙光欲自立二江被誅心恐遂反爲劉國寶等所殺

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夜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尙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鎭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

帝殺蕭坦之父子劉暄曹虎其所除官皆未及拜而死

蕭翼宗以貧免曹虎以富誅

帝受高宗之命故殺大臣皆決於倉猝

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畧、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着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荆州將播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南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幷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

沈昭光沈曇亮以義死

陳顯達舉兵尋陽乘勝襲宮城爲趙潭所斬

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畧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畧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薄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還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宏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

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治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畧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爲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

裴叔業降於魏尋卒

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伐。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眞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于魏。　春正月庚午、下詔討叔業。　二月己亥、叔業病卒。　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屛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起兵向廣陵從萬副兒之計遂取東府諸城既而崔覺與崔恭祖爭功蕭懿軍復渡北岸慧景敗走蟹浦爲漁人所斬恭祖覺皆誅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八㩳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

里爲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齎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

帝燒朝野投寶元慧景人名

徐世摽與茹法珍梅蟲兒等爭權被殺

劉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鰌籃擔送建康恭祖繫上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元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元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元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摽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摽世摽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摽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

王寶孫年十三四參預朝政

嬖倖皆號爲鬼

蕭衍使虞安福說蕭懿行廢立徐曜甫勸奔襄陽懿迪不從遂飲藥死

兒。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遊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栢梁旣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滅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尙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衞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懿弟

蕭懿既死衍恐朝廷圖雍州

帝遣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策乃用計間之山陽遷回不進穎胄大懼從席闡文柳忱謀遣使約與衍合兵誘山陽斬之送首于衍

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宏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

驟雨空困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
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
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
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縻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
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
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
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
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
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
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
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
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
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
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

曹景宗遣人說衍先正南康王尊號後進軍衍不從

月、穎冑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冑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爲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冑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

裴師仁顏僧都欲襲襄陽衍弟偉憺擊破之而雍州安

衍定逼郢城圍魯山之策

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

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

庾域說宗夬勸和帝假衍黃鉞

衍不肯請救於魏

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穎冑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爲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冑行荆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甯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 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賫蕭穎冑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

桑偃蕭寅謀廢東昏立昭胄事敗皆伏誅

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翼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藉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游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歸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游、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

張欣泰欣時結胡松王靈秀鴻選等謀誅諸嬖廢東昏事敗伏誅

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幐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

張孜不能用房長瑜之言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應衍

衍使蘇隆之說陳伯之歸附復隨之以兵乃出降席謙守節伯之殺之

任漾之戰死

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甯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修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於衍、司部悉平、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鎭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郞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爲鎭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鎭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冑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

爲難至，潁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尙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甯。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幷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太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

席豪死戰

衍以計劫陳伯之使無異志

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甯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靑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鎭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

穎胄既卒衆望盡歸于衍

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揚州牧

王珍國張稷謀結張齊錢強豐勇之黃泰

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㤀鎮破墩從弟甯朔將軍景鎮廣陵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守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洶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先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翌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

平同弒東昏

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

衍欲留潘妃以王茂言縊死子獻

錢强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卽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

袁昂馬仙琕始皆伏節後俱不堅

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甯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帶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

衍徵謝朏何胤不至

沈約勸衍受禪范雲同其旨

主大、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鎭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淸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首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

衍使鄭伯禽弑和帝寶義以廢疾得全

置梁百司去錄尙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爲吏部尙書范雲爲侍中 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尙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衞將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飮沈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

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返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

張溥曰、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蛸氏。然輕舫還闕。其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腰中啓。怪恨嗚咽。爲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猨。欷歔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擅殺帝子。獲老牖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其嗣。以雪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帝篡弒。衍爲畫策。以顯官啗垣歷生卞白龍。美女娛王敬則。折柬召隨王子隆。立賜自盡。於是屠滅宗親。蹀血門內。朝廷極惡。衍實啓端。即使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其非純臣。況僭竊神器。篡奪自恣也。崔慧景之亂。蕭懿投箸入援。臺城載甯。建鼓清路。義過祖逖。迺元勳未賞。而蝎譖先行。賜藥省中。禍及子弟。衍欲更執臣謙。勢不可得。

夫斷三峽。臨九派。兵定湘中。傳檄江南。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凡衍上策、懿非不能爲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不經。當夫入朝殄難。叛人卽誅。勒兵廢暴。更立新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伊尹霍光。前已爲之。懿猶拘攣守正。死而弗蹈。孝莫孝于申生。忠莫忠于蕭懿。傷哉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也。衍挾潁胄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融爲主。而不受處分。行事之始。卽以天子自待。至王珍國張稷謀貳於內。不煩干戈。東昏斬首。衍無弒主之名。而坐收討亂之實。其視蕭道成戎服殿庭。身乎弒者。勞逸順逆遠矣。順之十男。懿衍最賢。懿死爲人臣。衍生爲天子。死者類伍尚。生者類伍員。惜順之蹙殺巴陵。其忠不如伍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二十四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南北交兵

魏元英請乘寳卷之亂南伐不報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寳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世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呑無日。事寢不報。

源懷請南伐不果

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寳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呑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寳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淸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

田益宗請南伐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

元英又請南伐

梁武帝殺齊諸王寶攸等蕭寶寅出奔魏

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賷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

寶寅請兵伐梁陳伯之亦請自效

魏党法宗等擒司馬明素潘伯隣

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于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陽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濼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一萬、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甯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

梁姜慶眞襲壽陽任城太妃孟氏勒兵拒守

魏劉思祖俘張惠紹等十將功應封侯元暉沮之

魏詔任城王澄還兵失亡四千餘人

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　夏

梁蔡道恭城守有功臨死戒靈恩僧勰守節

梁曹景宗頓鑿峴不進

梁馬仙琕戰捷因魏傅永扳箭力戰遂敗績

魏元英殺陳秀之蔡靈恩降魏

傅永改陸希道露板

梁任昉奏彈曹景宗竟不治

梁武帝親鄭紹叔

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鎭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

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楊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楊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次于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

梁裴邃桓和皆克魏城

魏樊魯元恒畢祖朽皆戰捷

魏邢巒楊大眼斬藍懷恭

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籬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　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邱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衞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

梁臨川王宏畏魏兵欲旋師柳惔裴邃馬仙琕昌義之朱僧勇胡辛生固爭乃止

張惠紹所至獨克

臨川王宏忽逃將士死者近五萬人

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昞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吴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雒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

武帝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備戰守

邢巒言進軍鍾離非計

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爲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爲奴婢。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爲然。遂不問。丁酉

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値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上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王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埶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埶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繇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

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賫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七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

魏彭珍侯登等來降

馬仙琕不待臺報竟救白早生

魏成景儁殺嚴仲賢來降

此賢之詔、增景宗食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爲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戸郡公招之。爲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關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悦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悦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埶。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埶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爲移。以易紹及司馬悦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

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張溥曰。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無故奔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北之恥。亦惟宏爲甚。宏於武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所堪。帝揚威朔方。燀車彭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衆。軍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爲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韋叡裴邃。敵之所忌。帝欲擇帥。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徇子弟之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昌侯淵藻。殺鄧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呂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世。齊隙可乘。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逡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讎。宏演內肝而齊人救魏。包胥祖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裙屐。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緣昏亂方定。柴關有人。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失。然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蹶趨顛危。令非剪滅齊宗。迫其挺走。何至洛口横骸。義陽失守

哉。魏人失時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以和。戰守並用。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繇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五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伐柔然

柔然獨不事魏魏王珪追擊之匹候跋縕紇提降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衞辰、及魏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擧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理。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擧衆降、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劉衞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社崙襲殺匹候跋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衆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奔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

秦魏有隙

社崙并吞諸部雄於北方自號豆代可汗

魏王嗣北擊柔然社崙道死弟斛律立

叱洛侯少妻訴殺其夫

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奔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崙之徙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爲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眞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眞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爲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

大檀殺步鹿眞及社拔自立爲可汗 燕王跋納斛律女爲昭儀 斛律請還國跋遣單于前輔萬陵送之陵殺斛律而還 紇升蓋侵魏 魏築長城二千里以備柔然

領別部鎭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眞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眞及社拔殺之自立爲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爲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三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潔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

崔浩勸伐柔然劉絜張淵徐辯等諫之皆言不可浩固勸之魏主乃決行

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甯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

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北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紇升蓋敗走憤卒子吳提立

徙柔然高車附民於漠南

魏與柔然通婚

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

柔然與魏絕和親

太子晃請進擊敕連爲劉絜所阻

柔然攻司馬楚之不克

其巽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嚁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大山西登白見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

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後期被斬

劉絜恥言不用欲敗魏師

敕連卒子吐賀眞立

般悅門請魏合擊柔然

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眞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門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魏太子朝于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

處羅敗于高涼王那

尉眷請魏主勿還

柔然別部數千落降魏

處羅卒子于成立

張白澤請魏主親征大敗柔然

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爲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九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孝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眞可汗改元永康部眞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眞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縣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天賜

劉尼免官
于闐請救魏主謝之
源賀請築三城以處武健不從
尙書奏內徙敦煌鎭

等督諸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爲後繼、鎭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爲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修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太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鎭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眞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鎭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鎭二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

涼州韓秀言不可迺止

部眞卒子豆崙立

柔然討敕勒穆亮等請乘虛擊之高閭言不可迺止

伏名敦族誅侯醫垔石洛候部衆離心

二虜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爲日巳久雖逼虜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闟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遣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崙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

伏名敦屢敗於阿伏至羅引衆東徙

柔然殺伏名敦立那蓋

源懷上築城置戍事宜五十二條

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尙書陸叡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鎭將陽平王頤鎭北大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鎭、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諸鎭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

庫者卒子伏圖立

魏主欲柔然脩藩禮

王通請徙柔然降戶置淮北楊椿言不可不從後竟爲害

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暫聽還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

佗汗爲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執彌俄突殺之

伏跋納地萬爲可賀敦

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 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 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荅。以爲大明臨御國 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禮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

殺子祖惠其母殺地萬併殺伏跋立阿那瓌

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阿那瓌歸魏

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欺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侯、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均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

阿那瓌求返國使楊鈞送之張普惠上書言不可弗聽

婆羅門擊破示發國人立爲可汗

婆羅門敗於伊匐送降魏

袁翻請並存蠕蠕二主

上書、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脫其顚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綵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爲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邱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鎭。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旣而高車被

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耻。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無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尙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爲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

費穆進討擒送洛陽
元孚進防撫蠕蠕之策不從
于謹追柔然十七戰皆捷
阿那瓌討破六韓拔陵有功

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爲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爲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至不矯詐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賚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

魏人畏頭兵反覆

頭兵求婚於東魏高歡歡妻以蘭陵公主

兩魏分裂頭兵不遜

宇文泰請以化政公主妻塔寒又請廢乙弗后納頭兵女

悼后不肯正南面

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爲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秘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三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六年魏文后既爲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爲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

悼后忌文后柔然舉國南寇文后自殺

王羆願自帥鄉里破柔然

婁妃讓位歡娶柔然公主

土門襲破柔然頭兵自殺

有與百萬之衆爲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昏、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無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爲主、

二年春二月、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冬十一月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齊高阿那肱大破菴羅辰

周宇文泰收鄧叔子等三千餘人付突厥使者殺之

三年春二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敗走。帝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月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邱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靑門外。

張溥曰：柔然之號，始于木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粟袁死，部分爲二，後且軼興軼衰，與魏終始。社崙并兼諸部，自稱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爲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誓衆，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玁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合離不一。强卽忌距，斛律方靜。大檀復興，豆崙甫摧。醜奴又熾，于成外請婚姻，時窺邊塞。阿

那瓌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團集。危於白登。嫚書和親。倨猶冒頓。與之爲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擊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迄無人。徼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爲重。高歡英武。願爲子壻。宇文雄客。亦謀降主。悼后俟儔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卽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其如天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泰挈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青門外。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爲齊存邢衛。而爲楚滅江黃。錄是知好殺不仁。棄危非義。不獨夷狄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宋太史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肇忠用事

高猛肇顯同日受封

茹皓王仲興寇猛趙修趙邕高肇始用事

陳留公主許嫁張彝肇怒譖彝沈廢

北海王詳烝燮妃益與皓昵狎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幸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爲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

鑒譖殺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及詳

崔光請進黜佞以免雌雞之災

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遣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元匡論肇罪惡王顯彈之幾死

京兆王愉憤肇稱帝謀反

高肇譖殺彭城王勰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爲皇后尙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尙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爲光祿大夫　初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爲壇於信都之南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爲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鎭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鎭乃安乙丑魏以尙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郞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

肇密使人
殺愉
崔光諫屠
李氏
李平捕愉
黨千餘高
顥請免其
死
高植不受
擊愉之賞

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王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群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妊。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爲。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爲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爲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

高綽愧不如封軌

清河王懌言肇不當擅錄囚徒

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

于忠議請高陽王雍任城王澄入輔政王顯與孫伏連等謀寢其奏賜死

魏主召還陽高王雍與于忠謀令邢豹等搤殺之

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爲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已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主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

于忠令羊祉誣植告裴皇甫仲達殺之幷及郭祚韋儁

忠欲殺雍崔光不從

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入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尙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群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尙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尙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尙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在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怨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尙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尙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太傅懌等請追奪門下所封崔光固辭博平縣公雍劾忠罪胡太后不問

元匡請戮于忠

太后思忠保護功復封爲公

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已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自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張溥曰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暴富貴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初頗孜孜政令世

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不止也。茹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竇憲殺樂恢。外戚擅威海內重足。況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于野王。猶以弄兵爲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冤哉皇天。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疏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疏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勰亡之年。卽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忠素朴直。宣武嘉其忠款。爲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旣得志。卽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卽高陽王雍幾不免。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己。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爲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主。夤緣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容。性不妬忌。高氏則阻遏後宮。以悍聞。余惡肇惡高類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于順皇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邢巒寇巴西

莊邱黑卒夏侯道遷復叛梁降魏

魏邢巒所向摧破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邱黑鎮南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悅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幷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義楊集起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元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

梁州十四郡皆入於魏

淵藻擊平焦僧護

魏王足紀洪雅盧祖遷戰勝梁魯方達等十五將王景胄等二十四將皆死

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衞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胄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胄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胄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

邢巒固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

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鬭。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王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

魏用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不悅來奔梁

欒執楊紹先楊集起兄弟遂降魏

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戸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鎭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大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鎭。又改爲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張溥曰。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爲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不進。皆謂之愚。足既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爲懇懇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畧。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巴西。止須衆二萬。彼度梁無姜維。而魏有鍾鄧。梓潼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師於沓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莫若斯日。逮頻請不從。足軍竟還。李仲

遷惑張法養女盤樂廢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離之師。苦口諫止。豈樹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險難破。王足勢可長勝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爽其器也。梁以張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代王足。則棄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以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廬舍皆沒

魏裴絢鄭祖起等降梁崇遣神等討之皆死

降敵謂崇爲臥虎

王足求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

淮水以灌壽陽陳承伯祖恒言不可弗聽

魏李平督李崇崔亮等攻硤石斷趙祖悅

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十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

梁康絢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蕭寶寅開湫北注

梁張豹子譖絢與魏通遂徵絢還淮堰不修

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歸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爲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爲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鎭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張溥曰、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出奔魏。魏爲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眞
襲魏壽陽。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皆
入于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巒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
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于洛口。十一月魏
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秋九
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
春正月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卽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
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九月淮堰壞。其用民而
日新也。于兵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蜀
將克矣。遽以羊祉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
非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暅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
先有荆山上格。浮山下格。潼沱激溝。併灌鉅野之謠。史臣又謂鎭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
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力焉。然沈鐵厭蛟。伐樹塡石。盛夏勞疫。枕尸蟲飛。嚴冬河凍、死者十八。苟念
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究。軍壘列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張豹子譖行。敕其代事。堰
隳不修。未幾而壞。用舍爽中。成難敗易。天甯任其咎哉。魏人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

暴漲。皆足爲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峴三關。界在信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爲梁懼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九終

胡充華願男生身死

魏始不殺太子母

高后欲殺胡貴嬪劉騰侯剛于忠崔光保護之

魏主詡廢高太后爲尼尊胡太妃爲皇太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逆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娶胡太后妹以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

元乂妻拜女侍中

崔光請胡后簡息遊幸

河間王琛貪縱罷廢賂騰復用

胡太后逼幸清河王懌

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

乂騰恐懌使胡定誣告殺之遂幽太后

游肇憤卒

中山王熙起兵討乂騰不克死

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爲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己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匿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畧、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幷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幷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

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爲國爲身。善勗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雒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三年。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爲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二月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群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市。赴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

奚康生欲討乂反被執混難當亦死

劉騰死乂防衛緩太后帝遂與高陽王雍定計圖乂

穆紹等勸去乂乃發

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爲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元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爲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群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雒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

騰盡解乂職

元順韓子熙勸誅乂乃同弟瓜賜死

順諫太后遊幸

穆紹正色謝順

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卒制、乃以侯剛代乂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群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

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張溥曰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遺魏公卿書暴元乂過惡言乂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剎二鬼食人名表噬物今觀乂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乂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爲御史彈廢乂少碌碌不聞邁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膂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聰悟多才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飈而不羣宣武既殂明帝沖幼郎行祀聽訟策孝秀宴羣臣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亂天常使乂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爲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言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天下怨乂益深彼繼婢姦良人乂不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誅懌以法尙云以亂易亂況懌有賢聲乂多醜跡一人牆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讐之怒懌死乂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寺憾乂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衽席乂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決婦人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哉元乂既死弟羅復通乂妻太后姊妹皆不正乂又不幸而爲姨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終

魏蘭根說李崇改鎮立州事奏不報

元乂父子貪縱

懷荒鎮民殺于景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引兵南侵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矯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眞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賀拔勝說臨淮王彧救懷朔

勝父子虜於衛可孤

魏主勸李崇北行以老病辭不許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群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淵皆受崇節

薛珍等殺秦州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帥張長命等殺崔遊以應之大提死子念生自稱天子

廣陽王淵言諸鎮可慮非止西北

度淵嘉之子也、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氐、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淵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

崔暹兵敗繫獄賂元乂得不坐

魏子建遣伊祥擊破楊伯年等

李苗請勅大將堅壁命偏裨出麥積崖

元志敗於莫折天生六鎮盡叛酈道元不果行

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子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飈至風舉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淯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淵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戊

子建遣竇念祖擊破竇雙

崇請費穆爲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襲殺衛可孤度拔尋戰死

念生殺元志裴芬之

子建斬韓祖香

崔延伯大破天生岐雍隴東皆平

戊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勤宿明達寇幽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祥之子也 魏廣陽王淵上言今六鎭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幷肆危矣當留一人鎭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之孫也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

魏蘭根遣歸美女十人　子建破楊鮓等　延伯恃勇陷陳中流矢卒

其衆先度。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翦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申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勤宿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倡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勤宿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

穆奔爾朱榮

于謹請招諭諸胡酋長

乜列河等降拔陵邀擊之爲魏伏兵所敗

拔陵敗於頭兵南徙渡河

淵與元纂請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不從

杜洛周反高歡等從之

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淵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淵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淵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淵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淵降淵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淵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淵淵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淵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淵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秋八月魏柔元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無

斛律金歸榮
崔仲哲戰沒元譚軍潰
鮮于修禮等反
常景于榮屢破洛周賊帥元洪業斬修禮
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万俟醜奴殺呂伯度賊勢益盛拔陵遣費律誘斬胡琛醜奴盡并其衆

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
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
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鎭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
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
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將兵掠薊南、 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
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
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
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
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
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
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
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
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
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葛榮逼殷州崔楷死義

魏蘭根被執各軍敗隴關中大擾

毛鴻賓擒勤宿烏過仁

羊侃射殺莫折天生

路思令言討逆事宜不聽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辛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勤宿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

楊椿遣子昱啓防蕭寶寅魏主太后不聽

樂安王鑒叛降葛榮源子邕斬鑒

莫折念生闔門爲杜粲所殺

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魏主。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

酈道元殺汝南王悅嬖人邱念悅奏道元入關右爲寶寅所殺

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邱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雛一子不雛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屍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畧受蕭衍旨欲見剿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卽位禮未畢聞敗色變

蕭贊聞寶寅反懼出走

封偉伯等謀誅寶寅事洩死

葛榮釋元孚元祐

源子邕不顧與裴衍同行強之俱敗死

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爲光祿勳、丹陽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芻。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

珍孫稚用羊侃計克潼關

寶寅爲侯終德所襲出奔醜奴榮殺洛周併其衆

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旣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寗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心腹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濱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倂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

醜奴改元

爾朱榮擒葛榮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

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

榮黨韓樓復反 元天穆破杲 爾朱榮使侯淵討擒韓樓幽州平 榮遣賀拔岳討醜奴岳請爾朱天光爲帥遂合擊擒之

保城陽王徽爲司徒、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鎭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値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鎭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尙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

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幷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幷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　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

魏主以王道習一言賜寶寅死

万俟道洛殺長孫邪利榮責爾朱天光進擊道洛遁歸王慶雲天光俱擒之

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尙書李神雋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尙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鎭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幷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畧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 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渭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

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蹙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張溥曰。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太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蠭聚。叛亂踵告。若乞伏莫千反于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即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制。隳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鑒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爲賊。何尤天下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太提子也。万俟醜奴。胡琛將也。太提死。念生尤強。琛死。醜奴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六鎭。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侃殺莫折天生。渠魁旣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業殺鮮于修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然羣盜滿山。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寅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爲侯終德所襲。擕妻子奔醜奴。志望齊帝。反臣劇賊。策斯下矣。爾朱榮河陰之役。弑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宜爲賊屠膾。宜雪衆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萬。葛榮

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內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兎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亦由大逆貫盈。神人不貰。爾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一終

梁武帝以元顥爲魏王遣陳慶之送之入北

薛琡議欲舍杲而先擊顥元天穆不從顥遂乘虛至梁國卽帝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魏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鎭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鎭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鎭崿岅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

顥不殺楊昱

慶之敗爾朱世隆獲辛纂

魏王令高道穆作詔告四方

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

天穆攻拔大梁溫子昇勸其進擊不從而北渡費穆降於慶之

崔光韶崔景茂等勸元欣勿從顥

賈思同鄭先護元暹不受顥命

祀敬先起

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

兵討顥不克死

高子儒料顥敗在旦夕

費穆伏誅

顥與彧延明謀叛梁與慶之貳

慶之欲請益兵顥反表止之

軍相州刺史鎭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衞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鎭、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

馬佛念請慶之殺顥據洛不從顥殺夏州義士爾朱榮失望欲還羊侃高道穆劉靈助請進擊遂擒顥子冠受延明衆潰顥南走

慶之削髮閒還建康

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爲欲廣施經畧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喁喁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檝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㯉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畧盡乃削鬚髮爲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

臨潁縣卒江豐斬顥

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張溥曰。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閶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昱華亦云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榮南侵。爾朱榮縱暴。主子攸寄命强臣。朝不保夕。元天穆東擊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援。滎城梁國。滎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陽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爲力。此其時也。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爾朱榮敗卒再奮。冠受被擒。顥死臨潁。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勇爾朱。悲北海。然爾朱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以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寅齊明帝之子。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負德。殺酈道元。改元建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署。夫以中國令胄。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侏儒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況顥本夷虜。父詳貪淫。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顥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尙於天地。豈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蒯聵同日語哉。顥南面。卽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

同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餘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斟戮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顥入北。提兵七千。破虜衆三十餘萬。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顥旣內異。馬佛念說其屠顥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爲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有鎭惡關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五十二終

羽林虎賁焚殺張彝始均胡太后僅斬八人高歡知魏將亂傾貲結客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牓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甯蔡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

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依爾朱榮

鄭儼少幸於胡后

儼以徐紇爲謀主

太后信任袁翻李神軌

帝寵谷士恢密多道人太后皆殺之

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初鄭羲之兄孫儼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爲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詔事趙修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詔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爲雁門太守還洛復詔事元乂乂敗太后以儼爲懌所厚復召爲中書舍人紇又詔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

高歡說榮
清帝側元
天穆賀拔
岳勸成之

胡太后與
儼紇謀酖
帝殂既立
潘充華女

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
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
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
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
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
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
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
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
衆二萬出鎭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
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
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
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
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
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

又立寶暉子釗榮抗表問罪

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鎭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

榮起兵發晉陽迎長樂王子攸即帝位鄭先護鄭季明開城納敬宗費穆先降於榮　榮沈太后幼主於河　費穆說榮大行誅罰慕容紹宗止之不聽遂縱兵殺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趙元則應募作禪文

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廄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

榮殺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

高歡勸榮稱帝賀拔岳劉靈助言不可榮復迎帝還營

岳請殺歡以謝天下

榮欲遷都汎禮固諫百官蕩盡唯山偉一人拜赦闕下

榮追贈橫死者人心粗安

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殺先遣并州人郭羅剎西
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
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
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
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
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
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
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疏、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
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
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
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
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
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
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

榮猶欲遷都元諶固爭後遂罷議

榮飲酒醉帝欲誅之左右諫止榮欲敬宗立其女肅宗嬪爲后祖瑩勸從之

榮還晉陽令元天穆入洛陽

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鎭，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入，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义羅爵梁郡王。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踏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愠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

魏主使元欣降高乾等　魏拘高敖曹薛修義於晉陽

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心爲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爲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

本朝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寶之子帝之妹婿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爲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

榮下人高榮祖李顯和郭羅察褚光皆勸榮反

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恆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繼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強，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閒，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

城陽王徽勸帝以后生太子爲辭召榮入朝帝手刃之天穆害於爾朱陽侃等皆被殺

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吾甯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卽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卽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

賀拔勝止田怡等攻門又不從爾朱世隆出走

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勸向京師遂攻河橋殺奚毅等

帝使高乾敖曹歸集鄉曲爲援

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鎭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幷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

李苗請以一旅斷河橋爲爾朱氏擊死世隆亦收兵北遁

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鬭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尙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鎭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荆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兼尙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

爾朱兆與世隆推長廣王曄即帝位

牧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

兆濟大河水不沒馬腹遂騎叩宮門帝初欲率軍討兆華山王鷙止之兆兵入宮鷙又止衛兵不鬬城陽王徽復逃去帝遂見執寇祖仁負徽徽見夢

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類磨樓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尙兼尙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鬬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甯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尙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尙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

於兆兆執祖仁依夢徵其金馬懸捶死

紇豆陵步蕃南下兆亟還晉陽

歡勸兆勿害天子不納

世隆殺高道穆

楊津鎮鄴還朝

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甯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

世隆等謀殺長廣王母衛氏　兆弒敬宗殺陳留王寬　紇豆陵步蕃破兆於秀容兆召歡并力遂斬步蕃　歡以計說兆遂出統六鎮　歡請兆以降戶就食山東紹宗諫不從　歡奪北鄉長公主馬兆追之歡與誓而別

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度。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歡殺兆腹心念賢

世隆等聽薛孝通言廢長廣王迎立廣陵王恭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奔魏

三年春正月、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爲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鎭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

中外以節閔帝爲明主

劉季明言榮無配饗處

榮廟爲火所焚兆欲攻世隆彥伯往諭乃止

魏主不肯封史仵龍楊文義

劉靈助起兵自稱燕王

劉襲獨入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以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爲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爲之以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爲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

高翼等推封隆之討爾朱氏

殷牧敗走爾朱羽生

高乾封子繪說歡舉義李元忠同之

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舉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淸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

歡使澄以子孫禮見敖曹

先賜歡爵勃海王徵歡不就

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趙郡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鎭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爲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

叱列延慶劉靈助

斛律金善無庫狄干婁昭段榮皆勸歡討爾朱氏

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尙書郞朱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爲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鎭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鄕客義同一

歡以計激六鎭人舉兵

世隆天光盡殺楊椿楊津家惟愔得逃見歡

家不意在上欲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起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鎭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爲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

斛斯椿譖世隆殺朱瑞　世隆獨以兢兢爲憂　孫騰說歡立元朗爲帝

歡縱反間兆與世隆仲遠等迭相猜貳　兆欲斬斛律椿賀拔勝還營仲遠度律南遁　兆欲斬勝勝辨免

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爲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爲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爲大司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爲侍中、司空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爲右僕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

段韶言討爾朱必克

歡大破兆於廣阿

爾朱世隆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悅并與天光度律誓約親睦

椿與勝謀圖爾朱氏恐其各據一方遂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賀拔岳勸天光勿東出不從

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

敖曹專將鄉里部曲以從

兆等大敗賀拔勝杜德降歡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朱彥伯欲守河橋世隆不從斛斯椿與賈顯度顯智以計詭說陽叔淵遂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黨度律天光被執

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將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津爲人所執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

椿使彥智世隆就執皆誅

盧辯被執辯抗辭歡不能奪

宇文泰請以計說侯莫陳悅岳從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殺爾朱顯壽歡欲奉恭主恭魏蘭根崔㥄高乾兄弟勸廢之

椿勸勝圖歡勝不從

歡迎立平陽王修

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魏主恭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幷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朗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魏主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儁盛稱魏主恭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魏主恭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

爾朱黨司馬子如、韓賢以與歡善故復用

薛孝通說賀拔岳勿就歡徵

魏主酖節閔帝

欲立爲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卽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甯韓賢、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

南陽王寶炬毆高隆之

魏主殺汝南王悅魏納歡女爲后

竇泰奄至兆走逃縊

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爲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爲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爲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爲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爲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

慕容紹宗擒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張溥曰。元魏衰亂。釁繇胡太后。鄭儼徐紇親倖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虺稱帝。當璧再移。晉獻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戎毒。爾朱榮秀容酋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僞立。遷而凶之。罪人出宮。宗祏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顚昏。高陽王雍以下。衣冠二千餘人。蹂於胡騎。長樂一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爾朱聲哀國仇。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繇。外厄仲遠。內迫懷嬴。憤結殺榮。梁冀死而西鐘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啟神武。實邁羣后。孰意爾朱徒黨。餘孽紛起。世隆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國之戚。所恃惟華山王鷙城陽王徽。皆晏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胡騎。宮禁汚塵。孟賁雖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寺。此眞天亡。豈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慷慨。雖爲榮所拔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椿賀拔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爲歡所爲。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爾朱專制。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慮疎。羣雄并熾。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兆仲遠合也。縱反間而猜貳迭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雖以黜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兵皆會鄴。始令兩虎自鬬。繼幷十鼠同穴。爾朱固强。盡翦除。久

錄歡等。河橋啓納。枝黨盡誅。寶泰師臨。元凶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
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令。胡后得全。揆之以義。漢武殺鉤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剖裂。反因此起。是
又事存氣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

高歡斬喬甯張子期斛斯椿遂與南陽王寶炬元毗王思政勸魏主圖歡

魏主欲倚賀拔勝兄弟以敵歡

高乾密啓主謀勸歡受禪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甯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營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甯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

歡封上乾啓主賜乾死敕曹弃歡

馮景言歡奸詐宇文泰勸賀拔岳圖歡輸魏岳遣泰詣洛陽陳狀魏主割血賜之

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荆州、外示疏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發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

斛拔彌俄突等皆附岳惟曹泥附歡

翟嵩請往間賀拔岳侯莫陳悅

歡擊紇伊利

宇文泰請岳先圖侯莫陳悅不聽遂為悅所誘斬

趙貴葬岳

薛憕言悅不宜妄賀

時趙貴杜朔周議迎宇文泰統岳軍

變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

韓褒言悅必可擒

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使蔡祐執斬之

杜朔周撫遺民

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取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

魏主使泰統岳兵李虎說賀拔勝收岳衆不從

泰使侯莫陳崇襲擒史歸逐伯和成次安

李弼說悅解兵謝泰不從弼因遣使詣泰請爲內應

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埶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

弼舉城降泰悅出走賀拔潁追之悅縊死

于謹勸泰都關右挾天子以討亂

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固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卽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月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潁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

梁禦說賈
顯度從泰

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爲勢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卽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猷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涼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

蔡儁不受
代執 敗
實歡

爲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幷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二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動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

王思政栁慶宇文顥和勸魏主就泰裴俠言洛不可恃

魏主下制書數歡咎惡盧柔料歡三策

日分疏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甯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甯太守廣甯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

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

椿請精騎襲歡楊寬之沮乃止

賀拔勝降歡侯幾紹戰死

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爲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幷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鎭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鎭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鎭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

元斌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主以高歡
兵至主遂
西奔長安

婁昭等請
魏主東還

歡殺辛雄
叱列延慶
崔孝芬劉
廞楊機元
士弼

泰使趙貴
梁禦迎魏
主

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取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

趙剛以義諭馮景昭帥衆赴關中

與播遷臣之罪。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

歡棄清河王亶立其子善見爲帝

薛端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

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隊景昭戰敗關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修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邱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官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

泰鴆孝武立南陽王寶炬

獨孤信楊忠奔梁

可朱渾道元歸歡

衛既隆李同軌議爲孝武服

魏數歡二十罪

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秦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趨項，竇泰帥三萬人趨城父，侯景帥二萬人趨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

宇文泰欲先擊竇泰族子深計同之遂擊殺泰

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嘗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

東魏高敖曹力戰全軍

泉企戒二子勿虧臣節

薛琡請勿渡河侯景請分二軍歡皆不從

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鬭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

歡知王羆不可攻乃涉洛

泰欲乘歡遠來卽擊

宇文深言高歡忿兵可擒

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鎭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

高歡大敗李穆請速追泰不聽

侯景請乘泰新勝精騎取之歡以婁妃言乃止

東魏韓賢爲尸間一賊斫死

敬珍敬祥邀歡歸路斬獲甚衆

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趨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趨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

薛善說崇禮崇猶不決善斬關納魏師

裴寬出見獨孤信

宇文貴大破東魏堯雄等

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虯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

東魏高季式平濮陽陽平諸賊

魏族滅韋子粲

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揚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揚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

魏斬東魏莫多婁貸文

泰輕騎追侯景馬驚墜地賴李穆救免

東魏高敖曹敗死

魏殺東魏宋顯等

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

魏人畏東魏万俟洛

魏王思政蔡祐皆吾義

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鎭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

王羆固守河東

陸通勸泰先攻趙青雀于伏德等遂克之

裴讓之不爲歡屈

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覇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鎭復爲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

李延孫爲
楊伯蘭所
殺韋孝寬
以計擒牛
道恆段琛
崤澠遂淸

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淸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崤澠遂淸。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幷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過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

高仲密降魏歡欲殺崔暹高澄匿之陳元康爲請乃釋之

歡大破魏師彭樂追及泰貽以金乃免

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幷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幷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

三千匹壓欒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衞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

王思政善守御

韋孝寬守玉壁歡力攻不克遂發疾

騎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爲荆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

苦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
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
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
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
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
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
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
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
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
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
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二月己卯、歡
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

高歡卒

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不克

東魏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潁川與慕容紹宗俱死

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潁川不克魏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乃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衰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

王思政不從崔猷策決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遂被虜降於高澄

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賫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幷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鎭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張溥曰。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傾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衆不及也。然歡初篡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潰金甌於犬豕之會。勳勞無上。權勢莫比。即拔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椿見其戕喬甯張子期。罹不利於己。乃謀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欻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當震主。釁生衆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爲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

寘侍猶可以解胡為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王所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鷙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郄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陽高歡表禦荊雍志竊神鼎情既乖違辭尤悖激即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讒入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使擁強兵為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泰統岳衆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爾朱榮討靈太后歡討爾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忿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即出走泰長用兵知己知彼即意自衒豈謂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東西鬭爭勝敗軼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強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四終

高澄令崔季舒毆魏主

荀濟與元瑾劉思逸元大器宣洪徽等謀誅澄反被殺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高氏簒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挾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撿挍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

宋遊道收葬溫子昇

將佐勸澄膺命獨元康以爲未可

無日我身且不暇憤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溫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尙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如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富得

膳奴蘭欽殺澄陳元康王紘紇奚舍樂俱死

勳貴勸高洋如晉陽

貲、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瑯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衞者帶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郞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去床弒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

徐之才宋景業高德政勸洋受禪鑄太妃責洋

斛律金固言受禪不可請殺宋景業

司馬子如固言受禪未可

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爲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一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

楊愔邢邵
魏收等奉
[illegible]

趙王叱之
趙道德
高隆之
逝

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齎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數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圜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閤，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

高洋弑魏靜帝

元暉業罵元韶洋殺之并及元孝友

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爲王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澂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淯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三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　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張溥曰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横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畧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勑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畧歲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下闇弑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爲澄所輕驅君檳車奄

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譏。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踐。何爲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既弑髦。簒竊誠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慎叛邙。郎穎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覬九錫。此出賊臣劉進。彼何能爲。師昭才皆似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崛强。不思斡蠱。以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裂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甫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治膺已極乎。楊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宇文篡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案、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爲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衞

將軍，分掌禁兵，甚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泰諷元育表請降諸王爲公

敬帝紹泰元年。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李遠定議立嫡

泰託諸子於護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尙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甯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尙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度河。（闕）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尙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

宇覺於幾中拜護爲公始服

魏恭帝禪位於周

周人弒魏帝

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爲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獨孤信爲太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二月，周人殺魏恭帝。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甯都公毓。後月餘，護弒略陽公。事見宇文護逆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張溥曰：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比爲器識庸下，賤出輿皁，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遺醜，僄狡鋒協，同爲海內所快。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譽。

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逝。歡奉魏靜。沒齒臣節。泰弒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卽弒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藜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蒺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椎案。時常憾泰。遇鴆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瀆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賀。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臣道猶存。今私弒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卽當爲君縞素。檄書討罪。而憒兵求嗣。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爲君。既諱孝武爲君。卽不敢名泰爲弒。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所爲。於是寶炬得立。是爲文帝。然觀其登望嵯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子欽嗣位。泰諸壻握兵。泄其怨謀。卽廢徙雍州。亦遇鴆殂。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君不返也。泰弒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靜帝。泰亦逡巡而返。弒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君遠適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泰第三子覺。才畧茂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主強則奸雄覬覦。所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歡就泰。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卽不幸而變。慎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六終

侯景輕高敖曹彭樂等

景素輕高澄澄乘父歡疾詐爲書召景景辭不至用王偉計擁兵自固

歡言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甯人也

太清元年丁卯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

高歡卒景據河南叛歸于魏

侯景請舉十三州內附羣臣皆以爲不宜納朱异逢上意勸納之

魏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爲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愼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淸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宏正善占侯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

景懼韓軌之圍復以四城賂魏求救

王悅說泰料侯景必叛亂

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悉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己巳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

罷思政據景七州十二鎮復辭奏所授景官爵

上欲用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阻之後竟用淵明

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
閒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
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
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
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
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持
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
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
州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
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績之子也始上欲
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
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
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
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 或
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

羊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

侯景聞韓軌高岳而畏慕容紹宗

杜弼言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羊侃勸擊紹師而淵明不從

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

貴孫力戰斬首而趙伯超不救遂爲魏所擒

杜弼檄文云梁室禍敗亡如其言

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
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
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
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
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
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怳將墜牀僧胤扶而
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
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
解縶南冠喩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
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極側首無託以
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
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
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
徵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蛣
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士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

下高宗累葉纚繼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
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
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
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
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
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
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
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
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
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
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
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
之所轥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
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

遣使王偉詣說上立元貞為咸陽王

高澄待蕭淵明甚厚

紹宗言侯景難克

景敗斛律光等於渦陽

父拔之壬申還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然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

景爲紹宗所敗劉神茂說其往投韋黯黯不從復使徐思玉說之以計襲黯據其城

遥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鎭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

何敬容以景不死爲憂

太子詩老莊敬容有江南爲戎之憂

蕭介請勿復納侯景上不能用

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王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王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

高澄因淵明求通好傅岐言其間景不可[illegible]亦啟[illegible]從旹上竟從朱异言與和且許以景易淵明景[illegible]洪

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若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

元貞知景有異志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不問侯景遣徐思玉約正德同反

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修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徐思玉爲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

鄱陽王範啓景謀反异不爲通

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使以聞异解遣之

景自啓帥甲臨江上仍宣詔賞賜

景反壽陽以誅朱异徐驎陸驗周石珍爲名

岐料异必死

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䘏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栅，執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

羊侃進據采石邀壽陽之策兵執不用

上命陳昕代質戍采石景偵質已退遂橫江濟采石

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

江子一欲於下流邀景因負敗生潰者敗亦遂陷

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

太子倚仗羊侃

正德開桁迎景

侯景啟請誅朱异上欲從之以太子言乃止

景百方攻臺城羊侃隨方設拒景不能克

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着青袍、正德軍並着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上林館太府

朱异張綰議出兵擊景侃諫不從遂大敗景執侃子鷟詔侃侃引弓射之忠義不變莊鐵慮景不克奉母奔尋陽正德即帝位以見理爲太子景爲丞相許伯衆引景衆登城南浦侯推被殺

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

江子一死
羨子四子
五皆死

景得朱异
奴以爲儀
同三司招
城中官奴

湘東王繹
移檄譽詧
大心恪等
發兵入援

賊若賊遂能至此臣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來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矟、洞胸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塡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幷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

綱所說指侯桃棒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上大喜异岐皆贊成太子力阻之昕桃棒皆被殺

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賫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蕭見理中流矢死

景見邵陵王綸兵至具舟欲走綸大破之明日以安南王駿邀擊反爲景所敗

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
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
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甯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
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
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
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
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
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
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
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
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
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
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
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
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

湘東世子方等入援以死節自任吳景能拒侯景築城以走賊

韋粲倍道赴援不聽飲劉孝儀酒

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遊藩鎭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

粲推柳仲禮爲大都督裴之高不決粲往切讓之高泣謝

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盜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幷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鎖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牋請留，答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靑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

柳仲禮移粲青塘景乘立柵未合攻之劉叔胥畏懦不進粲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從者數百人仲禮大破侯景因支伯仁斫傷亦氣衰不復言戰羊車兒紙鴟通信李朗詐叛入城

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胥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忽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胥以舟師截其後、叔胥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

仲禮與綸大連仇怨大連又與確有隙

顧野王起兵討景

景患衆饑王偉獻策僞和上怒不許傳岐亦爭以爲不可太子固請乃命大欵出質定盟

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䐉、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吾軍乏食、若僞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鎭、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

景請敕會理軍還南岸太子即許之

景請召永安侯確趙威方入城確固辭不入景使曰泣邵陵王綸怒欲斬確乃流涕入城

江西西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靑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敕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勅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爲司空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爲儀同三司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王偉爲散騎常侍上以偉爲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幷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荅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

湘東王繹不進兵蕭賁力諫及被殺

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甚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暌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符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

邵陵世子堅不恤士卒董勛熊曇朗引景衆登城確力戰不能却

自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嘗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

蕭允端居不行

柳仲禮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降錄

津慟哭

欲不見

遣王僧歸竟陵

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侍側、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鎭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可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

僚佐說會理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會理不從

戴僧遏說君正閉關拒守君正不從

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遏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

武帝餓死淨居殿

楊白華誘斬來亮

戴僧遏拒宋子仙等

張嵊沈浚合謀討景

大連不受景命

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逼、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幷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絶、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遏據縣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甯

陸緝等起兵殺燕單于
景殺正德
確欲手刃景事覺被殺
大心拒侯景擒趙威方
景位開府儀同至多

爲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

張嵊父子死義

大連不恤軍事、留異賣之、降於宋子仙、反執大連送建康

來嶷說祖皓襲廣陵、斬董紹先

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修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

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illegible]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尚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馬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

湘東王繹大舉討景

大心擊莊鐵範救之由是鄱陽尋陽二鎭猜忌範爲大心所困憤卒

大心不用走保建州之策竟以江州降任約

黃法𣰰擊慶

徐文盛募兵討景

事之甚謹動靜必咨蕭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鎭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鎭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爲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鎭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鎭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襲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法𣰰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𣰰監郡事法𣰰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法𣰰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甯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

文盛大破任約斬叱羅子通趙威方會理與柳敬禮及勸勔乂理謀誅王偉賁子邕洩其謀俱被殺褚冕擁掠無異言

衆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乂理爲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擁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非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孫也。　帝自卽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

武陵侯諮不離帝側景惡之使刁戍刺殺之

賁子邕賜姓侯氏

余孝頃舉兵拒景

自疏、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爲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　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盛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宏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

[illegible]子仙所擒　繹令僧辯守巴陵　至琳射王珣

走還營〇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爲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髯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鉞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陸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

胡僧祐陸法和擒約送江陵繹赦之

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

王僧辯擒支化仁

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　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禽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鎭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豫、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

周鐵虎擒子仙丁和送江陵

于慶范希榮任延和等棄城走

王偉說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

鄖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卽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

景殺太子大器及大心大鈞大球大昕

郭元建言景廢立自危

景又殺大臨大連大春大壯

元建聽太子妃入道

景令王偉彭雋王修纂弒帝

劉神茂叛景

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卽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爲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以劉神茂爲司空、　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修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邱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

浙江以東皆附江陵

景即帝位于南郊遂棟幽於密室

偉爲景制祖宗名位立七廟

景爲偉禁止不出失志不樂

陳霸先會僧辯於白茅灣

劉神茂不從據七里瀨之策敗

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荅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 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荅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曄酈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

陳於謝答仁後景寸斬之
張黑棄城走
景殺蕭方諸杜幼安

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
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
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
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
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
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
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
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鎭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
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
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舴艋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
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
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
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
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劉神茂至建
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丁亥王

霸先命分處置兵僧辯大軍繼進逆敗景

盧暉略出降

王克元羅等迎僧辯

郭元建郭正買魯伯和郭子仲俱出降

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

僧辯不肯爲成濟之事

朱買臣沈棟於水

侯瑱敗斬彭雋

羊鵾刺殺侯景

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雖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其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騭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慚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爲小妻、以其兄鵾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效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

湘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

建康士民食景與溧陽公主戶[illegible]

欲投水、騶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騶以矟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蔵䝉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蔵䝉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幷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鎭衛將軍、封長甯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甯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旣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張溥曰。侯景初爲北鎭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弑。景率私衆見榮。榮被親任。命驅
河內。生擒葛榮。以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爲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卽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
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東附梁。
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爲己患。貽書綢繆。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飧扶輪之效。辭命雖善。然景非樂毅。
燕王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亶亶金甌。懼一傷缺。顧內懷妖夢。外惑諂言。翻而納景。慕容紹宗
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聞驚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
巵。捧盈水。趨走畏蹶。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其所計慮。謂旣納侯景。復
與魏和。兩利並存。甚於漁人之收蚌鷸。孰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坐使景與梁鬬。
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若何。鄱陽王範請舉合肥之衆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陵王
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卽景師繞臺城。日暮不保。范桃棒之降。宜受而却之。景
軍飢。僞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爲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爲賊所
用。溧陽公主。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啖食。帝男女衆多。半篡於景。逆賊之禍。加以骨肉。天下事尙忍
言乎。跛奴方敗於紹宗。窮困無歸。劉神茂怨韋黯。教襲壽陽。遂播毒天下。後景敗巴邱。復據東陽。應
江陵。景生獲之。身欒剉碓。神茂負景。景負武帝。暴尸餕骨。禍患一轍。夫復何言。陳留王偉。才學人也。
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流殂。簡文聽曲項琵琶而死。賊皆由偉。厥躬炙割。猶有餘愆。亂賊之

棨。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臣睎吁。石闕飲刀。劬豆。彼實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泰滑擾攘。酷逾犬戎。人謀不臧。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七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周宏正請晉安王綱辭太子之位

武帝封昭明子歡譽詧爲王

綸繹紀權侔人主綱惡之選精兵自衛

詧兄弟內懷不平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宏正嘗爲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屢德音。以大王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爲河東王。曲阿公詧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衞東宮。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右左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譽陵蹙張纘纘逃歸繹誘殺譽兄弟

詧據樊城斬方貴使杜岸擒纘

譽不受繹命使湘東世子方等討之乃被殺繹無戚容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鎭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沈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鎭纘至大隄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着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卽皇帝位　六月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鎭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

恨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槨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

詧殺杜岸

詧求援於魏

魏楊忠擒柳仲禮子

馬岫王叔孫降忠

繹使庾恪說忠求和

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淙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

綸勸繹解湘州之圍繹不聽

江仲舉說恪圖綸事泄被殺

王僧辯殺譽

綸將討景繹反使王僧辯鮑泉等擊之

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川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譽引揭忠來相侵逼，頗遊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廳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雖鎮一鎮，荊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兄黨已斃，兄勿深憂。」○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秋七月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

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子礩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潤飲寺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爲梁王。岳陽王詧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岫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衆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圍秦郡辛術諫不從送國圖先所啟

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冬十月壬寅，侯景弑太宗。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侯景，景封棟爲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甯公；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溢，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急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

[illegible]
江陵周宏
正王褒朱
買臣[illegible]
不能

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爲員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 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㲄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

元帝接魏宇文仁恕不及齊使宇文泰怒召長孫儉入朝議伐梁 庾季才言子月有兵入江陵宜遷都帝知而不從

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鎭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鎭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鎭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鎭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六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

元帝見客星入翼軫自謂必敗

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堊其城門、着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

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謹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栅，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以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栅下。戊子，嶲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栅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眾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

[illegible]歷陽侯峻出降城北諸將苦戰聞城陷乃散

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幷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於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尙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

尹德毅說詧殺于謹撫襄陽不從而後悔

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㲄宗懍殷不害及尚書

齊主遣僧辯書令迎淵明僧辯不從後之檄見擬而編之

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陸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王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王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

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爲郢州刺史蒞弟簉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故劉芬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遣左民尙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鎭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爲震州用龕爲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爲豫章太守　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

僧辯納淵明霸先苦爭不從乃襲殺僧辯父子

推心待之顧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趨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已勢成生死雖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爲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爲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

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興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於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賚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

侯安都遣擒柳達摩許和徐嗣徽任約奔齊

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甯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還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湖墅米三十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甯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

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鬭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甯令陳嗣黃門侍郎曾景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

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數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辰。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更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

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聚軍齊舉安都引兵橫出齊師大潰斬獲擒徐嗣徽斬之

陳王使劉師知引沈恪衛送梁主恪辭不奉命更以王僧志代之

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餽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聚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 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奔齊 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敬帝禪位於陳、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卽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

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爲梁王相琳奉莊卽皇帝位。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嘉王莊奔齊。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卽皇帝位。改元大保。

宣帝大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於隋。

長城公（下）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二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張溥曰。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巴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策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傑哉。既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郢城潰。不守。作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逵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初移檄入援。河

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赴義君父急難則閭閻之讐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及乃頓留武城翱翔不進殺蕭貢歸江陵豈人情乎岳陽王詧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纘憸人私怨構釁桂陽王慥無故見殺譽詧不平治師抗刃譽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嚙臂圜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詧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醜其言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鬬而魏兵入晉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帝年可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鶺鴒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云樓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八終

紀即帝位王僧略徐怦固諫不　繹使南平王恪囚圓正於內省　武陵王紀發成都湘東王繹止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九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

批　怦勸紀速入援

紀殺怦、僧略，永豐侯撝知其必亡

劉璠不肯爲紀用

魏宇文泰尉遲迥進取蜀制梁之策

楊略言梁兄弟尋戈必亡，說乾運送款關中

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爲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爲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楊法琛求黎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

宜鎮尉遲迥諸成都

紀知侯景已平自悔王開業勸還救根本圖後劉孝勝固言不可遂東進

元帝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

之。今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景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以謝荅仁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

紹遠等奉棄留江陵求和帝答背約敗其必敗元帝送不許 陳智祖勸紀散金募士不聽遂哭死 樊猛追帝密敕斬紀圓滿 帝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 圓正圓照餓死於獄

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　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　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張溥曰。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卒登公位。紀先啓黃扉。邵陵王綸撫枕而歎。益州之任。帝謂天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委以安壤。儇彼朝夕。武陵愛子。非羣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怦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後竟懸怦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賁曷異乎。侯景未滅。先即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助。然王敦袄花。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稚牀歎吒。何晚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甯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強盛。侯景既平。束身歸荆。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者無處。言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猜忌。嚼方之許。即聽而旋旆。未忘聲討乎。然當日地勢。蜀居其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斂。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內惑圓炤。進退失據。身殉金籛。地為魏有。圓滿驅分。炤正喉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回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悞。饕餮絤驪豨子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炤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九終

元景仲附侯景陰圖霸先[illegible]敵之[illegible]勃鎮廣州[illegible]等攻歐陽頠[illegible]先擒之

霸先[illegible]安都張偲等討侯景勃止之不得

[illegible]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　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一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

霸先敗齊 于大峴齊 杜僧明敗 齊之

勃遣歐頠 頠求事勃 勃起兵廣 州余孝頃 會之

頠爲熊曇 朗所誘失 援而走

周文育遣 將焦僧度襲 取余孝頃 船又與周 迪約和送 糧頠及傅 泰敗走孝 頃

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敵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　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頠爲刺史久之徙頠爲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　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爲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𣰰又語法𣰰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𣰰城下曇朗陽敗走法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

霸先厚待頠 陳法武譚世遠殺勃 蕭敳即殺世遠夏侯明徹又殺敳持敳首 勃子孜出降 霸先使頠討嶺南諸郡悉平 孝頃乞降 孝頃遣道林說王琳先定南州 孝頃等逼周迪樊猛等欲與和而不許遂俱敗

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蕭敳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敳持敳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 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𣰰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余孝頃等

迪送孝頃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文育囚余公颺送建康

曇朗謀殺文育應常衆愛孫白勸文育先除之不從迭遇害

周敷破擊曇朗

侯安都擒周炅周協破曹慶常衆愛

余孝猷降

王琳兵敗曇朗竄走爲村民所斬

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張溥曰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主爲廣州長城勱勔謀誅侯景事不成而死以彼懿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夙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

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南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甯哀湘東。其所攘袂求闘者。素隙霸先。志意不下。衡進蹶張。冀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王城之泣。未敢信也。歐陽頠言行著嶺表。從蘭欽南征夷獠。有大功。韋粲平珍湘衡界五十餘洞。委頠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啓亂。招頠同事。頠責以大義。不應。霸先入援。將至始興。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帝遣王琳代勃爲廣州。勃趣始興。頠據城不謁。勃襲執之。不爲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據苹韶。頠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上賓。授以征討。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楚。霸先用人。可稱不惑。熊曇朗劫盜之長。狡獪變化。背侯瑱。紿歐陽頠。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禍機。地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既亂。人懟爲雄。繇彼紛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王琳奔齊 陳伐齊

王琳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

帝下琳吏使黃羅漢張載撫琳軍琳長史陸納不受命執羅漢殺載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刺史。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

出琳廣州
琳欲爲雍
州刺史鎭
武甯李膺
不敢啓
魏師圍江
陵琳軍至
長沙臺城
已陷
琳爲世祖
發哀傳檄
進討

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　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爲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鎭武甯、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鎭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爲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爲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七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爲武州刺史、魏永壽爲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

琳迎永嘉王莊送建康

侯平奔江州琳軍勢衰

琳攻陳霸先

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冬十月以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爲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詧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夏五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八月魏以王琳爲大將軍長沙郡公、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爲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爲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琳。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

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艢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爲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　二月辛酉以量爲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湘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眾，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眾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于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侯瑱擒齊將伯球慕容子會琳敗走

琳更圖進取 裴景徽奔齊

王琳與盧潛有隙 齊主徵琳赴鄴

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

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

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爲鄉

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鎭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

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

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炎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illegible]
甞容

按陵舉吳
明徹爲將
蕭摩訶爲副
以伐齊

齊王紘請
還賦省徭
恤民養士
不從

齊源文宗
請罷兵之
策宜專委
王琳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爲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鎭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𣰰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爾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侜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

齊師敵齊遠度不久

蕭摩訶殺西域胡大破齊軍

尉破胡不從琳言致敗

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其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尙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法氍緩之。則又拒守。法氍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氍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氍徙鎭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

明徹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可朱渾孝裕李騊駼齊人重琳忠義

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㶟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癸丑陳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癸亥黃法𣰰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

一叟哭琳收其血而去

齊穆提婆韓長鸞勸齊主勿憂壽陽之陷

齊國琳敗反民

陳以故吏朱瑒致書徐陵求琳首

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法𣰰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　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陽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爲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遘萇宏之眚全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歐陽琳者數千人茅智勝等送琳柩於鄴

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爲之啓上 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張溥曰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宋子仙破侯景杜龕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夫事武帝逐匈奴入北封侯尚主位大將軍以琳視之勳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密啓琳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願死釁張轅拒王命子珩朝入納暮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此元帝棲遲荆鎭不戒西隣又出琳廣州自遠屏蔽魏師欻至呼援不及裴政呌號城下西門已潰帝囚烏幔琳次長沙主亡國破窮無所歸縞素舉哀傳檄入討荅元帝君臣之分明於楚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敗豈非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輿執鉞而麾擒侯安都周文育鎖野猪艦中巡軍白水自謂勤王之師不讓溫嶠郎吳明徹淮左良將隕師溢城僅以身免琳之爲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人不委琳專兵輒屢尉破胡長孫洪略趨秦州輕斷速敗琳亦被擒明徹奔北之將成功壽陽王琳百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乎人乎誰爲爲之城東斬首野叟懷血朱瑒上書茅智勝等送柩田橫之客琳猶有人嗚呼猜主怒而不怨孺子死而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挈大鼎於重淵之下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甯有幾哉史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之遇甚以蘇武之忠予於琳尤有感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一終

齊帝譖岳顯祖鋸殺薛氏以淫鴆岳

顯祖無故斬薛嬪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二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　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

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

嚮言汝醉
太后

帝以鳴鏑射后母崔氏

帝使相楊愔進廁籌

帝淫高氏婦女

帝欲烝彭城王浟太妃不從手刃之

帝欲納元昂妻爲昭儀以鳴鏑射昂死

裴謂之上書極諫

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爲之笑曰、曏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爲言、帝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王紘諫長夜之飲

趙道德直諫

李集以直諫被斬

崔叔瓚直言被沃溷擢髮曳足

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挾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

使帝破六韓伯昇徵渙渙殺之而逃

永安王浚諫楊愔不諫

齊主刺殺尉子輝

爲炎。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送鄴。帝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涕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卽位。浚爲靑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屛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飮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尙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卽考

王晞勸常山王演勿上諫草

齊主欲廢太子殷

覺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復還爲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

愔白魏收習乃止

齊主斬王昕

長廣王湛助主殺浚渙

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驗、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慚、帝怒臨漳令嵇華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鎭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爲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

楊愔害高德政

齊殺諸元死者七百二十一人

使畢義雲餓殺元黃頭

元景皓不肯改姓見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小刀剌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

安白屯議之

齊主洋殂惟楊愔涕泗

太皇太后杖高陽王湜

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　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眞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爲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胡人

長廣王湛
常山王演

康虎兒保護太子啟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亥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

平秦王歸彥殺楊愔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燕子獻鄭頤等

叱利騷娥永樂死焉

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甯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甯厲聲不從歸彥久爲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甯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塼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譖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

以彥深代楊愔休之歎惜

王晞陸杳勸彥深勸演篡位趙道德言不可

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日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楊王淹爲太尉。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淸。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王晞爲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忽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粃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

八月壬

演纂大統齊主廢爲濟南王

時人服演明而譏細

歸彥勸主殺濟南王

高元海進湛三策

年、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爲右丞相、平陽王淹爲太傅、彭城王浟爲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爲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

潘子密占候齊主當晏駕

齊肅宗絕肋病篤徵長廣王湛入立

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冬十一月，齊肅宗出畋，有兎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爲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衞。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爲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后，魏兗州

歸彥謀反伏誅宇文仲鸞皆死義

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清河王岳家

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爲顯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惟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幷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

五年冬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張溥曰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之殺楊愔也太后哭之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善人不可死王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殺徐怦而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愔爲宰相不聞諫爭篇囚供御身進廁籌醜焉鮮恥又東魏故臣妻其母后人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盡捉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爲愔生也廢帝殷洋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令名尤顯常山王奪其位廢徙在鄴篡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絕肋之變報施固然夫洋窮理殘虐盡性荒淫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陽廟舞光大子殷溫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劍之擊賢子飲金屑之酷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初命邢邵制名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楊愔當國有白羊野草阿媻道人亡之謠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惡保首領小善罹刀鑕亦足悲矣湛輔洋爲惡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之死湛實成之既代常山統大寶卽殺其子百年至妻太后殂服緋作樂逼淫昭信李后孕而有女帷薄之亂不異於洋竟以太上皇老死可怪也焉歟婁后生六男洋演湛

皆爲帝。一母三天子。語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最不道。演稱賢主。不免篡弑。山澤龍蛇。戾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二終

周人遣昌還侯安都知文帝意隕昌於中流以功進爵清遠公

毛喜進和親之策

安成王頊歸陳

帝重失言於杜杲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安成王纂立　頊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爲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　春二月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江牧封衡陽王　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宏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爲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

周人饋頊妃柳氏子叔寶

[illegible]

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泉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也、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庭爭、防微杜漸、以絶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爲梁州、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宦

劉師知與王暹殷不佞謀出頊於外

毛喜吳明徹勸頊留中遂殺師知暹免不佞官

韓子高與到仲舉謀誅頊陳昉等告其謀俱賜死

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鎭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鎭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

項使伯茂居禁中

周人議出師應皎崔猷言不可宇文護不從

[illegible]

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幷
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恐扇動中外。故以爲中衞、專使之居禁
中、與帝游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
之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五月癸巳、項以丹陽
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司徒項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
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幷與江
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　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
趨湘州、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
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
乎。晉公護不從、　閏六月戊寅、遣湘州總管衞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
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
項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　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
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衞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

皎大敗周梁兵敗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伏死

程靈洗擒殺寬

頊廢帝殺伯茂

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以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泰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張溥曰安成王之廢文帝之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釁醜太和及考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摯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衰絰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已齊聖處入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頊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卽位周人歸昌元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櫬不聞燕笑但聞哭泣膠舟水濱其誰爲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公不漸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王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冀百年之後孺子無恙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乎劉師知涉書傳明典章逼梁敬帝遶床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此實弑君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卽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囚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綰樊噲安成偪主起而致命視孔奐食言偷祿死者重釁岳生者

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罹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旨次不當爲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爲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

羽求傳郡於子寶應

臨川部將殺周續推周迪為主

迪與周敷相結

迪所部獨務農桑

詔蕭乾招諭閩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為建安

留異心懷兩端

周敷入朝迪恚與異襲敷敷破之

寶應陰與異合

寶應偽疾寄匿

太守乾之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實、異言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衞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鎭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趦趄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乃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爲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着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侯安都敗留異異與子忠臣奔依寶應

向文政降

寄以十事諫寶應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轝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爲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寶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介。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

章昭達大破周迪

錢肅以城降迪

彼堅執銳長驅深入縶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尙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尙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甯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爲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鎭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

迪衆復振反給殺敷

昭達擒寶應異　異子貞臣以尙主免死　程靈洗破周迪騶牙執斬之

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幷力乘之。　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幷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甯無恙。以爲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張溥曰。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强弋獵。既代周續爲渠帥。主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周敷黃法氍。圍屠之。功賞甚著。陳寶應。晉安侯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羽太守。陳文武時。榮命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塢壁之長。攻剽不仁。淩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繒監門屠狗者之流。驟富貴。任槐岳。名列功臣。家啓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狠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

願。蓋賊臣留異教之也。異東陽狙黠。蔑守宰。殺郡丞。盪放自爲。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扳爲司馬。殘狡失衆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爲嚮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邱。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款於景。免剄斬。其譎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爲其子婿。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患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即馬援說隗囂。班彪著王命。無其慷慨。寶應戀戀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筏。縛取草間。周迪爲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之道傍。是時留異桃枝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旅。方窮三兇。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漏釘舌之誅。惡浮彭儁。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豨日競。豈非帝失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宇文護殺趙貴
護逼殺獨孤信
護聽薛善言殺齊軌
李植孫恒乙弗鳳賀拔提等請王圖護謀泄被殺護遂廢王立毓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爲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

護殺李遠

護弒略陽公廢元后爲尼

既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疏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甯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鎭宏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甯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尙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爲尼。癸亥。甯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爲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爲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夐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護弒世宗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䭔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宏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世宗遺詔召魯公入即位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庾季才勸護歸政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

帝與衞公直宇文神舉王軌宇文孝伯謀誅護

侯植及義勸其從兄龍恩及護護忌之乃以憂卒

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疏之衞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衞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幷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它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爲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

衛公直請誅宇文憲帝不許

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宏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爲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爲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爲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閒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大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甯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

張溥曰、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弒於宇文護。予竊痛之。護父邵惠公顥。文帝泰之長兄也。顥三子。什肥爲高歡所害。導鎮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父德皇肱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歎其類己、既從征伐。禽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弒。蓋護專周政。弒君之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即殺趙貴獨狐信。於是李植孫恒等起而圖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弒覺。立甯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爲護擁。心弗善也。護遂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弒魏帝。九月弒覺。庚辰夏四月弒毓。相望四年。歷弒三主。置君奕棋。惡尤甚焉。夫大臣於罪。天子殺之。憂國者猶慮其漸不可長。力諫爭之。豈有人臣弒主。晏安嘗試。今日爲之。明日復然。彼惟狃於習慣。喜怒自行。不知其罹。黎民驚。宗廟也。高澄無道。刃起盤下。甯都明敏。毒中餹䭔。膳奴爲禍。飲食戒諸。然蘭京可防。李安不及防也。洋入討京。臠斬漆首。安壽君無恙。武帝誅護。殺於殿中。齊王憲尙不知其罪。當日大權在護。國諱君死。何人賊傷。久不推問。其廷無人哉。武帝魯公邕。泰第四子。毓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立之。託以事生哀死。瞻望慇懃。卒誅護者。武帝也。泰不知護。輕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邕。舍子而立。而讐賊服刑。然則甯都雖死。猶能討逆。可謂賢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

高貴。而智遜於費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五終

木杆貪齊賂欲背周楊荐正責之乃出師共擊齊

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

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王欲東走孝琬請委叡部分乃止

齊段韶大敗周師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

齊主抱斛律光頭大哭

宇文護訪求母姑齊先遣姑歸

護與母通書再三詔歸母又待

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

和親既定齊主不遣之

突厥告周擊齊護不得已從之

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𢷋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宏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初。周

周楊檦敗降齊

齊太原王士良蕭世怡降權景宣

段韶請先救洛陽

周王雄追及斛律光反爲光射死

楊檦爲邵州刺史、鎭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檦軍、檦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 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鎭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

周達奚武請還軍

周楊忠以計使諸胡餽輸軍糧

周韋孝寬請於華谷

衛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厲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旦復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大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　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大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　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爲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

長秋築城誤不聽遂爲齊斛律光所先

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先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光築十三城拓地五百里又敗孝寬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　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

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張溥曰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逼晉陽主欲出走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乃止既而段韶斛律光奮銳挫敵周師數敗楊檦勝兵開關出降王雄勁將一矢立斃使齊主遽播越安能收後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勅勒兩人皆從齊高歡經百戰功最高韶與光俱將門子建武略當時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翦胡寇西卻強秦其斯人與周兵雖盛何敢與爭然有宇文憲韋孝寬楊忠等在比權量力勢不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使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德齊制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未譏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賢人尚存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屈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廢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迎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毋中國婚姻蠻夷仇讐鄰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六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吐谷渾盛衰

吐谷渾因馬鬬西徙慕容廆追之不反作阿干歌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鬬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葉延孝而好學

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拔埿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彊羌豪也謂司馬

鍾惡地殺辟奚三弟辟奚憂卒子視連立絕飲酒遊畋

視羆欲建功業

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請朔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隣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 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衞將軍慕容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冬十月、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樹洛干奔莫何川吐谷渾復興

樹洛干捨子拾虔立弟阿柴

阿柴卒諸子弟奉慕璝爲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强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涇勒川大破之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　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於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并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彊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

魏不賞慕璝送赫連定功貢使稍簡

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握逵等部帥衆二萬餘落叛秦、奔昂川、附于吐谷渾王慕璝、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爲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卽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綿、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夏六月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敍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鎭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弟伏念等帥師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　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眞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甯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

拾寅兩受
宋魏爵命

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嶲、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七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爲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孝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　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　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　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　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

伏連籌事魏盡禮

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邱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　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　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爲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爲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爲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夸呂始稱可汗

突厥木杆獲夸呂妻子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孝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于齊涼州刺史史甯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甯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眞甯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眞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眞獲夸呂妻子甯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歎甯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爲寇於周攻掠鄯河二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狄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爲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

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靑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爲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爲甯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鎭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廣民稀邊境未甯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鎭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爲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戸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夸呂殺太子立嵬王訶杜粲請因釁討之隋主不許嵬王訶背父請降隋主不納

拓拔木彌請降隋主不納
世伏請以女備後庭隋主不許
隋以光化公主妻世伏
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

禎明二年吐谷渾裨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它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鎭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　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

吐谷渾射殺張定和

梁默等爲伏允所殺

西屯泥嶺、西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　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靑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張溥曰、吐谷渾若洛廆、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鬪、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于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爲輦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乎。葉延痛念父讐。縛草泣射。辟奚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連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十五年。阿柴舍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咸誠心爲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尙或愧之。劉彧蕭繹死不食餘矣。阿柴幷兼氐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强國。常登西强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璝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爲西秦王。魏公卿議論矜大。謂小白賜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靳。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徒失遠人之心也。慕利延殺緯代。叱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奔于闐國。樹洛干子拾寅立。數傳當隋。嵬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擾。失豈在詒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强者。莫若阿柴。暴大而

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啓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君稱可汗。強弱之際。可以觀世。卽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朱蒙等遠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七終

和士開勸齊主淫及時爲樂

齊主以政事委趙彥深元文遙唐邕馮子琮胡長粲河南王孝瑜諫胡后不當與和士開握槊又言趙郡王不可親近遂王譖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爲長廣王也淸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祖珽勸士開說齊主禪位

珽言文宣不當稱文祖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爲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爲秘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爲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爲長廣王珽爲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 夏四月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河間王孝琬爲士開及陳氏等譖誣上皇殺之

珽謀爲宰相欲去彥深等上皇怒徙光州眼爲蕪菁子燭所熏失明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幷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着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爲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徐之才善醫和士開出之於兗州上皇有疾追之才不及遂殂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 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子琮說士開發上皇喪

士開得幸於胡后與婁定遠等號八貴高叡潤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數士開請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

置士開爲外任士開以美女珠簾賂遠定入見太后遂得留叡力諫主令劉桃枝拉殺之

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汝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

高阿那肱韓長鸞有寵 和士開高阿那肱爲陸令萱養子 令萱爲女侍中引子提婆入侍附穆舍利冒姓穆氏 珽以書說陸悉達士開與陸媼齊主召入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
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
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
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
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
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
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
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爲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
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
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
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宏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
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
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
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
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命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秘書

胡長仁謀刺殺士開事覺賜死

子琮與士開有隙

王子宜高舍洛劉辟疆馮子琮說琅邪王儼殺士開以計取可即遣庫狄伏連馮永洛斬之

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爲尚書令、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及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　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

儼欲誘殺令萱穆提婆帝召斛律光至儼徒駭散庫狄伏連等皆死

陸令萱何[illegible]

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其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

齊主殺儼趙元侃不肯行主遂命劉桃枝殺儼

曇獻等與胡太后通伏誅太后幽於北宮

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輿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卽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　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竊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

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老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

光血跡不滅

邢祖信明光家無反具

斛律羡不拒敕使

珽與令萱謀出高元海黜尹子華等

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幷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羡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羡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羡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羡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酉皆死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爲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爲領軍因言珽與廣甯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爲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

齊廢斛律后爲庶人胡太后飾兄長仁女媚帝遂立爲后

令萱行厭蠱術穆昭儀亦立爲后

齊穆韓號三貴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爲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

長鸞尤疾士人

珽謀引君瑜君璧去令萱穆提婆遂被逐

段孝言與長鸞等構逐珽

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幷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鎭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

長鸞陷斬崔季舒張雕封孝炎劉逖裴澤郭遵

民間號齊主爲無愁天子

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炎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炎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炎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

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參預機權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狗馬鷹號儀同郡君鬬雞

韋孝寬陳伐齊三策

村、帝自衣藍褸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閒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

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淸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麯糱。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　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隋公楊堅、廣寗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鎭之位、尙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彊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

齊獨孤永業以計退周師

齊傅伏請乘周師疲弊追之乞伏貴和不許

周主決計伐齊

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臬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潬。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鎭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邱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偫有備。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

周師克晉州虜尉相貴等齊高阿那肱不即奏聞

周主欲西還宇文忻王軌力諫不從

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

齊攻平陽將陷齊主勅止召馮淑妃來觀城遂不下

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鬭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舟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

周師與齊戰馮淑妃穆提婆呼敗先走齊師大潰

齊主北走於中塗遣使命淑妃著皇后服周梁士彥請乘齊師遁復攻之

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璧、援軍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
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
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勑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
並騎觀戰、東偏小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
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衞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
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
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
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
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
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
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
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
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
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

齊主欲向北朔安德王延宗泣諫不從

齊主欲奔突厥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

齊幷州將帥固請延

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王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寗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鄖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幷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寗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習舊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幷州將帥請於安德

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塡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醉盡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

唐邕等皆降周獨敬顯奔鄴

齊廣甯王孝珩請分道戰不從

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甯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甯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永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司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

齊宦官苟子溢猖縱暴高勱欲斬之

勱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幷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

齊顏之推薛道衡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

周師入鄴慕容三藏猶拒戰

齊鮮于世榮死義

周主斬敬顯

周主幸熊安生家使宇文昂訪李

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

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啟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

齊田鵬鸞死義

高阿那肱降周齊上皇幼主等皆被禽

齊主湝謀拒周尉相願背之降周二王遂被執

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幷爲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幷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動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顚覆。今日得死。無愧

齊趙穆等謀執封輔相迎任城王湝不果乃迎范陽王紹義應者二百八十餘城紹義戰敗北奔突厥

墳陵寢莊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鎭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鎭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鎭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

周人誣高緯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

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使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

高潛妻盧氏守節

宇文神舉禽盧昌期紹義還入突厥

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以執紹義

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二月、高寶甯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甯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甯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　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張溥曰、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篡弒。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儌天過厚。惠逆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群小朋昏。牆茨不掃。及身而斃。逸罰猶譏。況太子不肖。無故禪立。婢媼擅定策之功。優笑獻

推戴之力。宮車未晚。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幽厲並國。上下爲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熙鮑宏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人之善守也。斛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驛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既逼。開陣合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非主有。安德王延宗。患難權立。奮身死戰。東門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整。力屈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諶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之辱。豈非天乎。主緯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青州。顛沛無策。唯有逃遁。然遷國不再。身將安歸。孝珩徙出滄州。荀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尙猜忌忠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甯任城。共謀匡復。爲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敗奔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難也。齊緯窮蹙。禪於子恒。厥父覆轍。躬亦效之。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十八終

周太子贇納妃楊氏

宇文孝伯請選正人爲太子師友

齊王憲言堅狀貌非常宜早除之帝疑以問來和和詭對乃免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隋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贇爲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秋七月、周如雲陽、主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炤、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鎭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周主杖太子及鄭譯等

王軌言太子不了家事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醪醴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昧、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周宣帝捫杖痕罵高祖又逼淫其宮人

樂運諫卽吉太早

帝令宇文孝伯圖憲不從乃與于智鄭懌等密謀召而縊殺之

李綱撫憲

殺王興獨孤熊豆盧紹

立楊氏爲后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卽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宣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懌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

樂運諫數赦

運陳帝八失帝欲殺之元巖力諫乃感悟賜食

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丞、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

帝殺宇文孝伯神舉尉遲運憂死宣帝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譏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但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淸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

楊堅言天元無固根本之計

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幷其衆推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

天元淫西陽公溫妻尉遲氏杞公亮懼而謀反爲韋孝寬所殺溫坐誅妻即召入拜長貴妃

天元欲立五皇后辛彥之言不可何妥諛成之

天元欲殺楊后獨孤氏叩謝得免

天元欲殺楊堅堅色不動

鄭譯傾心楊堅請天元以堅爲揚州總管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

南、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鎭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

天元殂、劉昉鄭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拒而不從

之儀不肯與堅符璽

字德林願死奉堅

堅引盧賁置左右

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謨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愜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爲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

堅引高熲入府

劉昉飾美妓進漢王贊說之歸第

獨孤夫人勸堅舉大事

崔彭鎖陳王純至長安

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甯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兹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鎭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

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擕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郧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宏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它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鎭潼關。雍州牧畢剌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衞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

諸州應迥者多所向克捷

蘭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迥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値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倡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

趙王招謀殺堅不果反死於堅

周室諸王欲殺堅李圓通保護得免

堅謀代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德林言不可乃遣監軍崔仲方劉昉鄭譯皆辭獨高熲請行

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宏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宏胄皆有勇力、爲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走、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

王謙起兵討堅

諸將勸梁王舉兵與迥合柳莊皆不可乃止

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獻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鎭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鎭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鎭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熲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

迥軍力戰孝寬等軍不利宇文忻以詭道破之迥敗自殺

迥用崔達拏六十八日而敗

于仲文擒斬檀讓席毗羅

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

達奚惎乙佛虔背謙出降梁睿斬謙及高阿那肱

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亳州魏州梁王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疏之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熲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郧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奔 九月庚戌以隋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兵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庾季才李穆盧賁勸隋受命周主遜位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

楊后不肯奪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進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鎭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尙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尙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尙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爲尙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它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師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

寶殺女懷
隋受禪
虞慶則勸
堅盡滅宇
文氏德林
固爭不從
堅弒周靜
帝

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張溥曰隋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蚤除之不果後竟簒周爲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跡扈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烏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即禪位於太子闡夫魏洪禪子宏而身弒齊湛禪子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爲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天杖酷行憲軌孝伯等誅死而忠賢盡鋤趙陳越代滕諸王就國而根本不固驟疾病痞嗣主幼沖鄭譯劉昉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其人在天上瑞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脩二賊肉腥豈足食哉尉遲迥累葉貴戚地居形勝憤堅逆亂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爲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迴歸地下軍士坑屠翟義不辭殄族諸葛誕甘心碎首莽昭之世天地君臣賴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酒俳徊不成元胄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沛其功狗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援御婢嬪有衛

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璽軒下。外戚亂賊。類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臣之恥。維三綱之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四十九終

始興王叔陵始惡新安王伯固後亦款狎相得

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與柳皇后乳媼吳氏長沙王叔堅救之乃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

叔陵擐脫爲亂諸王將帥不應惟伯固赴之

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麒麟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

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舍人施文慶請出叔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

叔堅獻媚被告幾殞死

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張溥曰。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鞭箠。叔陵少機辯。强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疏。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邇賢。不肖者狎不肖。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大建時。叔陵用事。伯固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篤念不忘。直刦于勢位。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冢。伯固挾弓矢。好射雉。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老。出則行田野。縱椎埋。其視殺人放君。如嬉戲飲酒。聊復爲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堅侍左右。忽抽藥刀爲弒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爲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僵。而叔堅奪刀褶袖。其功則金日磾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及四門既閉。蕭摩訶兵來。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慎知大義。有漢北地王諶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搤始興。扳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然醮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吏云詛祝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爲之。抑以驕召忌。由自取也。西省見囚。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念[illegible]之功。不

能受福。猶可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爲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鹵薄。不肯先後。左右爭道鬬。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嘲謔。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法。旣懽相得。願同死。何也。兇殘性類。始隙而終固。一見之朱邵濬。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終

隋高熲薦賀若弼韓擒虎爲將帥

張貴妃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

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

江總孔範王瑳等爲狎客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鎭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鎭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畧、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張麗華得幸生太子深
麗華引薦宮女
宦者蔡脫兒李善度用事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事
孔範孔貴嬪結爲兄妹
施文慶薦沈客卿楊惠朗徐哲暨慧景等用事
奪任忠部曲以配孔範蔡徵

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與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大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所歲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文慶客卿譖傅縡下獄縡上書直諫令李善慶窮治賜死

隋主遣使赴弔後主署書

高熲楊素賀若弼高勱崔仲方爭獻平江南之策

三年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荅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才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

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

章華極諫被斬

舟檝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瓛來奔）

隋下詔暴陳主二十惡

薛道衡言伐陳必克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分兵屯峽口侵隋峽州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尙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刼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淸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尙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淸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靑州總管宏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左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玆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

隋楊素遣王長襲劉仁恩擊敗戚昕

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炯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波、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鎭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鎭江州、永嘉王彥鎭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

袁憲蕭摩訶從樊毅言請兵舟防京口采石爲文慶客卿總所抑議久不決

孔範言隋兵必不能渡江

隋賀若弼韓擒虎濟江

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

諸將請啓爲文慶所抑皆不行

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皐文奏將
兵鎭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
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皐
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
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
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靑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鎭東
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
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
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
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
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尙
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
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

蕭摩訶任忠進戰守之策皆不行

任忠請勿戰不從

摩訶與陳主通其妻初無戰意孔範兵暫交即走摩訶被擒

忠首降隋

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

主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

後主投井渡出

沈后居處如常

陳魯廣達督兵苦戰

弼恥功在擒虎後

高熲違晉王廣意斬張麗華

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宏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宏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宏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

廣斬施文慶等以謝三吳

楊素劉仁恩擊呂忠肅守險力爭

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

陳蕭瓛拒宇文述敗執被斬

陳岳陽王叔慎遂與侯正理死義

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
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
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
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
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　二月乙未、廢
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
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
述、述軍且至、瓛立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
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
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荊
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
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
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
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
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

嶺南洗氏拒隋晉王廣遣叔寶遺書諭降

陳任瓌勸王勇立陳氏子勇不從瓌棄官去

魯廣達憤卒

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洗夐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　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　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

元諧請用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隋主正言謝之

弼以陳叔寶妹為妾

逐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惡投之邊裔

得疾不瘳、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甯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畧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畧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

叔寶悔不殺任忠

隋帝責陳君臣獨叔文有得色

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

賀若弼上御授平陳七策隋帝弗省

隋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祭宗祀

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鎭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荅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張溥曰、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齊宋同譏。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兩更無道。國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暱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殺傅縡章華。至瀆亂天倫。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嗜驢肉。與子弟日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十有二。其所為近於頑鈍無恥。雖繇此失國。身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然禪愚皓詐。禪弱皓忍。所為亦小有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也。陳後主叔寶。禪之流也。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而不聞。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周師入齊。馮淑妃猶翫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荒主所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箋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異桎梏。或臨衆大笑。或腹煩欲決。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干戈。幸自寬勝敗。非所計也。任蠻奴始請固守臺城。緣淮立柵。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主不能從。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憤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勸王勇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忠一逆。何懸殊也。岳陽王叔慎。刑牲誓師。不望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哭。宗王抗北地之節。婦人明寵戈之義。而長城嬉笑。如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一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雁門公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

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

宇文述為廣結楊素謀廢太子

內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摩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

袁充以天文勸廢太子

段達脅姬威告東宮過失

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它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

元文諫廢太子上不聽

楊素姬威織成太子罪狀竟廢

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緣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文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文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文，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文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文耳。上以文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

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
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
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
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
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
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
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
君綽遊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
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
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
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
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
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
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
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

上思裴政劉行等

李綱正言上用爲尚書右丞

立晉王廣爲太子天下地震

廣遏勇不許申冤

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觀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曏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 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

楊素間勇不得上見

房彥謙言隋將亡

廣令楊素譖蜀王秀

秀欲不就上徵源師力諫

獨孤后崩

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　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

慶整諫貰蜀王秀上大怒欲斷其舌

廣與素以詐惑上廢秀爲庶人

上數秀十罪

楊素諂柳彧配戍

裴肅請錄用高熲宥二庶人罪上徵之入朝

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又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　十二月癸巳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

柳彧李綱梁毗獨與素抗

毗極言素罪上怒繫獄既而釋之

上忌素出約以述用事

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尙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埶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繇其脣吻廢興侯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既被疏吏部尙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尙書參掌機密素繇是惡之

廣逼陳夫人　上呼柳述元巖召勇　楊素矯詔執之繫獄　令張衡入弒　上崩之後廣烝陳夫人　矯詔殺勇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申赦天下　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

王頍蕭摩訶贊成漢王諒謀

陶模拒喬鍾葵

從諒反者十九州

王頍進二策諒不能決乃兼用之

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強、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爲、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倡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

裴文安說諒帥精銳直入蒲津

諒克蒲州豪傑響應忽改圖召文安還

李景用馮孝慈呂玉侯莫陳乂以拒諒

楊素擊敗紇單貴王聃擒降

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邱和爲蒲州刺史鎭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䍦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邱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鬭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

豆盧毓諫不從、遂與兄賢爲表裏、乘諒出城、與皇甫誕宿勤武等拒之、諒回師襲擊、毓誕皆死

史祥擊敗余公理、綦良軍潰

素薦李子雄擒竇抗

子雄破劉建

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搆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冑、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甯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

楊義臣破諒鍾葵

梁修羅走趙子開敗諒欲引軍還王頍力諫不從

素擒蕭摩訶諒請降

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留軍司具對，素卽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淸源，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頍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幷獲頍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

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
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
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
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張溥曰、獨孤伽羅。周衛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後竟爲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婿劉季、遂啓
漢室。事適然也。文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子
同母、少長咸序。謂可百世無患。乃秦王死最蚤。疾繇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免冠就第。臨死。
僅哭數聲。祭以鹿脯。父子天性。薄何若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太子勇廢。楊素陰陽
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之文。毒於陳舞。英君察后。昏而不覺。遂至兒女譖愬。至尊流涕。飲食媟褻。
宮禁爲獄。帝因鑒高歡縱子。不知其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素間之。華山偶人。寃同漢戾。帝責彼十
罪。幽於內省。獠婢給役。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弒立。漢王起兵。羊羔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蹙。絕
屬幽死。爲時幾何。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蠱傷。妬妃爲虐。其他死廢。皆成於廣。文帝皇后。愛其
老醜給事。樂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爲德器。孰知窮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姥。東宮無嫣
毒之謀。而謗成貝錦。藩房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蓋玩父母於股掌。而速欲取償於天下也。獨

孤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迥女孫。后卽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妬之售。其所身嘗。獨不可爲太子勇雲昭訓寵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廣。彼遠女謁者。節不固於老耄。而僞恭儉者。亂獨流於天親。父子交讒。後悔何及。高熲妻死。其妾生男。諸王朝士。妾或有娠。於后無與也。必嫉而斥之。既妬其夫。復妬其子。既妬其君。復妬其臣。后年有盡。后妬無窮。不舉天下殉之。曷止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五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三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三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三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畧，善用兵，鄰國畏之。冬十一月，戊戌，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甯說木杆

木杆送女於周

木杆捨子大邏便立弟佗鉢佗鉢使爾伏統東步離居可汗

使攻樹敦賀眞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眞獲吐谷渾可汗妻子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其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 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義衛行殿幷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卽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 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大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

周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佗鉢
周遣長孫晟送公主突厥
佗鉢死合立大邏便國人將爭其子菴邏
菴邏以國讓攝圖降居第二可汗
攝圖號沙

憂於貢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 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幷州 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衞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可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

鉢略可汗大邏便為阿波可汗玷厥號達頭可汗隋主立千金公主說沙鉢略為周室復讎與高寶寧合兵寇隋突利設陰與晟盟

晟建遠交近攻離強合弱之策

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畧，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甯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騎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畧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畧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克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

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

寶甯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慨慷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廻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竭府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

竇榮定屢敗阿波

史萬歲斬二騎突厥請盟而去

阿波西奔達頭遂屢破沙鉢畧貪汗亡奔達頭地勤察叛歸阿

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畧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甲子、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

被速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畧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　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甯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畧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

慶則長孫晟要沙鉢畧稱臣

阿波浸彊

隋晉王廣援沙鉢畧破阿波阿拔沙鉢畧感恩遣子庫合眞入朝

之子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猿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畧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畧有隙分而爲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沙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畧既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畧沙鉢畧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　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畧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畧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畧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歷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畧帥其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畧以其子雍虞閭懦弱

沙鉢畧卒隋爲之廢朝三日

處羅侯與雍虞閭相讓者五六仍竟自立爲莫何可汗

莫何擊擒阿波

長孫晟高熲請存阿波

莫何可汗卒國人立雍虞閭

大義公主書屏風爲詩

都藍信楊欽與公主言爲邊患晟密擒欽發公主私事

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

裴矩誘突利說都藍殺公主
晟請許突利通婚招令南徙以敵雍虞閭

突利尚主南徙都藍朝貢遂絕

突利敗於都藍達頭欲奔玷厥晟以計要之入朝

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部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

楊素周羅睺大敗達頭　以突利爲啓民可汗　以義成公主妻啓民

伏遠鎭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鎭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　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遣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鎭恒安達頭騎十萬來

鄯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晟請乘虜亂招撫

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甯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　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集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恒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爲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

楊素大破突厥思力俟斤等悉得人畜以歸啓民

步迦降於啓民

晟以計令啓民自芟牙帳中草

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宏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　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爲御道、帝聞晟策、

令宇文愷爲大帳

蘇威諫築長城不聽

爲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但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兵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爲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爲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爲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罷、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

令愷等造觀風行殿

煬帝幸啓民帳賦詩

可汗卒爲廢朝三日于咄吉立詔許尙安義公主

段文振請遣突厥出塞

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乙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尙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尙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

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張溥曰。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爲狼生。有牝狼十男。各爲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說。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爲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繇始也。土門强盛。求婚蠕蠕。阿那瓌詈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猋然羞言婿媾。中國降女。舉朝

不懈。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門既稱可汗。其後木杆强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爲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他鉢無禮。呼爲在南兩兒。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他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罔忌。公主華人。獨無媿乎。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讐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甯得已哉。安遂迦事發。突利搆而殺之。衆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樛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爲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副宇文神慶送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擣貳。招其主爲隋藩臣。季晟奇畧。鄭吉不如。中行說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可汗。沙鉢畧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畧。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說之入朝。其母爲沙鉢畧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畧敵。沙鉢畧乃窮而歸隋。此文帝之所以頻歷受朝也。莫何。沙鉢畧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畧舍子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間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爲啓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啓民爲大樂。爲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翦。爲中國所患。反見德願效死。蘇張縱橫。功皆繇晟。然晟始不爲腹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繇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三終

隋文帝璽書責高麗王湯

湯卒子元立因請封王

元寇遼西上命漢王諒等伐之懼罪稱臣乃罷兵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　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

裴矩說帝脅高麗入朝元璿禮頗闕

敕元宏嗣造船三百艘

庾質諫詔親伐高麗

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宏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　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　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　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

速綏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愼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駱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經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隋出師之盛亘古未有

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

麥鐵杖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

隋帝敕軍士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故諸軍不敢受遼東城降

來護兒始勝後敗

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渡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　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是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

乙支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欲執之劉士龍固止遂聽還

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護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宏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鎭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矟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

辛世雄戰死

王仁恭擊却高麗

衛文昇一軍獨全

百濟王璋聲言助隋內與高麗通

薩水之敗獨薛世雄得免

復宇文述官爵

郭榮諫伐高麗

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抄擊、述等且戰且行、 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鎭而已、 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廬江樊子蓋留守涿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

斛斯政與楊玄感通謀亡奔高麗

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畧、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

來護兒大捷高麗王元乞降煬帝遣使召還護兒欲不奉詔崔君肅固爭乃歸

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 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 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張溥曰、高麗之釁、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啓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辮擎肉。韋韝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强夷稽顙。溝瀆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蹟垤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革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爲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强。

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執宜然。顧困獸求鬭。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麗爲主。隋人爲客。彼勞此逸。勢百懸殊。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亘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㝡中朝。觀望戰鬭得完者也。九軍渡遼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愼無以敵強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文德詭營詐降。于仲文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捷舉奢城。將趣平壤。詔忽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然即使獲勝。時叛時服。猶足遠敝中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庶幾賀郭榮得其指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

章仇大翼說文帝幸洛陽

詔楊素楊達宇文愷營建東京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大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淸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菱冊道、勑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

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
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
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
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宏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
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
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鳧陵波五樓
道場玄壇板艙黃蔑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
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䑨
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
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
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宏等議定
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
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
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

帝哭太子昭不哀

帝許賞白明達

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塡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　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幷鎭兵千人、　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濟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鼈、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裴矩撰西域圖記

三年春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寅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步　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　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

命裴矩說麴伯雅吐屯設等入朝

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戊子上自東都西還。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六月辛丑帝謂給事郞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郡積石鎭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飮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靑海俗傳置

諸胡譏繒帛纏樹
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皆以諂諛有寵
蕭鉅宇文皛有寵
召楊氏美女進御皛出入不禁

牝馬於其上得龍種。 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
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
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
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
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
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
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本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
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
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
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
王倓與鉅、皛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
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

[illegible]嘗諫修宮怒而出之

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諶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譴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糇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

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高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事見唐平河朔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二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澤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夏四月庚申，車駕度遼。禮部尚

書楊玄感反於黎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秋八月、玄感兵敗、爲其弟積善所殺、執積善送行在所、磔玄感屍東都市。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昆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孰、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從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

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史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

庾質諫如東都乃下獄死董純討賊屢捷亦被誅

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遣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
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宏之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
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北平、　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
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
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鎭班師、　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
萬保林慮山爲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鎭撫關內、使百姓盡力
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
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
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
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
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
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
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

以安伽陁裴仁基言殺李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

蘇威請還西京

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為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陁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

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

樊子蓋盡焚村塢百姓益怨憤爲盜

命杜寶撰水飾圖經張金稱比諸賊尤殘暴

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尙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尙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陁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

五月五日蘇威獨獻尚書

裴蘊害威幾死

趙才諫幸江都乃下吏

任宗極諫杖殺之

崔民象直諫被斬

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幷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爲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

王愛仁直諫被斬
梁郡人直諫被斬
宇文述死
張金稱等

不虞至氾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宏爲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宏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宏兵大振至十餘萬人　十二月壬辰士宏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

擾河北楊善會討擒之

韋雲起劾虞世基裴蘊罪鄭善果反奏貶之

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稾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數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建德自稱

郭子和殺王才

元善達請帝速還世基沮之

封德彝爲世基指畫

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畧地自瑯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楊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即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畧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

裴矩請許驍果納室

煬帝日令美人一房爲主人

李才請車駕還長安李桐客言江東不可都

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爲太子　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　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　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遙尊煬帝爲太上皇進封淵爲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

司馬德戡等謀叛宮人入告反斬之

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宏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宏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刃、是夕

燕王倓覺有變奔至玄武門爲裴虔通等所執
獨孤盛死義
獨孤開遠叩閤請帝出戰竟無應者
宇文化及等結司宮魏氏爲內應

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道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縣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

化及使封德彝數帝罪
虔通斬趙王杲血濺御服
令狐行達縊殺煬帝

化及殺蜀王秀齊王暕燕王倓等隋宗室外戚皆死

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塡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幷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皛、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

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宏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宏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總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衞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

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直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鬭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有人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宏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

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　煬帝凶問至長安、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唐奉隋帝爲酅國公、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
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
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
攻倉城、密輙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竝受隋
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
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
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
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
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　秋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
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及
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
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
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

相鬪閲。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卽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趨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爲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卽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張溥曰。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行事多相類。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杜。將閭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足。嘗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者胡。蓋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爲庶人。升樹叫呼。不得一見文帝。及抵牀遣追。反速之死。十男毒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難在原。兄爲天子。弟爲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效逆。夫身卽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恣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綿絡山谷。奇服巧態。炫溢後房。卽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爲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淸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閣。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啓壓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閻樂之逆也。廣遊倖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廼語蕭后。卽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妬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五終

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世民厚待竇琮

劉文靜結納世民說其興帝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六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

文靜引裴寂與世民交令其說淵

寂以晉陽宮人私侍淵劫其舉事

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

夏侯端許世緒武士彠唐憲唐儉皆勸淵舉兵

淵使文靜詐下敕書發兵擊高麗以激人[illegible]

淵假討劉武周命世民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募兵

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侯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興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懼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它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宏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

王威高君雅有異心淵以計斬之

淵以計退突厥

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

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隷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　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宏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

裴寂等請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

世民斬高德儒

創定入關之計

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閑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甚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

淵少市突厥馬

淵言突厥兵不必多用

淵復李密書卑辭以驕其志

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貸之、不足為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八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

宋老生等未下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世民哭諫乃止

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

世民破斬宋老生

淵禮用陳叔達

任瓌請往諭關中豪傑

行裴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二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効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

孫華來降

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疆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河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

柴紹妻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何潘仁與李神通合攻鄠縣又說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從之下盩厔武功始平

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畧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郎

淵婿段綸亦聚徒於藍田

李氏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世民引房玄齡爲謀主

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衞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受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衞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衞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邱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曹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

淵約毋犯七廟及代王宗室

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

淵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淵以素隙欲斬李靖世民固請乃免

淵迎代王即帝位

安故城、至董聽致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 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 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至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爲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

劉世龍請伐六街苑樹爲樵以易布帛

李孝恭不殺降俘

屈突通執意固守斬淵家僮射子壽力屈乃降

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已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鎭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

堯君素以大義責通

淵辭九錫殊禮

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宏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荊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鎭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名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

蕭瑀勸審詔敕

史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爲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勃海王

擢用隋蔡王智積等子孫

孫伏伽直諫擢爲治書侍御史

孝基叔、貝神符德、貝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

薛宗等誅叛君素死義

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所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酅公薨。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張溥曰。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弒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弒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修短則異。然漢唐眞主。仗義驅除。咸在紂惡既盡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主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天子之讖。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不爲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賦賄宇文述。請紹封。後食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爲天子。於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强。頗無大志。子世民請之。裴寂刼之。强而後應。是惟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爲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死也。甯爲賊耳。然主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弔民伐罪。而先表

衅其父。發慮之始。已貽武韋楊妃之禍。帝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尒朱氏。詐爲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敕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爲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憤。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繇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竇毅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毅女少時聞隋文簒周。自投牀下。恨不爲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鄠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畧。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卽不叛隋。度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爲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六終

楊元感與李密善

隋煬帝經密宇文述顧使稱病

楊萬石奔元感爲許華所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禮部尚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閒喑嗚叱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元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伯仲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元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元感弟虎賁郎將元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元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

李密陳三策元感用其下策

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元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元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元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靑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元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

元感令韋福嗣爲書數帝罪惡

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元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元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洛水西入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元挺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宏策死皆不敢入城韓

擒虎子世學、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元感、元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誠之兄子也、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澗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諤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鎭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元感麤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元感其有成乎、質曰、元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宏、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後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衞文昇以步騎二

萬度瀍水、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元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乃稍却、 秋七月癸未、徐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衆至數萬、始楊元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元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元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宏化留守元宏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趨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宏農宮、父老遮說元感曰、宮城空

元感西圖關中蔡王智積以計縻之

元感攻宏農三日不拔引兵而西宇文述等追及之元感敗自殺

李密被獲以計逸去

韋福嗣伏誅

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元感以爲然宏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元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閺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元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元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元感弟元獎爲義陽太守將赴元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元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元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元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　楊元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

密匿王秀才家爲邸懷義所告邸君明秀才皆死

黃君漢破械出翟讓

單雄信徐世勣說讓於滎陽梁郡界剽掠密說王當仁以取天下之策

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邱令邱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邱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

李元英委身李密

賈雄說讓立密

張須陁數破讓後敗於李密遂戰死

盡於遼東。相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日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曰、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

密說讓襲洛口倉

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犇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鎭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甯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爲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振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餘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

密引祖君彥爲上客

密敗劉長恭等衆推密爲主

取老弱繦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卽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恒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眞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

密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爲內軍

濟北張青特、上落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頲爲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明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齧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齧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

密使祖君彥爲書數煬帝十罪

段達等大破密與仁基

密復取回洛倉

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爲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

寶召魏徵掌記室

貴鄉兵不忍棄魏德深

齊世勣說密取黎陽倉

徐洪客勸密直向江都

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宏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爲勞擾，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王世充軍鞏，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

馮慈明不肯從密爲亂

張季珣死節

密敗既復振

王世充大敗

王儒信勸翟讓奪密權不從

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辭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趨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慚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統衆事，以

房彥藻鄭頲說密殺讓并及宏摩侯儒信

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宏、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刺史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宏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宏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幷宏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傅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

世充兵襲倉城爲王伯當等所敗

密大敗世充王辯死

裴仁基等請正位號不許

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城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

賊帥王德仁邀殺房彥藻

李世民不受東都內應之人

王德仁袁子幹皆降

皇泰主用七貴掌朝政

蓋琮請說密合拒宇文化及說文都盧楚等從之

議此。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何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宏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　隋煬帝凶聞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疏上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鬭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

密請討化及以贖罪

文都等與世充有隙

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卽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尙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尙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都、隨衆降密、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矟、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

文都楚等謀誅世充段達告謀反被殺

徐世勣以備之。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幷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二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

徐文遠勸密除世充

密疏世勣

賈閏甫憂密米盡民散不終大業

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鐶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元孫也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轢踐羣盜來就食者幷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

世充陰圖取密
密許世充易米東都人降者益少
世充詐託夢周公以討密
裴仁基魏徵請以計破世充勿輕與戰陳智略樊文超固請從之

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眞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鬭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宇文溫勸殺邴元眞房彥藻勸殺單雄信密不應後

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元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眞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眞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眞守洛口倉、元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

二人皆降於王世充

柳燮勸密歸唐公

王伯當從密入關

密歸唐不滿望

元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眞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北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

密驚服世民為英主

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王伯當說密為請安撫山東以圖叛唐

羣臣勸唐主勿遣密不從

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郡，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鬭，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

張寶德言密必叛唐帝乃敕密入朝

潤甫伯當皆止密勿叛唐

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爲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潤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

密陷桃林復走襄城就張善相盛彥師邀斬之

世勣葬密於黎陽山杜淹戴胄皆事世充

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着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鎭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險。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　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寃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

獨孤機楊恭慎孫師孝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說獨孤武都召唐兵事洩被殺

張孝珉沈世充米船

秦叔寶程知節棄世充歸唐

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爲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咒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

李君羨因留安降唐
李育德及弟三人戰死
世充謀受禪李世英言不可
韋節楊續樂德融等勸世充受禪
戴胄諫世充受九錫怒而出之
世充使王行本段達等求九錫
桓法嗣勸世充代隋

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王世充因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

世充遣段達雲定興等逼皇泰主禪位

陸德明不肯爲王元恕師

獻書上策於世充者日有數百

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臺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王世充立子元應爲太子元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興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史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惲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鄭頲爲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元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元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

邱懷義等戲博張藴古彈之世充獨杖其子

世充言詞重復蘇良諫而不能改

張善相死義

裴仁基裴行儼字文儒童長溫崔德本謀殺世充立皇泰主事洩被殺

世充弑皇泰主

納寃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邱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元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藴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元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藴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洩、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啓陳、世惲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

爾得邵元眞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與食其所部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宏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邱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邱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伍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矣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元應拒之士信刺元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庚申懷州總管王君漢擊王世充太子元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

世充以宗女妻突厥
屈突通請先驅
秦王世民爲世充所圍馳射而出

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鄧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
世充以宗女妻之、幷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
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宏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
爲顯州總管、 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鎭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鎭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
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
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
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
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宏烈鎭襄陽、荊王行
本鎭虎牢、宋王泰鎭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元應守東城、漢王元恕守含嘉城、
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
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宏烈行本世
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
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
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

尉遲敬德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破兵擊王世充大敗

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王君漢自河陰攻廻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义以舟師襲廻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元應帥楊公卿等攻廻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遏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畧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鎭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

圍士信以誑屬千金堡

世充陝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卽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元應鎭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趨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元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元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慇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慇寶。要漢斬慇寶以降。元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郳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元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元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

壽侯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元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元應將兵數千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破之元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

二月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怯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邱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元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元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元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

世充城中謀降世民者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不可

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眞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心志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頲於市頲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克又遣參謀軍士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

世民囚竇建德等至城下世充乃出降

段達等伏誅

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一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事見唐平河朔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詔諸將議突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元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

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宏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張溥曰楊元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既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郎謀襲擊行宮叔慎止之遼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侔人主賓客徧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咤風雲威方項羽乘荒主在外六飛未還萬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宏農身死葭蘆者雖由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寃酷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密策略宏遠禮賢得士當日豪傑羣推爲首輔元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謠讖奇異羣盜敬愛統領大衆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阨哉讓貪

愎無能。殺於孟洒。先發制人。王世充嘆密爲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相屠戮。蕭銑所以責沈柳生也。充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能行之與。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襲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柴孝和進西襲長安之策。徐洪客獻宜向江都之謀。密心善之而不用。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嘆晻曖。王世充佞賊狙黠。一戰即勝。密不敗於所畏。而敗於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委身唐公。不得台司。鬱鬱奔叛。斬邢公峴下。生不如竇融。死不如田橫。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奬。呼爲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窮歸。喜實過望。縱之山東。失策甚矣。盛彥師邀斬半渡。功都等陰。楚亡漢興。斯其會也。李密既死。世充何能爲。彼豺聲卷髮。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誑燿莊周之書。覬塗耳目。苟延日月。篡三年而滅。予猶謂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竇建德說孫安祖入高雞泊中爲盜

安祖爲張金稱所殺衆盡歸建德

高士達以兵授建德遂破斬郭絢

建德請士達以計破楊義臣不從敗死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河朔 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

建德善遇隋官

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甚。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爲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秋七月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

建德禮王琮起元素用之

正本孔德紹請改國號曰夏

建德斬魏刀兒并其衆

麴稜信崔履行命術不戰而城陷

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元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元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鬭。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旣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內史令。 建德旣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總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

建德奉表於隋皇泰主

王琮責鄭善果不忠

王世充廢皇泰主建德絕之

建德迎蕭后南陽公主獻宇文化及首於義成公主

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慚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　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

凌敬勸建德　張志昂張道源陳君賓

建德徙淮安王神通　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　王軌奴殺軌詣降建德立斬之　郭孝恪勸李世勣立效取信

將兵十餘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洛州城下。丁未，竇建德陷洛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爲如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冬十月己亥，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濟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都之。徙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君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

李商胡母霍氏許世勣竇飲殺曹旦偏裨二十三人軍覺爲備孝恪勸世勣襲之不果遂奔長安

德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潬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遊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 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洺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夏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

竇建德與世充久交惡唐兵逼洛陽世充求救劉彬說建德出援

右手乎。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冬十月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塡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荅。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籠火城破之。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爲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洛州。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年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

郭孝恪薛收言建德世充旬日可縛

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

世民敗竇大敗建德軍擒其驍將殷秋石瓚

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

凌敬請趨蒲津建德妻曹氏勸從之不聽

世民以詐誘建德

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邱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

建德餘衆欲徵兵拒唐齊善行不可乃率曹氏等來降

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墮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幷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宴之。　丙寅、斬建德于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八終

薛舉與子仁杲劫郝瑗舉兵

舉襲皇甫綰兵得鍾利俗衆遂大振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隴右　薛舉

隋煬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杲爲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爲興王，以副仁杲，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杲爲皇太子。遣仁杲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啗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趣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杲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杲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圍扶

薛舉謀降唐褚亮贊之郝瑗不可乃止

郝瑗說舉與梁師都突厥連兵取長安突厥拒使不納

殷開山劉文靜違世民令大敗于舉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

郝瑗說舉乘勝取長安會有疾而止舉卒仁杲立

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杲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柰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 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墌。遊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愼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杲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杲立。居於折墌城。諡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杲。 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杲不

劉感爲仁杲所擒

常達爲仵士政所劫郝瑗哭舉不起

利。驃騎將軍劉感鎭涇州、仁杲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唯煑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杲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杲兵自南原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杲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杲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杲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杲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杲。達見仁杲、詞色不屈。仁杲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杲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寖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睺幷兵

世民以計敗羅睺乘勝旋進仁杲出降

李密請赦薛黨

斬薛仁杲仵士政張貴伏誅

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讎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杲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仵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豈有種乎、如薛仁杲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

張溥曰、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杲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為亂。度瑗從舉。

非出誠心。宜善自全。圖去就。迺忠於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卽降宗羅㬋。襲皇甫綰。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然以之比唐。闢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興。稱臣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瑗獨非之。侈然擬於漢高昭烈。使舉亦侈大。戰鬬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高墌既扳。瑗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迺止。瑗遂哭舉不起。卽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然舉非項籍。而瑗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仁杲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卽舉殘猛。亦心惡之。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爲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墌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臥病。劉文靜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取撓。多見殺傷。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蹙。面縛不暇。舉一倖而勝者。仁杲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由材智度量哉。旁伀地。仁杲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中。女取其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於薛舉鞠后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十九終

李軌與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集兵拒薛舉以圖戴奉軌爲主

軌禁殺隋官

常仲興舉軍敗沒軌縱遣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甯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秋七月丙辰、軌令修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爲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類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甯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　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册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巳、涼王李

軌即帝位 安修仁譖殺梁碩 軌信胡巫言築臺候玉女

凉李軌欲發倉粟河右謝統師阻之

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以曹珍言軌禮不恭唐議討之

安興貴說軌歸唐不從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之

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修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凉、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凉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凉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修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凉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

鄧曉不忠被廢

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庶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戚。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爲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修仁爲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張溥曰。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爲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軌略知書。有知謀。好賙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縣吏孱弱。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聚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爲賊。不幾以燕雀笑鴻鵠哉。羣衆推奉。軌遂有奢心。欲身應讖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百倍于軌。猶不能符歌桃李。自命眞王。軌何人斯。望爲天子。多見其不知量也。安興貴家世涼州。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願還招軌。臣順其說不行。卽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速奚道宜擊軌。玉女臺成。不求神僊。徒別妻子。悲哉涼帝。坐而死寇。然興貴初心。非欲殺軌。示以大唐之盛。勸其東歸之樂。設軌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興貴未始非涼忠臣也。隗囂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憤死。豈援罪乎。興貴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敵。威宣萬里。厥功高矣。豈

特使不辱命哉。隋末羣盜。竇建德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三者智數雖殊。廢興亦復相近。其興也。建德戒害忠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其廢也。建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寬大則士附。猜忌則衆離。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終

劉武周通王仁恭侍兒恐事泄謀亂與其黨張萬歲等殺仁恭

陳孝意王智辯討劉武周不克

武周以隋宮人賂突厥

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

孝意死守為張倫所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一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王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敢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雁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張達背齊王元吉引武周襲榆次

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姜寶誼李仲文爲武周將黃子英所敗後俱逃歸

裴寂大敗于度索原

金剛殺寶誼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
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
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五月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
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
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
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
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劉武周
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辛卯、
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
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
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
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
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

元吉携其妻妾奔長安晉陽遂陷

劉宏基爲金剛所虜逃歸

裴寂敗于呂崇茂

高祖欲棄大河以東世民力諫自請擊武周

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幷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宏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坂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

李孝基獨孤懷恩于筠唐儉劉世讓爲尉遲敬德尋相所虜 裴寂兵敗高祖待之寵厚 殷開山秦叔寶等大破敬德相 諸將請與金剛戰世民不許 武周殺孝基 斬王行本 王行敏擊破武周 李仲文屢敗武周

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邱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閒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坂、行本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　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

世民追金剛

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敬德相

武周走突厥

突厥斬金剛

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宏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趨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卻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眞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

突厥殺武周

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幷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幷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鎭幷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幷州總管。

張溥曰。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生武周。彼爲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哉。武周受王仁恭愛遇。總虞候直閤下。盜其侍兒。反懷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德。與楚王坐客。袁晉從史異矣。武周雖驍悍善騎射。其所資以充強者。在得宋金剛。金剛上谷賊。與魏刀兒善。竇建德滅刀兒。遣人招之。金剛恚曰。魏王死。吾義不往。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號爲宋王。分遣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故妻而納之。蹈殺妻之忍。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然破裴寂殺姜寶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彼師盛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雀鼠谷之戰。可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克哉。元吉驕侈喜鷹狗。其守幷州時。不修軍政。惟載置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鬬。達爲鄕道。榆次失守。諸城連破。晉陽遂陷。元吉不顧土地。但攜妻妾。按之以法。有誅無赦。高祖徇情不問。則梁武之縱蕭宏耳。關中震駭。欲棄大河以東。秦王上表力陳。願假精兵克復。乃更出師。平時無根本之慮。急難爲棄地之謀。高祖無能。猶元吉也。令秦王不行。太原尙非唐有。敢望混一乎。武周以汾陽宮入賂突厥。得立定揚可汗。引衆入寇。據有晉

陽。既窮無所之。非突厥莫與歸也。後復謀歸馬邑。事泄被殺。彼與子突厥。亦死子突厥。夷狄不可信。
於盜賊也猶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六十一終

董景珍推舉蕭銑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江陵 蕭銑

隋恭帝義甯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蕭銑即帝位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眞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宏、銑士宏各遣人招交趾太守邱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眞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眞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宏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人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李襲志忠貞堅守後爲銑所虜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宏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

董景珍來降

銑殺張繡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取銑十策

靖請乘峽江方漲進兵

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偏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鎭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鎭拔之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爲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爲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鎭皆克之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總管使大造戰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　夏六月黄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　秋七月辛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郢州拔之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倐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

孝恭敗文士宏

靖請緩攻一日孝恭不從

靖請孝恭散舟艦於江中銑援兵皆疑不進

文本說孝恭禁止殺掠

拔其荊門宜都二鎭。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宏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宏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戰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

請禁籍沒梁將帥家

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張溥曰。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羅川令。大業十三年。董景珍等謀起兵。推銑爲主。銑報書屬衆。哀痛先君。志存刷恥。夫帝室之裔。名非草澤。復讐之舉。師異潢池。以此令天下。視唐興晉陽尤順。惜其文有餘。武不足也。趙郡王孝恭。師抵江陵。銑縲絏布幘。詣首軍門。願身當死。無殺百姓。送至京師。高祖讓之。銑對以逐鹿無罪。自比田橫。遂斬都市。史臣謂銑力困計殫。好言僞辯。唐祖神聖。賜以殊死。夫古公去國。屬告父老。蒯通強辭。漢高不殺。銑係虜抗言。開誠解甲。即責其盜竊仁義。詭世亂俗。爲聖人所必誅。豈心服哉。高祖素怨李靖。一入長安。即召而殺之。秦王固請。廼免。及銑據江陵。詔靖安輯。會蠻賊鄧世雒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高祖復罪其逗遛。詔許紹戮軍前。紹惜其才。奏請得解。靖之一身。幾死者再。卒破銑者靖也。孝恭發夔州。峽江方漲。靖請掩其不備。連拔二鎮。既獲戰艦。盡散江中。援兵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策哉。銑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無不

附麗。獨性外寬內忌。大臣疑二。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元帝出王琳於廣州而魏師至。蕭銑移諸將於江嶺而唐兵入。平時自空宿衞。倉卒難於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唐釋李靖。猶漢赦淮陰。英雄瀕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

羣盜推杜伏威爲帥苗海潮降伏威

伏威殺趙破陳并其衆

李子通獨寬仁人多歸之

子通避左才相與伏威合

伏威爲子通所襲西門君儀之妻負之以逃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祏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賫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爲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

伏威大破陳稜

伏威選敢死士五千人爲上募

沈法興舉兵以討宇文化及爲名

伏威法興習上表於皇泰主

毛文深獻策使疑間

伏威沈綸子通遂大敗

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法興。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尙威刑。將士小有過。卽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三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淸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卽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爲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伏威降唐賜姓李氏

子通敗蔣元超取丹陽毗陵等郡

王雄誕擊敗子通江西地盡入於伏威

法興溺死子通軍勢復振

伏威執李子通樂伯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卽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廹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破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幷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

通送長安
汪華聞入
遂安降伏
威盡有淮
南江東之
地
伏威入朝
子通伯通
亡叛伏誅
輔公祏反
王雄誕不
從被殺

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入遂安據崐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崐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爲左領軍將軍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太保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爲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爲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

李大亮誘張善安

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

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是歲三月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九月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荊口鎭。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艓而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

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責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楊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拔之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衆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今博望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

孝恭從李靖計大敗公祏

公祏梟首

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闞稜免冑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鬬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闞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張溥曰。杜伏威輔公祏。刎頸交也。公祏數盜姑家牧羊餽伏威。縣迹捕急。相與亡命爲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衆遂盛大。然兩人隙末。順逆中分。伏威入朝。公祏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伏威選敢死五千。號上募。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厲以兵。同衣食。其中闞稜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西門君儀妻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追兵至。力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子通跳梁京口。汪華據雄黟歙。聞人遂安守

險崑山。三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即降。功勞甚顯。公祏謀叛。爭以大義。遂遇縊。伏威效河西子生前。雄誕從賊洪于地下。雖人各爲其主死。可謂非唐忠臣哉。闞稜勇善拍刀。威行輩部。南討公祏。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衆下拜。趙郡王孝恭誣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痛疾。公祏年長於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惑於左游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蝸僵何益。祇速死耳。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爲盜。才不及子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取也。張善安年十七掠淮南。猶伏威年十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歸唐。以與公祏謀誅。斯時又悔不如伏威餌雲母而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劉黑闥笑王世充

唐殺竇建德其故將范願等謀作亂劉雅不從殺之爲推劉黑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四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黑闥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　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時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庭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丑以淮

黑闥等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

王行敏死義

徐圓朗執盛彥師舉兵反

李藝擊破高雅賢復爲黑闥所敗

薛萬均萬徹被虜逃歸

李玄通死節

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鄃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
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賚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
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
兵會擊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維陽既平徐圓朗請
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
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洺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辛酉徐圓朗自稱
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恒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
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
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十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
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寅庚劉黑闥
陷瀛州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得備以城降之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
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冬十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爲
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縶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
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鎭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
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刳潰腹而死上聞之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

李世勣敗棄宗城

黑闥盡復建德舊境秦武通陳君賓程名振逃歸

黑闥設法行政師建德攻戰勇決過之

程名振擊鼓以驚范願

李藝敗劉十善張君立

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年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 洺水人李元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

羅士信死難

潘毛刺殺高雅賢　秦王世民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救出之

邀擊破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幷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郯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

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眞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撝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爲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丙子行臺民部尙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幷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鄃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候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

闥萬寶擁兵不至淮陽王道玄戰沒

廬江王瑗棄城走黑闥盡復故地

齊王元吉畏黑闥不敢進

田留安破黑闥

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鬬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爲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幷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

魏徵請太子建成解遣囚俘黑闥衆潰來降

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　斬黑闥十善　徐圓朗爲野人所殺

破之、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黑闥、黑闥爲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洺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張溥曰、唐赦王世充。殺竇建德。蕭銑世譏其失刑。未幾果有劉黑闥之亂。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命爲盜。更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漢東郡公。委以斥候。每乘隙奮奇入敵中。出不意。兵多擢克軍中號神勇。凡人幼少結納。壯大同事。雖爲盜亦各有類也。建德死。黑闥還匿漳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假王。未聞檣鹹戸牖。即窮困無聊。雜于農夫傭保。此其人。豈肯鉏菜老

哉。唐祖用人非長。建德舊將。散在民間。既不能殺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不呼討。亦有羣爲盜耳。漢定天下。功臣偶語沙中。子房卽懼其反。羣盜放蕩。不納繩墨。徒出使者望道路。是激速亂也。劉雅願守耕桑。衆共殺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卽椎牛享士。襲破縣城。不數月間。遂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勣羅士信等。皆非其敵。李元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而死。史萬寶擁兵不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忠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平山東。黑闥尚能爲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竊中原幾震。縻虎豹者無術。忽蜂蠆者受螫也。韓信囊濰水以破龍且。秦王壅洺水以敗黑闥。用兵之神。殊世合轍。異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四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平內難

上嘗欲立世民爲太子固辭乃止

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獵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

王珪魏徵說太子擊黑闥也

元吉欲刺世民建成止之

典兵在外，爲諸生所敎，非皆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孑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鎭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

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巂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

爾朱煥橋公山等告太子舉兵事楊文幹遂反高祖使世民討之欲廢建成後聽妃嬪及封德彝言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

房玄齡引杜淹入天策府

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謨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

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巂州、挺、沖之子也、初雒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

元吉譖告張亮建成召世民飲酒酖之

高祖遣世民還雒建成元吉謀止之

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雒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雒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雒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雒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雒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雒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雒陽無不喜躍觀其

高祖將罪世民陳叔達諫乃止
元吉密請殺秦王高祖不聽

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勸秦王誅建成元吉

尉遲敬德不受建成元吉招

元吉譖敬德下獄世民固請得

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幷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

冤。元吉譖出程知節。段志玄不受元吉之誘。建成元吉譖逐玄齡如晦。李靖李世勣不肯與謀建成元吉之謀。世民重之。無忌敬德等勸世民先事圖建成元吉

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

世民密召玄齡如晦定計

傅奕奏秦王當有天下

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

世民射殺建成敬德射殺元吉

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着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

蕭瑀陳叔達請委秦王以國務

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

殺建成五子元吉五子

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宏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宏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宏、顯鶴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宏、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奬、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

敬德請赦建成元吉支黨
世民釋馮立謝叔方薛萬徹

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張溥曰。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爲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勢殊矣。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許立也。莊公卽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分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甯敢作慝。必養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高祖之愚也。齊王元吉。不惟無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譖言。欲搖秦王。父猶瞽瞍。二子猶象。欲爲舜者其難哉。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卽舜當其時。必不然。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公以王法討亂臣。非世閱牆者比。三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慈則家人。然卽使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殺成王。建成元吉。

則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吉殺秦
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高祖
亦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遺議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而一割直其
所遭之不幸豈與鄭伯處心積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爲泰伯而啓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
射鉤寺人斬袪彼猶愧之尉遲敬德躍馬禁殿擐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
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凶子害之嬖御讒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六十五終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太宗易太子

于志甯孔穎達數直諫太子

太子遣張師政紇干承基殺志甯不果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卽皇帝位、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甯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甯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獵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甯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甯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甯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甯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甯寢處苫塊。竟不忍殺而止。

魏王泰上括地志

褚遂良諫月給踰太子

魏徵諫令泰徙居武德殿

玄素諫太子用物無限太子令戶奴擊之幾斃

遂良言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上令魏徵傅太子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

太子與漢王元昌游戲

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孼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甯、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甯爲詹事、志甯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矟、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鬬、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

韋挺杜楚客爲泰要結朝士
太子遣人詐爲泰罪惡
帝殺稱心等
太子養紇干承基等謀殺泰
侯君集勸太子反
漢王元昌勸太子反
李安儼趙節杜荷勸太子反

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侯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昵、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

承基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鞫之

賜元昌自盡於家羣臣皆伏誅

江夏王道宗預料君集爲亂

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

當死、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甯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麤、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

寶請立

遂良請措置晉王

魏王泰以言懼晉王治上心始悔

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定立晉王

亦勸之。長孫無忌因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曰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

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張溥曰常山愍王承乾與濮恭王泰高宗治皆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惠著聞太宗在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淫非意所期也晉遹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爲之父者師傅教誨甯不兢兢然遹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婁非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甯張玄素趙宏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位宮臣每發規論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厲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傳寄托深重周昌相趙王汲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承乾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怏怏利國有釁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荷歃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溯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甯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脅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得始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非福也紇干承基承乾所養刺客奔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擢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訐尊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銜怨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覆唐室使泰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與武欲與武則立治太宗且不能違況無忌哉紂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

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訾當日之守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十六終